



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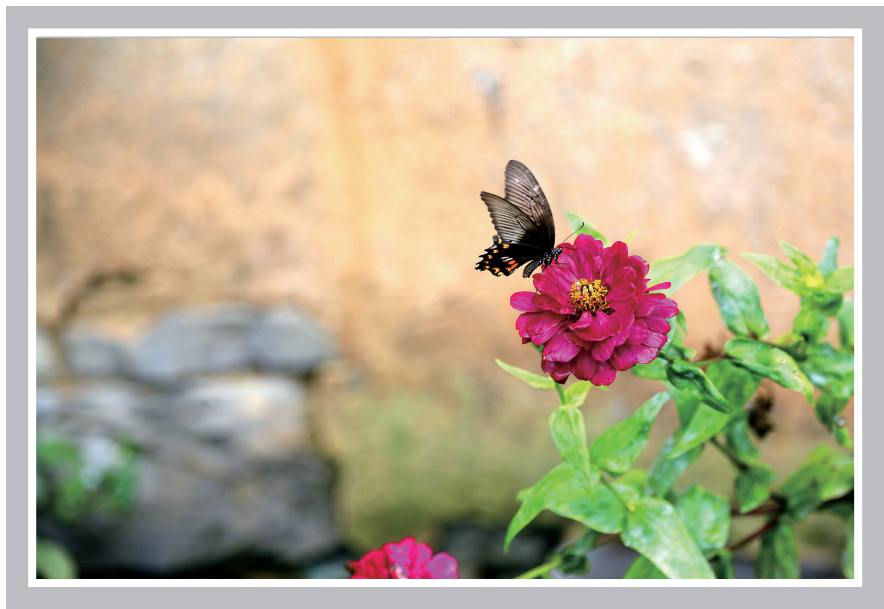
HANSHUIWENXUESHUANGYUEKAN



襄阳新风·程河柳色（襄州区）

2026
02
文学双月刊

襄阳市作家协会主办
准印证号（鄂）4200-2025397/连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每朵花都在等候一只蝴蝶

■ 弄潮襄江 摄影 / 配诗

花开时节动京城。满城尽带黄金甲。
荷风送香气。天香云外飘。
寂寞开无主。幽径无人独自芳。孤花向客献……
溢美之词的背后，没人知道一朵花的
忧伤。没人知道，它急切期待一只蝴蝶
或蜜蜂前来恋爱

如果没有一只虫子前来
注定会孤独终老
于是，到了时令，所有的花都使出浑身解数：
能鲜艳的使劲鲜艳，能吐香的使劲吐香
实在不行的，哪怕散发臭味也行
——不结种子的花才会真正疼痛

坚守写作的初心

■涂玉国

近年来，我曾先后两次担任全市中小学生作文大赛评委，仔细阅读参赛作品，深感当代中小学生读书多、见识广、有想法，对生活有着较深的认知和体悟。赞叹之余，也深感忧虑，参赛作品中近半数结构相似、语言雷同，相当一部分，是词藻华丽、内容空洞的 AI 作文。AI 写作已经深刻影响到中小学生作文，令人惊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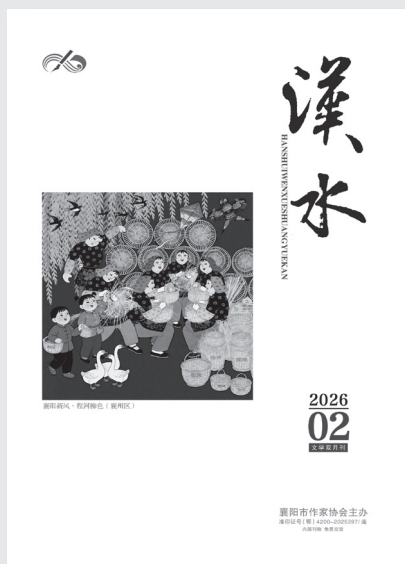
其实，运用 AI 技术进行文学创作，并不是新生事物。多年前，机器人小冰创作的诗歌，甫一出现，就引发了人们的热议。随着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AI 写作犹如野火燎原般燃烧到文学创作领域，不禁生发疑问：文学创作要不要 AI 参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扪心自问：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写作？或者说写作的初衷是什么？在回答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文学的起源。关于文学起源，说法众多，我赞成鲁迅先生的观点：“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劳动时，之所以有人喊“杭育杭育”，是因为在当时情境下，他突然有了呼喊的冲动，并在发出这种呼喊之后，情感会得到抒发，心灵会得到愉悦，从而在生理上减轻了劳动的疲惫感。很多人从事文学创作的最初动因，就是因为文学创作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如果他的作品被人阅读并认可，精神上又会获得更大程度的满足。这种现象，也契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学说。当前，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文学创作队伍，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观点。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创作可以让人名利双收，影响和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写作，但在当今时代，除了极少数“大神级”网络文学作家和传统文学作家可以靠写作获得丰厚收入外，大多数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写作，既不能带来名，也不能带来利。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还在坚持创作呢？说到底，是因为有话要说，因为需要倾诉，因为写作能让人得到快乐。

既然文学创作的本质，或者说内生动力，就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精神上的享受，为什么又要用 AI 来创作呢？那不是买椟还珠吗？作家王安忆在谈到 AI 写作时说：“写作本身是充满乐趣的，这个过程它不能代替我。”如果用 AI 来代表自己的心声，快乐又何在呢？如果每个作家都真正明白了究竟为什么写作，到底用不用 AI 写作，答案显而易见。

湖北文学奖优秀文学期刊



总第 115 期



襄阳市作协微信公众号

本刊诚赠：

湖北省作协主席团

全省兄弟市（州）作协

全国知名文学刊物、全国 50 家知名大学图书馆

襄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直相关单位

襄阳市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主要领导

全市作协会员、全市农家书屋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001 坚守写作的初心 / 涂玉国

昭明小说

004 望江门人物 / 卢 苇

013 橘色夹带 / 马小磨

022 陈皮与花小果 / 吴万夫

030 苦夏 / 邵传京

037 村里有事 / 李云飞

043 回声 / 朱红艳

习池春水

047 一粒黄豆 / 温新阶

055 风啊水啊油菜坡 / 楚 林

060 故人远去 / 蒲继刚

064 漳河源走笔 / 李文泉

069 天地间的马湖 / 文 猛

077 山间野果 / 伊 梦

082 母亲的土方 / 王道勇

087 我的灯塔 / 苗迎春

鹿门诗苑

090 汉语的姿态（组诗）/ 常建世

092 心上歌（组诗）/ 陈才锋

094 节气密语（组诗）/ 张 凯

097 荒山踏雪（外四首）/ 蔡嘉彬

099 桥下风景（组诗）/ 李 杰

100 一粒种子的苏醒（外一首）/ 夏 见

101 尘土诀（组诗）/ 周 庆

103 果核的海（外三首）/ 熊婧悦

104 绿皮火车（外一首）/ 吴明波

105 我用一场大雪辞旧迎新 / 李高红

新大众文苑

106 指间虹 / 刘巧云

109 我家笨女儿 / 李永忠

112 槐树湾的故事 / 郭中华

115 月嫂帅玲 / 冀有亮

119 漆园寻脉 / 刘玉洁

隆中对

122 人间烟火中的真情长卷 / 李 骏

125 诗学意义上的精神回乡之旅 / 李学怡

美术欣赏

张迎的国画和油画艺术

征稿启事

主管：中共襄阳市委宣传部

襄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襄阳市作家协会

顾 问：孙 峰 桂全宝

社长、主编：涂玉国

执行主编：唐启意

编辑部主任：唐启意（兼）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春 王宇飞 王海燕 李道立

张 旗 周世菊 涂玉国 唐启意

蔡咏梅

地址：襄阳市襄城区铁佛寺路 57 号

邮编：441021

邮箱：3960822371@qq.com

承印：襄阳鑫汉江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襄阳市襄城东街 67 号

印数：3000 册

印刷日期：2026 年 3 月 18 日

望江门人物

■ 卢 苇

邹老等

邹老等，本名邹世贵。年高九十五，是望江门有名的老寿星。

望江门是个社区，西临长堤，南接滩涂，半城半郊，地形如月。因社区居民主体是原县航运系统的职工，又称航运小区。

邹老等是老船工，他自幼丧母，由父亲拉扯长大。虽家境贫寒，却养成一身硬骨头。平时少言寡语，一遇大事则敢说敢当敢出头。老等就是人们送给他的大号。老等者，鱼鹰苍鹭之俗称也。苍鹭抓鱼能久立不动，动则必获。而如此茕茕独立，正是众人心目中的邹世贵。

当然，邹世贵也自有其不足。他强壮过人力大无穷，能独自扛起一条划子船，但个头不高其貌不扬。他驾船本事出众，从占城下汉口过南京直达上海，来回几千里，熟悉航道水情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但自从父亲病故后，数年间一直给别人帮长工，妥妥的一个穷光蛋。尽管如此，他一辈子至少有三

件事让人们津津乐道。

头一件，民国二十九年八省大饥荒，汉江长堤几乎成了灾民大街，疫病蔓延，人心惶惶。邹世贵当年十七八岁，心雄气壮，他组织起一帮血性小子，领着众人游街请愿，促使县政府开展了多项赈灾活动。此后不久，邹世贵竟被诬为乱党，绳捆索绑抓入占城县大牢，最终是上下打点才脱了干系。

邹世贵从大牢回家的当晚，谭八爷登门看望。谭八爷大名谭云山，是占城县青帮江湖会的龙头老大，掌管着城中船运行业最大的谭家班子。此次为邹世贵出狱不仅倾囊相助，还数次出面与县长周旋。原来，谭八爷是看中了邹世贵胆大心慈有骨气，一心想邀他入会，让他将来代替自己当老大。不料，刚一表白即被谢绝。邹世贵道，父亲在世时指教我，人穷貌丑天注定，饿死不逞强。八爷恩重如山，人不入会世贵都将以死相报。谭八爷听了点点头，转身离去。

邹世贵万万想不到，第二天一早，谭八爷又来了，还带着个大姑娘，原来谭八爷要

将自己的干女儿许配给邹世贵。谭八爷道，你不入会是孝行，谭某敬佩。但孝子也要过日子，我义女名叫桂玉姐，湖南湘乡人，知书达礼，我与她父亲有八拜之谊。大灾之年，她因父母病故过来投我。她大你两岁，你长年跑船在外地，如能结亲正好持家。今天就算见了面，成不成三天后听你回话。

其实根本不必要，邹世贵当时就看中了桂玉姐。谭八爷很高兴，有心大办婚事，可邹世贵说，灾荒之年，不可大办。谭八爷同意了，但要陪嫁一条二十吨的货船。邹世贵坚决不要，谭八爷寸步不让。最终还是按玉姐的意思作为借债，邹世贵这才收下。经了如此一番曲折，有出头请愿的胆量，有谭八爷的倾心抬举，还有人穷志坚拒收陪嫁的人品，众人心目中，从此就有了邹世贵。

第二件，七七事变之后，全国军民团结抗战。一九三九年初春，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移驻占城。一天晚上，邹世贵找到已经被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聘为县参议的谭八爷，建议由江湖会出面，组织一支水上抗日义勇队。谭八爷沉思片刻说道，好是好，可谁来当头呢？邹世贵说，如果您不嫌弃，我就来干！谭八爷说，你船上的本事没说的，可你不说饿死不逞强吗？邹世贵说，眼前我只想杀日本鬼子。谭八爷赞道，好，有狠气！不过，县里已经有了一支抗日别动队，还有必要再成立一支抗日义勇队吗？邹世贵说，我打听过了，别动队归军统管，主要是搞情报，他们也不接受五战区统辖。谭八爷说，那按你的意思，义勇队主要干什么？邹世贵说，没有主次之分，就是一门心思去汉中运粮食。五战区的人马初来乍到，几十万军民要吃饭，眼前最缺的就是粮食。占城县三面都有鬼子

兵，如今只有汉江可通。谭八爷一拍桌子，好，真是大见识！我立刻向上报告。

很快，占城县即成立了水上抗日义勇队。半年后，义勇队运粮功劳显著，受到全国抗战军事委员会通令嘉奖。李宗仁长官在中山公园召开颁奖大会，义勇队员人人披红戴花，照片登上战区《阵中日报》，配发多篇美文，队长邹世贵也成了老幼皆知的大英雄。

两年眨眼过去，鄂西公路通车，由占城县向西穿巴巫群山连通汉中、成都，人挑、肩扛、车载马驮，粮食问题得以缓解，义勇队被改编为占城县水上抗日督察队，邹世贵即请辞队长。谭八爷问，这是为何？邹世贵说，我只会驾船不会打仗，逞强要坏大事的。自此，邹世贵又干起了跑船的老本行。

第三件，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国共和谈，天下太平有望。邹世贵跑了趟上海回来，下船就直奔谭八爷家。一番深谈，邹世贵建议谭八爷，尽快把家产分给船工们。谭八爷大惊道，那咋行？我孤老一人，就指望家产享福养命的，分了咋活？邹世贵说，我看清了，穷人早晚要当家，你分给别人比别人来分要强上天。再说，你是我干爹，有我和玉姐为你养老。谭八爷闯荡一生，自然也不是俗人。他沉思半晌，一咬牙听了邹世贵的。几年后人民政府成立，谭八爷已是家徒四壁的城市贫民，但威望仍在。他积极参与新政府工作，以知名民主人士被选为县政协常委，最终遐龄仙逝，这些当然是后话了。

就在力劝干爹散尽家财之时，邹世贵也埋头干了件大事情。之后慢慢悠悠几十年过去，邹老等三个字，更是被岁月打磨得金光闪闪。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撕毁国共停战

协定，派重兵围攻中共中原军区，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七月底的一天，从汉口孤身一人回来的邹世贵，刚到家就被抓进县警察局。罪名是违犯禁江军令，有协助共匪偷渡汉江的嫌疑。邹世贵大喊冤枉，说自己下汉口是受县里差使，返回时听说沿途打仗，就在钟祥的石牌镇躲了几天。如今人回来了，但船还在石牌镇码头上停着。县警察局根本不相信，声称必加严处。

当天深夜，谭八爷花大钱在狱中见到了邹世贵。问明因果，谭八爷久久不言。分手时则反复叮嘱，千万不能毛糙，耐心等我消息，别忘了你叫邹老等！

第二天，谭八爷租一辆马车，日夜不停地赶往郑州。临行前，他交待玉姐说，世贵这次的事情有点扎手，我得去郑州找刘峙，他在占城时跟我磕过头。我走后你要天天去县府喊冤，越闹腾越好，以免他们下黑手。

谭八爷说事情有点扎手，确实不假。因为邹世贵的确为解放军渡江撑了船。

邹世贵告诉干爹，他是在钟祥县的流水沟渡口，为解放军渡江撑船的。但做这个事，他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他活了三十多岁，看起来还是解放军对百姓好。邹世贵说，他的船刚到河心就被炸弹掀翻，一船兵全掉进了河里。他水性好，看见有个人要被漩涡吞没了，就扑过去拼命把那人拖上岸。河滩上空飞机乱炸乱打，他就用身子护住那人。邹世贵说，当时根本不知道害怕，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救人。等那个人清醒过来，一把抓住邹世贵，激动地说，好兄弟，谢谢你救了我。咱们都是穷人，跟我走，跟我走！邹世贵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个士兵跑过来，高声大叫司令员。邹世贵这才明白，自己救了个大官。

司令员问他叫什么名字？邹世贵的回答刚出口，一颗炮弹又在附近炸响，飞机在头上疯狂尖叫，几个士兵架起司令员就跑。混乱中司令员大叫道，世贵兄弟，我忘不了你！

就是这句话，让邹世贵的心里暖和了一辈子。

当年，谭八爷到郑州找到刘峙，果然，刘峙还认他这个青帮大哥。一个电话打过来，占城县政府就放了人。接下来几年，得民心者得天下，新中国成立，百废待举。占城县准备成立汉江航运局。土改工作组向县长提议重用邹世贵，说他出身好品质好，驾船本事也少有人比。中原突围时，他主动为解放军撑船强渡汉江，还在激流中救了一位首长。县长安排人跟邹世贵谈话，不料他却坚决推辞，说自己担当不起。

县长又请谭八爷做邹世贵的工作，邹世贵说，干爹，你最清楚我的斤两，没有一点文化，能吃碗力气饭就不错了。真当了官，就耽误公事了。再说，如今凭劳动吃饭，你那孙子孙女加上玉姐，一家人都靠我养活，我可不想叫政府照顾。至于救人那个事，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不值得一提。

谭八爷去给县长回话，县长李大成是个老八路，说话办事虎虎生风。一拍桌子，哟，这家伙有肚量，人才难得！不愿当领导，也不能当尾巴，就叫他当航运局技术总监。你告诉他，这是政府决定，不干也得干。

时光如飞，一晃就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天，县委书记李大成打电话到处找邹世贵。相识多年，两人早已成了莫逆之交。

原来，县里接到省里通知，称有位中央首长在找救命恩人邹世贵。李书记一听，就多了个念头，想和邹世贵一起进京拜访老首

长。眼下占城县的经济很困难，如果有可能，就请老首长支持一把。

话一说明白，邹世贵道，要去你去，我不去。李大成惊问，那为啥？邹世贵说，一是首长没叫去，二是行善图报是小人。李大成说，你说得不对，拜访首长，是人之常情，更是革命情谊。如果办成了，也是造福全县人民。再说，这是在跟你商量，还不知道省里准不准呢，你可倒好，先扇我一巴掌。邹世贵说，你明知道我傻，就不该跟我商量。李大成一愣，苦笑道，那是那是，大哥不说二哥，你我兄弟谁不傻，谁不是老等！

眨眨眼，新世纪又过去了上十年。

这天，占城县政协的王主任登门看望邹世贵，希望采访他的传奇经历。邹世贵说，错了错了，一个划船佬，哪有啥传奇。王主任说，老前辈太谦虚，多的不提，只说当年能救司令员就不得了。邹世贵大惊道，领导咋会知道那件事？王主任笑笑说，老前辈，我不是领导，只是省里下派的挂职干部，但司令员可是我爷爷。邹世贵说，啊呀，原来如此！你爷爷现在……王主任说，我爷爷早走了。我听父亲说，爷爷就是在听说找到您之后去世的。当时他已数次病危，就是硬撑着一口气想见见您，可惜最终未能实现。

邹世贵听了，长叹一声，你爷爷是英雄，他们那些人都是英雄。他们才有传奇，我可比不了。王主任说，老前辈当然是英雄。我来占城时间不长，已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老前辈的所作所为，都是英雄壮举。邹老等之所以大名鼎鼎，就是人心最大的肯定。老等老等，一个等字，就是你和爷爷他们共同的传奇，也是我们应该传承的根脉……

王主任突然住了口，他发现，老人已经

满眼是泪了。

牛老哥

牛果林是望江门社区总支书记，俗称天牌，可人们都喜欢叫他牛老哥。

除了一些小屁孩儿，大人们只要看见牛果林，打招呼就是一声牛老哥。痛快些的，干脆就叫他老哥子。

牛果林常说，他最喜欢的，就是人们叫他牛老哥。因为，熟人见面称兄道弟通常是个礼貌，加上一个老字，就重了感情。

当然，牛果林也的确不年轻了，过年就满六十一了。他个子不高，但长相亲切，圆圆脸八字眉不笑也像笑。几个跟他年龄相仿的老杂毛，说他就是张果老的表弟牛果老。

牛果林一辈子在基层工作，走路不端着，说话不变腔，空闲了就喜欢转悠，喜欢跟人拉家常。民意社情在心，解决问题及时，办公室里就挂有一幅字：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可众口难调，眼下就有人嚼舌根儿。尽管极少，但毕竟有。

按照有关规定，牛果林早该退休了。可社区主任李玉霞上任快两年了，他还任着书记。好心人就劝他，不要贪权恋栈，还有人在背后扯秧子，说他是当官上瘾入迷，占着茅坑不拉屎。这些，牛果林当然知道，但从不辩解，天天照旧笑眯眯地上下班。

对这些闲话，临江街道办事处赵书记可不马虎，他到望江门了解情况，结果很满意。分手时对李玉霞说，不错，班子心齐，成绩明显。我看你是在学老牛，这就好呀，他大爱无私，对谁都暖心！

牛果林暖心，赵书记也暖心，但小李书记的一个暖心，还在划小船。

社区北片有个钱天保，二十郎当岁，父亲是远洋海员长年在外，母亲病故后，他就跟着姐姐生活。小伙子排面不错，还有点小聪明，可就是不正经干。游手好闲酗酒成性，一喝醉就上天入地乱发飏，却又百事不成。他姐夫长年在外打工管不了，姐姐心软又管不住，钱天保就成了无笼头野马，经常炮蹄子惹是非，社区干部提起来就头疼。县里一有中心工作，首先把他当成重点暗中盯着，防止他闹出什么幺蛾子。

可牛果林很奇怪，自从他到望江门上班，对钱天宝就格外在心，多次去家里嘘寒问暖，路上见了隔老远就打招呼，亲热得像对自己儿女。不料钱天宝偏不买账，对他总是爱搭不理的，背后还说他是个牛大头，芝麻小官还想来管老子。对于这些，牛果林只当耳旁风，该操心的事照旧要操心。去年冬天格外冷，他自费给钱天宝买了件皮夹克，感动得钱天宝的姐姐热泪纵横。

李玉霞曾经问过社区办主任孙建国，牛书记是不是太迁就钱天保了？这种人不抓紧教育容易出乱子。孙建国说，你才来还不清楚，老牛对社区里的老少都迁就。他常提醒我们，社区就是自家，居民就是亲人，认识不到可不行。李玉霞更糊涂了，千人千条心，一味迁就还能做好工作？

孙建国想了想，对她说，大道理难得说清楚，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咱们的社区一大半是城郊，历史上是船工们的暂居之地，住户流动性大，管理就跟不上，脏乱差成了全县城的老大难。行政区划调整时，望江门改为社区，一时间，迁进迁出的、分家析产的、

房产权属不明的，还有老宅基混杂的，矛盾重重一团乱麻。办事处就调老牛来当家。他上任后，不坐办公室也不解决纠纷，一连半个月，都在社区来回转悠。有一天，他突然召开群众大会。你猜他搞了个啥名堂？

李玉霞一愣，他找到解决办法了？孙建国哈哈一笑说，对呀，他抓住了两口子！李玉霞惊问，什么两口子？孙建国说，进口和出口啊。半个月时间，老牛逐一察看了社区二十多个露天厕所、三个粮店和八个小餐馆。亲手编制了整治规划，跟办事处赵书记一起找市长审批，组成了一支由相关单位参加的治理队伍。整体联动，仅仅一个月，社区环境翻天覆地大变样，老旧民居文明改造成果，就成了全省城中村建设的典范。

李玉霞沉思片刻，感慨道，釜底抽薪围魏救赵，牛书记用了兵法呀。哪个都不是傻子，环境舒服了，谁还愿离开呢？孙建国说，对呀，他为人嘻哈但心里有数，群众都亲他。不叫书记叫老哥，就是真感情。

李玉霞说，对对对，情由心生。孙建国又问，李书记，你来望江门一年多了吧，平时可见过牛书记的家人？李玉霞想了想说，哎哟，还真没见过，有啥隐情吗？孙建国说，没有隐情有私情。李玉霞不解，牛书记有私情？跟谁私情？孙建国大笑道，他这种人，还能跟谁？跟他自己呀。我问过牛书记，你来望江门两三年，咋没见嫂子跟孩子们来看看你？他听了脸色一变，说道，望江门是我工作的地方，他们来干啥？这可是我们的家规，叫大小分明，私不碍公。

李玉霞听着听着，心里就发了热，她感叹道，牛书记身上还很有些古风啊。停了停又说，对钱天保，他是不是也在用兵法？孙

建国说，用没用兵法不好说，但他肯定是在用真情。前年，钱天保父亲所在的货轮遭到海盗劫持，国家迅速出面解救，最终货轮成功获救脱险。消息传来，牛书记亲自带着钱天保赶到广州探望。他说，钱天宝的老爹跑远洋货轮很辛苦，不能叫他在茫茫大海上奔忙，还为儿子的事挂心，照顾好钱天保，是我们的份内之事。

李玉霞很感动，但心里仍在晃悠，因为还有个疑问没扯清。社区南片有个旧厂区，是原来县航运系统的造船厂，属于集体性质，五六栋车间连成一片。企业改制时整体出售给了一个云南老板，多年空置无人管理。前年，突然有云南人过来，声称要复产，但他们把造船厂改成了食品加工厂。因为企业三通设施都是与社区共用的，所以厂方就来社区要求合匣。按说这也正当，发展壮大经济，社区也求之不得。出人意料的是，牛书记竟一口回绝了。他说厂方要向有关部门写报告，申请建造新的三通设施。还特别提出，厂方应该抓紧砌筑围墙，按照规定留足绿化带，彻底把生产区和生活区隔离开来。厂方很着急，表示愿意申报，但需要时间。眼前大部分工人已进厂，开工已成燃眉之急，所以想边生产边申报。但书记说，停产多年后转产，安全是头等大事，最终没同意合匣。

当时李玉霞也在场，她没有说话。等厂方来人离开后，李玉霞才说，牛书记，他们来的工人不少，暂时合匣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社区安定，你不吐口好奇怪，这不像你的一贯作风啊。牛果林笑笑说，小李呀，你放心，暂时不合匣工厂荒不了。这段时间，他们正好建围墙搞绿化。办企业就是为了人，当老板的首先就应该想到职工，这可是天理良心，

他忘了，就要给他打支强心针。

说到这里，牛果林笑了，看着李玉霞赞叹道，行，不错，咱们小李书记宅心仁厚，望江门社区前程无量。说完又是一笑，脸上就开了花。李玉霞诧异道，牛书记是在笑我幼稚吧？牛果林摇摇头，不不不，我是突然想到一个故事了。李玉霞问，什么故事？牛果林说，农夫和蛇。

企业要求合匣，跟农夫和蛇有啥关系，风马牛啊。李玉霞一时愣住，看牛果林似乎无意多说，也没再问，但那几个字一直都装在心里。

一天，李玉霞正在查看工厂修筑的围墙，突然接到牛果林的电话，说他想让钱天保进工厂当工人，问李玉霞的想法。李玉霞说，为合匣得罪了人家，估计难办。牛果林说，所以我才想让你出面协商嘛，如果他们抵触，合匣的事也可以商量。李玉霞听了大惊道，牛书记，这是出尔反尔呀，社区是政府部门，这样做合适吗？何况还是为了个钱天保！听李玉霞有点发躁，牛果林忙说，别急别急，这事是钱天保自己提的，他已经找了厂长，对方也吐了口，但要求由组织出面走个程序。

既然如此，李玉霞就去找了厂方，最后由社区介绍钱天保进了工厂。事情办得很顺利，李玉霞的惶惑却加重了，她很怀疑钱天保能不能当个好工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玉霞多虑了。因为不满一年，钱天保就被厂方提拔成了厂长助理。一个外地企业能重用一个当地人，他的能力会差吗？

尽管如此，因为钱天保变化太反常，李玉霞仍然疑虑难消。

方老太

果不其然，意外终于来了。一天上午，两位民警来社区找领导，是李玉霞接待的。警察说钱天保要办理出国护照，所以来了解情况。李玉霞大惊，钱天宝要出国，这可不是小事。她连忙打电话找牛果林，没想到，牛果林当时就在厂长办公室里，听完李玉霞的话，牛果林说，巧啊，我正向厂长介绍钱天保呢，说他脑子灵光有胆量，派他出国社区当然支持啊。请告诉民警同志，办手续还要请他们多费心……

送走两位民警，李玉霞愣愣地站着，心中“想不到”几个字上下乱撞。但她绝对没有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想不到，马上就要降临了。

深夜，社区办公楼院内突然来了大队的武警，个个荷枪实弹。会议室里，县委高书记对李玉霞说，一个部督大案即将破获，请你们立即组织社区党员骨干配合行动，要确保群众的安全万无一失。李玉霞说，可我们牛书记不在啊。高书记说，牛果林另有任务，从现在起，社区工作由你全面负责。

情形极其严峻，公安部首长亲自指挥，国内外数千名武警同时行动，一夜之间，彻底摧毁了一个特大跨国制贩毒集团，而望江门社区旧厂区就是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至此终于真相大白，牛果林近几年的工作，就是策反钱天保由要犯变卧底，这一点也是成功破案的重中之重。

不幸的是，钱天保在境外被歹徒扣押延误了行期，千钧一发之际，牛果林毅然进工厂诱捕要犯，中了歹徒的黑枪，一连十几天昏迷不醒。

终于，牛果林醒过来了。不久，他就退休了。

方老太大名方敬安，高寿九十四，慈眉善目，人们说她像个活菩萨，平时都叫她胖奶奶。

胖奶奶原名方佩玉，现在的名字，是为敬佩老伴余义安而改的。敬佩以至于改了名字，其中当然有故事。

望江门社区虽然不大，也有居民小三万。能让众人一提起来即满怀敬意的方老太，又何止一个故事。

先说余义安，山东人，齐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抗战枪响大学停办，余义安与同学姚立志决心一同奔赴延安。因为顺路，姚立志想回老家古城县略作准备。不幸的是，当二人千里迢迢来到姚立志的老家不久，他却突然因病去世。此前，因怕家人阻挡而商定保密，所以余义安就没去过姚家，此时即被困在了县城的小旅馆。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县城西门大桥被洪水冲垮，县府广发露布征聘修桥技师，余义安即大胆揭榜应聘。起初，县长看他年轻很是疑心，但当大桥完工形质绝伦四方轰动时，方惊其为天才，立即推荐到县中学当了教师。

再说方老太方佩玉，出身古城县大户人家，但从小到大并不幸福。因其生母是由女仆变成其父方炳儒小妾的，而大太太的娘家有权有势，方炳儒既不敢得罪，又因懦弱且沉迷鸦片而处处受制于人，所以对方佩玉母女倍受欺辱以致生活连仆人也不如的境况，竟自装聋作哑置若罔闻。方佩玉在屈辱中日渐长大，养成一身刚烈脾性，发誓要改变悲惨人生。她多次要求上学读书，却屡遭大太太喝骂拒绝。忍无可忍之际怒闯县衙告状，

县长大惊，称其为民国奇女子。遂怒斥方炳儒昏聩，责令其立即送女儿进学读书。时光荏苒，当余义安到县中学任教时，方佩玉已经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

这之后，学生爱上了老师，民国版的才子佳人故事即顺理成章。方佩玉为余义安的天才所倾倒，于是就有了改名之举。余义安追求进步，抗战胜利以前，就加入了古城县中共组织。内战开打，余义安被捕入狱受尽酷刑。本就反对女儿与余义安来往的方炳儒，马上利用官府逼迫方佩玉出嫁豪门。方佩玉受余义安影响，早已视封建专制为仇敌，毅然带着母亲迁居到一江之隔的占城县。为了生计，进入教会医院妇产科学助产士。新中国成立，余义安出狱，先后担任古城、占城两县副县长。至此，方余二人终结连理。

方老太真正迁居望江门，是在全国反右运动之后。本来，方老太一家住在县政府家属院内，因为余义安被定为反党分子，受到双开及劳动教养的处分。其时，方老太已是县医院妇产科主任，她根本不想信丈夫会反党。院领导找她谈话，要求她跟余义安划清界限。她当然明白对方的意思，便答道，我最清楚老余，他绝不会反党，我也绝不会和他离婚。我已经考虑好了，他去劳教我就跟上，现在就向你辞职。

当年，为了陪伴丈夫劳教而主动辞职，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真是一石惊天，上下震动。此后，余义安在哪个农场劳教，方老太就租房住在附近，以便随时照料。两年后运动复查，余义安被甄别为处分过重结束劳教，安排到当年的望江门居委会，方老太夫妇才算正式落户望江门。

望江门一带属于城郊河岸，最早是船工

棚户区，解放后才渐有定居者，所以根本没有闲置房屋。方老太四处寻找，发现远郊有座翘角的河神庙，两间破屋，是专门祭祀河神杨泗的。解放后虽熄了香火，但因为里面还住着一个沙弥才得以存留。方老太对余义安说，旧屋子怕啥，君子居陋室嘛，杨泗可是个好神仙，跟他做伴好啊。经过协商而略作整修，方老太夫妇就住进了河神庙。

本来为夫辞职有胆有识，方老太已经德高望重，而她定居望江门，更让众人刮目相看敬意日深。最初的缘由，就在方老太对待年轻沙弥的态度上。

巧得很，那个沙弥也姓余，名叫余水生，老家在陕南镇巴县，自幼因父早亡母远嫁而靠给人当羊倌活命。后来一场大病高烧不退，导致脑力体力受损只好四处流浪。当他顺江下行来到占城，病危之际被杨泗庙的住持收留下来。方老太同情余水生，她对余义安说，走遍天下一个余字也掰不开，你因为受刑毁了生育能力，水生从小没有家，既然有缘在一个房檐下生活，不如认他为义子，正好相互照应。有了家庭亲情，他的身体就有可能恢复。余义安听了很高兴，好啊，但前提是他也同意。再一个，还要按照政策办手续。方老太笑道，看来你比我还开通呀，当然需要相互了解。慢慢来，好事不在忙中起。

半年一过，认亲提上桌面。方老太征询余水生的意见，想不到余水生一听明白，就双膝跪地磕了三个响头。他说，干妈，在我心里，你们早就是我的爹妈了。

方老太认义子当然令人震惊，但更惊人的是，方老太竟然又出新招。此前，杨泗庙的老住持担忧自己身后小徒弟难以生存，平时经课之余，就教授余水生推拿针灸技术。

眼看要出师了，老住持却病逝了，水生也就没有正式行医。那天，余义安旧伤突发晕倒在地，仓促中水生拿出银针，在他身上扎了十多处，余义安立刻清醒过来。方老太见此大惊大喜，惊的是丈夫得救，喜的是水生的生计有了保障。事后，她上下奔波，办齐了各项手续，“余氏针灸”正式开门行医。

这还不说，方老太本身就是有名的妇产科医师，虽然有数年离了本行，但术从心精，宝刀不老。望江门住户多是船工，五劳七伤生儿育女之事常有，以前因地处偏僻多有不便，此时的余氏针灸与方老太接生，正如春雨夏阳，虽无言无语却始终可期，对于望江门人心的慰藉，真比泰山还要厚重。

两年后，方老太又给水生娶了媳妇赵小梅。农村姑娘在城中当保姆，因为她照管的小孩正好是方老太接生的，一来二去成了熟人，方老太就促成了二人的好事。结婚那天，喜筵简素，但醉者多多。望江门大名鼎鼎的老夫子翁仁甫白须颤颤，举杯叹道，噫，古道热肠重见兮！

可惜生活不会平静，特殊时期骤然而至。余义安先挨批斗后关牛棚一言难尽，水生为保护义父被打断一支胳膊也不必细说，但望江门的人只要一提起他，就竖起大拇指，高声赞道，小和尚，大孝子！

恶梦结束，余义安平反昭雪，水生夫妇也有了儿女。方老太虽年近古稀，但身心自在，无忧无虑。和干儿子住一家，安享天伦，老少亲情比大海还深。

一天，水生从外面回来，进门便扑通一声跪在方老太面前，双眼含泪连连磕头。方老太吓了一跳，随即又明白过来，说道，你知道了也好，我的意思是你必须要认！水生

开口道，不，我不认。今生今世，我只有你这个妈！方老太一听，厉声道，混账，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是你干妈，不是你亲妈。生养死葬，孝比天大！

原来，水生早嫁的亲妈已成孤寡，因网上寻亲成功要来认子。社区干部担心事发突兀刺激方老太，就先跟她作了沟通。方老太一听，当即连声称好，心情比当事人还要急迫。随后，社区领导即通知了水生。

很快，水生母子重逢了。为了生活舒适，也为今后小孙子就近上学，方老太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在城南购置了一套学区房，让水生全家过去居住。水生则发誓，如果干妈不住新屋，自己绝不搬家。可是不管水生怎么说，方老太始终不答应。直到水生请老夫子翁仁甫来劝解，方老太才喃喃道，古今长在，旧欢何处？翁先生应当知我啊。停了停又说，水生，我知道你的孝心，但你也用心想一想，我能离开吗？屋子的确是旧屋，但杨泗老爷和你干爹如今还住在里头，你说说，我能够离开吗……

人是天地人，情是天地情，事情的结局当然是天地的圆满。

老夫子知人善断，无比敬重方老太，他常常吟颂两句古诗：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壁姿。还说，这就是方老太的写照。

翁仁甫的重孙翁天霖十二周岁时，家里办“圆锁”酒宴，席中有客人问小天霖长大后想干什么，小家伙脖子一昂，高声说道，我要当人人喜欢的胖奶奶！

听听，他要当胖奶奶！

翁仁甫大喜道，好好好，有出息，胖奶奶可是人中的老佛爷。天霖，快来快来，给你方老奶奶连敬三杯！

橘色夹带

■ 马小磨

—

年三十，总是跟忙碌关联在一起。各行各业、家家户户，甚至每个人都在忙，忙得紧紧张张。就连出狱，也忙。

这天出去的人不少。当然，不是因为过节日，要赶着阖家团圆才出狱，而是犯人刑期结束，刚好在这一天。我要说的，不是出狱这件事，这件事在监狱天天都有，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我总觉得，今天这么多人出狱，不太简单，肯定会让我忙忙碌碌。

还脱吧？女子询问。眼睛很年轻，鼻子被寒风冻得发红。身上还剩秋衣秋裤。地上，灰色囚袄囚裤缩成一团，好像也很冷。

脱。我收回思路，有些不好意思，微微抬手，拿起两件新衣，借着塑料包装的窸窣声，对她说。

手上是昨天领的新衣，一件大红棉袄，一条黑色直筒裤，都叠得齐齐整整，是送给她们的新生礼物，包装还没来得及打开。

天，奇冷。不过，有明晃晃的太阳。我

看向阳光，等她脱完的一刻。

这段时间，我临时在女监工作，今天值班，正检查即将刑满释放人员，看是否有夹带。

对大部分人来讲，刑满释放，意味着离开这个鬼地方，从此奔向新生活，奔向繁华，奔向美好，奔向所有的希望。没有人想继续待在这鬼地方，片刻都不想。也厌恶这里的一切东西，新的旧的，大的小的，能扔就扔，眼不见心不烦，最好连同这段不光彩的记忆，统统扔掉。

但有些人，出狱时，会绞尽脑汁把夹带藏好，比如胸衣里、内裤里，或其它地方。至于为什么要带，或许只有她本人知道。

她脱得只剩了内衣。眼睛不时看向我，手上变得迟缓。

怎么了？我终于正式看她。一身白晰，没有一丝赘肉，凹凸有致。

我来月经了，能不能不脱了？你看，什么都没有。她说，两手迅速翻开胸衣，再迅速扯开裤头转两下，给我明示。

那样子，像不好意思在我面前暴露。内

裤底端，的确有厚度，的确垫着卫生巾。

身上光溜溜，什么都装不住。但我还是进值班室拿出一片卫生巾和一次性内裤，示意她换好。她顿了一下，接过，迟疑了片刻，很快就换起来。

忽然，高铁急驰的声音传过来，仅仅几秒，一闪而过。我下意识地转头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监舍楼外不远，有座高架铁路桥。透过走廊窗户，能看见偶尔疾驰的高铁。即便声音轰隆，但对女犯们来说，也充满了神奇与吸引力。她们常偷眼望去，望得四周寂静一片，依然神情激动，充满神往。

我看见了一个花白的短发，紧紧贴在窗栏上，双手也紧紧抓住，好像不如此，就控制不住展翅高飞的思绪。

短发很薄，像一层纸，贴着脸。脸黑，窄长，长满皱纹，如树皮，褶子几乎将眼睛包围。如果不是那短发，不易辨出男女。

脸却是侧着的，对着远处的高架桥。桥上正驶过一列高铁。隔着围墙，站在她这层，只能望见列车顶部，如一段长长的白线，在急速流动。但仅仅如此，这白线也带着吸盘一样，轻易收获了围墙里的目光。

这张脸发觉了我的注意，立刻收回了目光。我忽然发现，她刚才一直在盯着换衣的女子。侧脸对着高架桥，只是为了给人，确切地说是给我一个假象。她的眼皮瞬间有些不安定，目光躲躲闪闪，又不敢挪移脚步，怯生生低下头，叫了声：警官好。

掩饰，必定有隐情。

我扭头再看换衣的女子，她对着花白短发，愣住了，两手紧拽住内裤边沿，竟然忘了寒冷，也忘了自己正光着身子。或许是突如其来的高铁声，吓了她。

但很快，她双手抱住胳膊，连搓几下，抬头望我。相隔不远，我能听见她牙齿磕碰的声音，乞求似的。她身上的确全部换完，没有夹带。

片刻，她穿戴一新，亭亭玉立。整个人跟那身衣服一样，崭新崭新，再不见往日愁容，连发丝都在阳光里欢呼雀跃。

我将她领到大门口，挥手告别。新生真好，祝她开启美好人生。

收拾扔掉的囚服时，不知何故，我想起那个花白的短发，还有新生女子面对她时的呆愣。鬼使神差，我拎起新生女子换下的内裤。下意识看了看，我发现了那张纸条。纸条粘在卫生巾下面，写着一行小字，仔细辨认，是一处地址。字迹小得可怜，后面有一团模糊的橘色。我辨出几个字：吕堰驿。还辨出那团橘色里，有一条条铅笔画的弧线，密密麻麻的，说不清是什么。

难怪新生女子躲闪，迟迟不愿换内裤，原来秘密在这里，可纸条哪来的？

我抬头，楼道空无一人。斜射的阳光，没有一点波澜，让人感觉这里一直空无，甚至虚无，之前出现的短发只是幻觉。

吕堰驿，这个名字很熟悉，跟我老家一个地名很像。再看小纸条，一塌糊涂。

二

新犯又开始绝食了。一提到她，监区民警都有点头疼，可又不得不提。这些天接班时，必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这女犯昨天进食情况如何，粥喂了吗？牛奶喂了吗？当然，自然都是喂了，而且民警守在一旁，直到牛奶进肚的最后一刻，才离开。

哦，那就好。

这个话题，到此刻才被人放下。若是有人说，她又喷了别人一身，那办公室肯定又是一番生气，一番讨论。

天天强迫喂饭，不是个办法。但不喂咋办？总不能听天由命，任她爱吃不吃吧。

她到底咋想的，真想绝食不活了？

不活？咋可能呢。恁年轻，又漂亮，大把人生才开始。之前进过两回监狱，都没听说她绝食。然后，又是一阵沉默。想不通，猜不透，无法理解。

类似的话题，谈到最后，基本都无疾而终。即使能把绝食的所有原因猜一遍，或者把她的家庭关系理十遍，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谁都跟她谈过话，聊过天，但她的嘴，从来不说一个字，眼睛也谁都不看。那意思，万念俱灰，去意已决，任谁也无法留住。

这是她三进宫，每次偷个电瓶车或是趁哪个美女不注意，抢个包包。这些能值几个钱？她像是故意的，已把本市的三座监狱全进了一遍。我对她充满了好奇，猜想她身体的感知力，甚至怀疑她的胃，是不是钢铁铸造的，或已失去了与生俱来的功能，也无法感知饥饿。

大概想着我只是临时来一个月，属于客人，担心喷我一身过意不去，那天主班李姐带我进监时，让我站远些。

正纳闷，李姐已主动挡在我前面。但即使这样，我依然没逃脱被喷的命运。

确实，我惊呆了。

这不是一般被呛着咳出来的喷，而是有计划并规划好了路线地喷，简直是表演，像川剧的吐火，汤汤水水竟能按规定路线喷薄而出。瞬间，水雾充斥整个房间。

无可奈何的雾。据说每次喷饭都如同喷雾，带着米粒与口水。我一时愣住，忘了挪步，只觉得被谁往门口推了推。

门口探进一个短发，差点与我相撞。

短发立刻站至一旁，低头，片刻又抬头。

报告警官，把碗给我，我负责喂饭。短发看着主班，一脸决心，又似乎带着讨好。看样子，她特别想表现，主动包下难活儿。

这头短发似曾相识，也是银灰一片。枯树皮的脸，眼神也有些像。还有些许躲闪，含着不确定。

屋里，水雾已散，一张年轻的脸有气无力，瘦削、苍白，目视前方，任谁在眼前晃动，也岿然不动。这张脸，五官精致，属于美人胚，但太白，太瘦，看不到一丁点儿斑点。想必之前为维持美丽，花费了不少精油面膜，但现在却一心绝食，丝毫不顾肌肤缺水少油、缺肉塌陷。

心如死灰的脸，让人心疼、疑惑。一时间，我猜不透，她到底是与美食有仇，还是与漂亮有仇。

我保证完成任务，早汇报晚请示。短发没进屋，但似乎已洞察各种情形，强调着，垂下眼帘，等候答复。

许是屋内的这张脸，引起了短发的恻隐之心，猛然让她雄心勃勃，想极力挽救世间绝色。短发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自然而然，短发的申请得到批准。按照约定，她每天负责给那女犯喂食，晚上做详细汇报，比如那个女犯喷没喷饭，自己劝了几次，有没有开口说话之类。

后来听说，那女犯在看守所时，就开始绝食，腿部肌肉已开始萎缩，站立不稳，如厕基本靠他人帮助。那段时间，她住在医院，

靠营养针维持生命。现在，人在监狱，不能常年靠营养针，保命的办法，就是进食。

短发身体也瘦，她不绝食，但并不比绝食女胖。我猜她根本搬不动，不过每次汇报，都很详细。问及她犯，一切属实。

不仅如此，短发除了喂食，还安排绝食女晒太阳。若遇晴天，她喂好饭，便喊上两人，将绝食女犯抬到走廊上。跟按时喝药一样，一天两次，每次约二十分钟。

说来也奇怪，绝食女喷饭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的，背着人，还能伸胳膊伸腿，甚至扶着墙如厕。

短发由此被器重起来，不必每日进出车间，只需照顾好绝食女，再负责楼层公共卫生即可。

一切步入正轨。

三

春天好像迈开了脚步，一抬脚翻过栏杆，哗啦啦就把墙外的枝叶催绿了，但雪依旧在一夜间，把地面铺白。上午，阳光明晃晃，雪也明晃晃，照得我笔记本也一片明晃晃。高架桥倒清静了，连只鸟都望不见。本来怪开心，但望久了便失望。

心情大概就是这样，再讨厌噪音，可喧嚣过后，却感不到快乐。有那么一阵，我心里没了魂。

到处冷飕飕的。我希望桥上轰隆隆响一阵，把思绪都带走，有多远飞多远。

李姐忽然喊我，递来一串钥匙。

发棉被了。

楼下有间屋子，很大，做仓库。李姐需带人去领，让我站在楼梯口接应。

好一阵，楼梯上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隔着两间房，有说话声，不高，但有力。

我听见有人说话——

你这是什么目的？

这是违纪，你知不知道？

你到底咋想的，快说。

奇怪的是，没听见回应，只一个人的声音在喋喋不休。

这是专门的谈话室，窗户开着。我轻轻走过去。没想到，我看见的是短发。她对着窗户，头却低着，脸几乎被耷下来的头发遮住，看不清表情。她对面，是位年轻警官。声音是警官的，短发一直低着头，闭着嘴。

再后来，短发依旧低着头，越来越低，好像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可怜极了。

警官不再说话，空气被冻住了，连同我。

楼梯间传来脚步声，棉被领上来了。我急急开门，喊人帮忙。

跟我预料的一样，年轻警官带着短发过来。短发恢复了生机，两臂力量惊人，毫不费力地抱起四床棉被，站在一旁候着。

此时，多了几句话，询问送哪个寝室和送几床，低低的。接着，是年轻警官的声音，分配妥当。

棉被分完，我锁好门，穿过走廊，回值班室。

短发要配送的寝室，在走廊尽头。她便跟着我走。走廊格外长，空气依旧冻着。

“报告警官，感谢政府，感谢领导，给我们发新棉被，就像冬日的暖阳一样温暖。”短发忽然说。跟小学生念作文一样，带有几分讨好，但听着很悦耳。

我看向她，她连忙低头，眼光却慢了一步，还在我身上。

你很会比喻，什么文化程度？我诧异她半小时内截然不同的表现，还有眼睛的慢半拍，想聊几句，但表扬得实在夸张。

报告警官，文化程度是啥，今天发不？

我再看向她，她这次没低头，眼睛望着我，有点迷惑。

就是你读书读到什么程度，是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等等。

报告警官，我没上过学。不过，进来后经过教育，现在能认 200 个字，还会抄作业。

这次，短发的声音又悦耳起来，特意提高声调，强调了字数。

没上过学，却能认这么多字，确实配得上高声调。我忽然有种感觉，她没说实话。或者说，是情商超过了智商。也不太准，应该是没文化，却精明。

这些天，你表现很好，也很辛苦，她没喷饭了吧。

我用眼光示意了一下，看向绝食女的监舍，想找个简单的话题。不过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谈这个话题，也许是奇怪绝食女的岿然不动，也想弄清短发有什么招数吧。门是打开的，静悄悄的，但她这会儿绝对是继续躺着，两眼空洞，盯着天花板。

报告警官，我不辛苦。她身子轻着哩，我就这一抱，就能把她抱起来。唉，可怜，还没这被子重。咋想的，不吃饭，那身子受得住？

嗯，你没事了多劝劝她，叫她多想想家里，想想爹妈。

我又想起那天的喷饭，纯属故意捣乱，想赶走一屋子的人。果真一心赴死？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能死恨自己。

是，警官。好死不如赖活着。

说话间，我俩已走到绝食女的监舍。出乎意料，她并未在床上，也未在卫生间。走进去，才发现，她又靠着窗下的墙，坐在地上。阳光穿过她的发梢，斜落在脚前。

快起来，不要坐在地上，地上凉。我对着她讲，但她仿佛置身于透明罩体，看不见人，也听不见任何声响。说白了，我的话，像给冰冷的空气冻住了，往下掉，却没人接。

把她抱床上去。我感觉，话里带了火气，冲着短发说。

是。短发慌忙把被子丢在床上，再伸手，已将绝食女抱了起来，搁在床上。接着，拉开被子盖上。

咋恁憨呢，冻坏了，遭罪的还不是你，谁能替你？你到我这年纪，都晓得了。是短发的方言，我听得懂。

绝食女任人摆布，不动声色。不过，眼睛会眨。

警官。我走出监舍的瞬间，短发的声音传过来。紧接着，她小跑过来，嘴巴张了张，在我面前站定，低下头。

什么事？

没，没事……警官，您……是襄阳来的吧？短发的眼光偷偷瞄了我一眼，瞄在警号上，只停留了一秒。怯生生，像做了亏心事，带着歉意。

是呀，你怎么知道？这下，是我诧异了。我快速回忆了一遍，自己从未在她们面前提起过，自己从哪里来，来几天。而且，我的普通话应该是标准的，并没夹杂方言。

报告警官，我就是听说的。前几天别人说悄悄话，我偷听到的。我还以为听错了。短发微微笑了。

这表情，看起来并不舒服。上了年岁的

人，黑瘦黑瘦，却硬生生用尽全力，极力讨好，注定是个谜。我没再多问，叮嘱她好好照料绝食女，离开了走廊。

四

我想了一千个原因，都没猜对短发挨训的真相。

年轻警官说，今天在刑满释放人员身上发现了夹带，夹带是短发给的。

说完，年轻警官拿出一张贴了透明胶的纸条。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还写着字：吕堰驿。用铅笔写的，用力很轻，字迹也小得可怜，除了这三个字，就是涂抹着一个橘色的团，里面是一条条铅笔画的弧线。弧线很有规律，几条平行，没入另几条。初见像太阳，细瞧却像毛线球。

大家都一愣。我却浑身颤抖起来，瞬间想起年三十那天，继而是她与我在走廊同行时悦耳的声音，几近讨好的话，还有怯生生的表情与眼光。

我敢保证，短发的怯生生，还有那些悦耳的话，包括主动请缨照顾绝食女，全是装的。这张纸条，才是真正目的。

大家说说，一个死缓，又那么大岁数，让别人带纸条干嘛？那个嘴，比石头还硬，问了半天就是不说。要不是刚好发棉被，我就叫她一直抄作业。年轻警官显然很气愤，说的话都冒火。

死缓？我想起短发的黑瘦，不可思议。

这是我未料到的。她的档案上，案情这样描述：

1970年8月2日，被告张菊花寻到邻村寡妇家，见其丈夫正与寡妇吃饭，言行亲

昵。张菊花进厨房拿了把菜刀，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朝寡妇砍去。其丈夫上前扭打张菊花，被张菊花砍了一刀，当场死亡。

如果，我不看家庭住址，或许就此合上档案，顶多感慨一句：唉，此类案件总让人心痛。鬼使神差，我偏偏多扫了一眼。家庭住址栏写着：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县吕堰驿糊涂村一组。

顿时，心头一震。我紧张得大气不敢出，往四下看了看，生怕被人发现。被发现什么呢？大概是吕堰驿这个地方。

果真是我老家的旧称吗？我老家，早在四十年前就改了名。这三个字，如果不是两次出现在纸条上，我都几乎想不起来。至于糊涂村，我更没有印象，好像自小都没听说过，大概早已更名了。

这个地址，让我有种莫名的感觉，想迫切了解更多的信息。档案上的字，是手写体，辨认困难，但我还是连猜带蒙，得知死者与邻村寡妇交好，常留宿寡妇家，并多次打骂张菊花，扬言要与其离婚。

多不值，为一个负心汉，搭进去自己的一生，还管不了自家孩子。

更可怕的是，这个案件发生后，她孩子的心理，不知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重建。或许，永远无法重建。

我说这些，绝不是耸人听闻。我曾经见过一个女大学生，成绩很优异，自小在北京太阳村寄养，爱说话，看起来很阳光。上大学后，她每年暑期都去太阳村做义工，帮助服刑人员子女。或许就是这阳光的外表，让我疏忽了。我随口问了句，经常回家看妈妈吗？她忽然住了口，神情悲戚，再没说话。后来，我得知，她父亲犯的，是杀人罪。被

害者，是她妈妈。

为这句问话，我懊悔了很多年。那女生到底有多悲伤，不得而知。但即使我不问，她也一定经常悲伤。她会原谅父亲吗？肯定不会。世间，再无她母亲了。更痛苦的，是父亲杀了母亲。

痛苦，一定是钻心的，无法倾诉、释然。

夹带事件后，短发受了处分，被独自关在一间屋，禁足半月。整个人没了精神，几乎被皱纹掩埋。那张嘴，不解释也不交代。饭是要吃的，一个白馒头，吧唧吧唧比肉还香。尽管如此，她依旧瘦消，变得更黑。

那些天，吃饭是唯一能让她张口的事。她的倔强，跟绝食女一样，让人头疼。

我不时回忆年三十那天，暗自庆幸，得亏让那个出狱女子换了内裤，否则夹带必然带出去了。如果因此造成事故，我肯定要受处分。但我却恼怒不起来。一个从没上过学的人，却说出冬日暖阳的比喻，让人好奇。

从她主动申请给绝食女喂饭起，我就察觉，她年近八旬，黑瘦如枯灯，却依旧手脚麻利，所有的行为，都跟故意捏住嗓门使声音悦耳一样，带有讨好的意思。那讨好，是种骨子里的卑微，也有些许焦虑。

她或许已知道，老天所赐时日不多，她必须迫不及待。可迫不及待什么，想减刑出狱？几乎所有被关押的人，最迫切的一个目的，就是出去。但想想她的年龄，我还是果断否定了。

监狱几乎成了她的第二故乡，她居住的时长，远远超过了在外面的年月。几十年来，她无来信，无会见，无任何电话。岁月对她来说，仿佛仅仅是四季更替，白发增长。

可是，她对我开了口，请我帮忙找个人。

那是我回原单位上班的前一天。

她正嚼着馒头，吧唧吧唧，一脸木然。

我告诉她，我很欣赏她能说出冬日暖阳的话，说得真好。

我本来想问，她为什么总让人带夹带出去，可一见她那样子，竟问不出口了。我的确担心谈话终止。这个问题，如若开了口，她哪至于在这里嚼馒头。日常的伙食，虽非大鱼大肉，也是荤素搭配，她却始终不提。

我的确很喜欢冬日暖阳，一听就暖，带有诗情画意。

她嚼几口馒头，喝一口开水，跟之前动作无异。

还有，那个绝食女进步了很多，喷饭现象明显减少。我看她的腿慢慢有劲儿了，几次都扶着墙，自己上的厕所。这些，都是你的功劳。所以，我想跟你聊聊。

我忽然有种没话找话的感觉，但其实都是真心话。她一头灰白、干瘦，有老人共有的气味，一般人都不得见，却还能让绝食女吃饭，自己活动身体。不简单。而且她这个岁数，还有啥念想，非得自找麻烦？

她顿了一下，继续吃馒头。

谈话显得十分无聊，我转身，离开前跟每次结束谈话时一样，对她们说些鼓励的话。既是例行公事，也是心里话。

我要回原单位，估计再不会到这里来了。我们也许再不会见面，但希望你能在有生之年出狱，与家人团聚，见个面也好。说完，我真的走了。同行的人，准备关门。但门还未关上，她的声音就钻出来——

警官，警官！

我回头，见她抓着门，身子几近摔倒。

警官，能不能帮我找个人，就在襄阳吕

堰驿，不远。

那双眼，早被耷拉的眼皮盖了一半，拼命睁着，直盯着我。门外的亮光照着，眼珠格外晶亮，又带了乞求与讨好。眉毛也用着力，往一起挤，又往额头抬，使劲撑开眼皮。

有那么一会儿，周围安静极了，听不见别的声音，但似乎又听见了很多声音，滋滋啦啦，那么刺耳。她的眼睛真亮，像涌了泪水。我顶真看了好几眼，发现那眼睛早已经枯萎了，像断了流的河床，只剩一片苍凉。

那是一种极力的乞求，像在沙漠里望见一棵青草，地缝里透进一丝光，满怀希望，又生怕稍纵即逝。

接着，她说了地址。这个地址，比两次夹带详细，除了吕堰驿，还有个糊涂村二组。但这个村，我根本没听说过。

五

她并不承认自己记忆出了问题，反复比划村子的位置。好半天，我才看懂，意思是在吕堰驿南十几里的地方。

我想起那两个夹带，歪歪扭扭的字迹，还有如出一辙的一团涂抹。

你在夹带上，专门涂抹一团模糊，是啥意思？这一问，竟然把她问哑了。她没说话，低下头。

表示糊涂村对吧，你不会写那几个字中吗？我灵光乍现，说了自己的猜测。

她像下了决心，猛然抬起头。这次，那眼里的河床，有了溪流，神情悲伤。

因为，只有这个线团，她看得懂。短发低着头说。

我一愣，没想到自己的灵光出了错。

我进来那年，她还小，不到五岁，天天跟着我。我打毛衣，她就扔毛线团，再捉住玩。她要是看见这毛线团，就会想起我，就会来看我。肯定会，肯定。

短发的声音里，全是无奈，甚至是妥协。

也是，入狱近五十年，无人探监，该是如何落寞与不甘，可又能怎样，只能向生活妥协。

她是你孩子？我疑惑。是个孩子就会想着见妈，而且五十年没见了。

对，警官。她是我闺女。我害了她，那么小就没了爹娘，也不晓得她这些年咋过的。

这么多年都没来，现在还盼得来她？我的确不抱希望。

警官，求求你，一定帮我找一找。不见到她，我这辈子都不安生。

警官，我今年都，都79了。这辈子，就这一个心愿了。警官，求求你了。

短发的哀求，跟风吹过枯叶一样，沙哑干燥。不知道之前的悦耳，是费了多大的劲，才装出来。

攀爬的生命，往往为见到一点光，奋力向上。

墙外又呼啦啦响起来，高铁疾驰。不到一分钟，声音远去。车上的人去向何方，奔赴哪里，全是未知数。但短发立起耳朵，神情专注，似乎所有的渴望都被带走了。

墙外的声音越来越远，近处却冒出了声音，吭吭的，透不过气似的猛吸气，越来越响。短发不知何时埋下头，双肩抖得比枯叶还弱不禁风，整个人已没有一丝力气。听了半天，我才发现，她其实在哭泣。

她靠着的那面墙，深深浅浅有很多圆弧似的划痕。细看，竟是一个个线团图案，密

密麻麻。

要是早晓得关一辈子，打死都不得那样。谁晓得，谁晓得……

我答应她，往外走。

警官，我就想见她一眼，就一眼。

背后，短发声嘶力竭。余音里，枯叶被风吹得刺啦作响。听得人心惊胆战，出了大门，那声音还在脑后回响。

不得不承认，大数据时代，寻找一个人，比吃饭都容易。但也不得不承认，一失足的恨，抵得上千古万年。

几个电话打下来，我已查到短发几十年都找不到的人。她入狱时，女儿才四五岁，突然失去父母，被爷爷奶奶抚养。她在爷爷奶奶长年累月的抱怨中长大，恨母亲夺走了父亲。于是，她从未给母亲写过一封信，也从未到监狱看过母亲一次。仇恨，从未远离过她，直到临终。

邻居说，张菊花的闺女好生气，谁都不能跟她提她娘，一提就生气，一生气就害病。几年后查出个癌症来。这下，她终于不怪她娘了，就给自己闺女讲了张菊花的事。

谁晓得，这女娃说不上学就不上学了，还在胳膊上绣了个毛线团，说要找张菊花算账。没出俩月，就把她娘气死了。

张菊花的闺女临死前，还在说，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张菊花，说她毁了一个家。

六

我不知道，这样的消息，张菊花是否能承受住。我犹豫再三，打算隐瞒后半段。实际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半个月后，我再次来到女子监狱，并没见到张菊花。

她死了。死的时候，却是笑着。

年轻警官说完，也觉不可思议。

听说，张菊花与绝食女发生了争辩。真是新闻，一向不说话的绝食女竟然开了口，而且是争辩。

听说，张菊花解除禁闭后，还想给绝食女喂饭，但却没得到批准。她在一次打扫卫生时，帮绝食女换脏的衣服，无意看见了绝食女胳膊上的毛线团。于是，跟所有认亲电视剧一样，她也来了次认亲。

亲倒是认了，可悲剧也跟着来了。张菊花终究承受不了这个事实，回来后开始日夜哭泣，还吐了血。

她最后一次吐血前，申请再见一次外孙女。她竟然有这么高一摞纸，不一般大，有的厚，粗糙泛黑；有的薄，又发黄。年轻警官描述了几遍，我理解，但想象不出。

乖乖，画满了，密密麻麻。年轻警官表情夸张。也奇怪，全是毛线团。橘色彩铅画的，有的都看不清了，有的跟真的一样。全给了她外孙女。

年轻警官带我走进车间，说了个好消息，张菊花的外孙女，再没绝食，改造很积极。

我特地看了她的胳膊，果真有个毛线团，深蓝色。线团上一根线，跟风筝一样，又细又长，那头是个头像。绣得太粗糙，根本看不清头像的脸，只看见一头短发。

她说，以为再也找不到张菊花了，打算去见娘的，可老天开了眼，终于替我娘找到她了，却恨不起来。娘恨了她一辈子，也错了。

赎完罪就好。她又说，宽恕，才最好。

张菊花肯定早就听到了。不然，她不会笑着死去。

陈皮与花小果

■ 吴万夫

一

陈皮坐上开往申城的大巴车那一刻，就把自己定性为一个很卑鄙的人。他刚参加完岳父的葬礼，在返回绿城时，顺道拐向申城去看望花小果。本来，他和妻子是一块儿回的老家，但安葬完岳父，妻子还要留下来处理一些后事，而他因为请假耽误了一些工作，只好一个人先赶回去。

正是五黄六月，天气十分燥热，悬在高空的太阳仿佛也被烤化了，炉火一样的光芒铺天盖地，逼得人们惶惶躲闪，不敢仰头直视。大地上不时腾起的热浪扑面而来，擦一根火柴似乎都会将稀薄的空气点燃，令人有种窒息的感觉。田野里原本青翠碧绿的苕麻、高粱等耐旱植物，由于长时间高温、无雨，早已打蔫了，叶片灰头土脸的，失去了光泽与活力，宛如犯了错误的孩子正在接受父母的惩罚，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池塘里的水似乎也沸腾了，缺少了凉意，有鱼不断地浮出水面，张着嘴，吐出一串串水泡，试图以

此换气呼吸。

按照农村人的说法，岳父在这个时候去世不属于善终，是上辈子做了亏心事，有些不大吉利。事实上，在陈皮心目中，岳父是个大好人，他一辈子勤劳俭朴，脑瓜子极为聪明活泛，虽然只生养了三个女儿，却靠自己的双手致富，赢得了村里人的尊重。最让陈皮感动的是，当初他与妻子恋爱时，由于家庭贫穷，曾经遭到很多人反对，唯独岳父给予支持，并在他们结婚后，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想到岳父对自己的种种好，想到如今自己远离老家，来到省城工作后还没来得及孝敬岳父，陈皮曾经几度失声痛哭。

在岳父灵前，陈皮头顶着骄阳，双膝跪在地上，虔诚地烧着一张张纸钱，以此表达对岳父的爱意与敬意。太阳的灼热与火的炙烤，让他汗流浹背。他的双腿早已麻木了，一张烟熏火燎的脸庞，在汗水和着泪水的冲刷下，流淌成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小溪。一场葬礼下来，陈皮有种虚脱的感觉。

从墓地回来，陈皮中午饭都没顾上吃，

便急急火火地往县城赶。他想乘坐下午最早一趟开往绿城的大巴车，这样到家后可以休息一晚上，不影响第二天到单位上班。在去县城长途汽车站前，他并没有跟妻子说要中途拐到申城。申城离陈皮所在的县城不远，处在县城与绿城之间。陈皮是到了长途车站后，才临时改变主意的。此前，他在绿城认识了一个女人叫花小果，去年已回到申城做生意。自上次在绿城分手后，他已大半年没见到花小果了。

此刻，身心俱疲的陈皮很渴望找到一个人燃烧、释放一回。自然而然，花小果便适时闪现在他脑海中。陈皮想，这样也好，大不了在申城待一晚上，既会了花小果，也不影响第二天赶回去上班。

陈皮突然又想到，自己刚才还在葬礼上表现得悲恸欲绝，这会儿怎么就想到去会女人呢？这样未免太卑鄙、太龌龊了吧？同时，他又极力为自己找理由开脱：生活中，哪个人不曾戴着面具做人？很多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人前装得道貌岸然，背后不知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陈皮顾不得想更多了，来到售票窗口，掏钱买了车票，又往周围瞅了瞅，才做贼一样匆匆登上了大巴车。

二

大巴车启动后，陈皮给花小果发了一条微信：“妹，我从老家返回绿城，现在已坐上大巴车，专门拐到申城去看你。”

不大一会儿工夫，花小果回复：“哥，太好了。好久不见，想你啦！我现在正开车赶往明港，去跟人谈一个合作项目。这样吧，

你到申城后先找家宾馆住下来，我完事后回来见你，晚上请你吃饭。”花小果一直称呼陈皮为哥，陈皮一直叫花小果为妹。说起两人的关系，还要追溯到几年前。

那天下午，陈皮给患者做完手术，刚出手术室，就有个陌生电话打进来。他划开手机接听键，跳出一个甜美的声音：“哥，我是小果呀。是谷五丰让我联系你的，没有打扰你吧？”

“小果？”陈皮短暂地犹豫了一下，陡然想起来，大约一年多前，他的高中同学谷五丰曾经给他发微信提到过，说是他在珠海认识一个妹子叫花小果，也是邻县老乡，已与老公离婚了，如今决计回绿城发展，希望陈皮多多关照。陈皮短路的神经瞬间连接上了，热情地问：“你是花小果啊，你好小果！请问你现在在哪儿？还在珠海吗？”

花小果说：“哥，我已于几天前回到绿城了，刚安置停当，所以才顾上给你打电话。如果方便的话，我想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你看行吗？”

花小果一口一个哥，一下子拉近了他们的距离。陈皮遽然对电话里这个甜美的声音充满了好奇，对女人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连称呼都变了：“妹，拜访一词就免了，咱们今后用不着客气。我明天上午有一台手术，没有空儿。你刚来绿城，我明晚请你喝咖啡吧，权当为你接风。”

花小果倒颇为大方：“行啊，哥，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们明晚见。”

第二天夜晚，陈皮与花小果来到英协路迪欧咖啡厅。这个地方是陈皮专门挑选的，环境清静，舒缓的音乐里流淌着浪漫温馨，很适合说话，最主要是离花小果的工作室比

较近，穿过一条马路就到了这里。

陈皮第一次见到花小果时，就被她的容貌和气质深深吸引住了。花小果身高在 1.65 米左右，皮肤白皙细腻，一双眼睛大而有神，虽然结过婚，但她的眸子并未被俗世的风尘所沾染，依然如秋水般清澈明亮。开口说话时，语气温婉轻柔，光洁的面颊上，漾起一缕迷人的微笑。举止之间，透着知性女人的优雅，令人赏心悦目。

那个夜晚，他们选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陈皮为花小果要了各种各样的休闲食品，两个人很随意地吃着点心，啜着咖啡，聊着彼此感兴趣的话题，直聊到深夜十二点多，才起身离去。

三

大巴车到申城后，陈皮拎上提包出了站，穿过几个路口，来到申城火车站，他想要在附近找一家宾馆住下来，便于第二天坐火车返回绿城。他在火车站溜达了一圈，到一家汉庭酒店开了房间，然后将酒店位置及房间号发给了花小果。

很快，花小果回了信息：“哥，我正在洽谈业务，回申城后与你联系，估计会稍晚一些。”陈皮知道花小果正在忙着，只回了五个字：“不急，我等你。”

发完微信，时间尚早，陈皮从提包里拿出换洗衣服，他想趁这个空当儿洗个热水澡，然后美美地睡一觉，静静等待夜晚与花小果会面。几天来，陈皮没有正儿八经地洗过澡、睡过觉，已经有些心力交瘁，他非常渴望能补补觉，好好放松一下。否则，这副模样真的没法儿出现在花小果面前。

刷罢牙，陈皮赤条精光地置身在花洒下，足足淋浴了一个小时。在密集而温热的水流冲刷下，他的疲惫感顿时消失了，全身毛孔舒张开来，一种少有的轻松与惬意迅疾弥漫全身。洗漱完毕，他将舒爽的躯体摊放在宽大的席梦思床上。这时，他的脑海里开始漫无边际地想起与花小果的点滴过往，天马行空地勾勒与花小果在一起的动人画面。

陈皮与花小果密切交往一年多了，但他们从没发生过那方面的关系。最初，陈皮没有把两人的关系往那方面联想。后来，曾经有过几次机会，结果都让他错过了。陈皮第一次请花小果吃过饭后，两人之间的互动逐渐多了。那时，花小果在英协花园小区开了个工作室，主要代理立邦油漆及各种墙面涂料。为了打开销路，花小果少不了要请合作伙伴吃饭。遇上重要饭局，陈皮都会被花小果邀请出席作陪。当然，每次朋友聚会，陈皮也会叫上花小果，希望通过这样的场合，多给她提供积攒人脉的机会。一来二去，两人越走越近了。

陈皮第一次没克制住亲吻花小果，是在她的工作室。那天是周末，他又邀请花小果到英协路迪欧咖啡厅共进晚餐。按照陈皮的提议，吃了饭，他要到花小果的工作室参观一下。因此，这次他没像以往那样要红酒，甚至连花小果最喜欢喝的咖啡都免了，只点了一份双人牛排套餐。

简单地吃了饭，陈皮来到花小果的工作室小坐片刻。花小果给他沏了一杯信阳毛尖。他抿了几口，便起身要参观她的工作室。花小果紧随其后，给他介绍自己所代理的产品——就在此时，陈皮忽地扳过花小果的身子，不管不顾地用舌头撬开了她滚烫的嘴唇。

花小果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下意识地推开了陈皮。陈皮也被自己的举动吓蒙了，仓皇中落荒而逃。

陈皮想，花小果是不是生他的气了？这一吻会不会让她轻看了他？忐忑不安中，陈皮为自己的莽撞而懊悔，很长时间都不敢与花小果联系。

国庆节期间，陈皮收到了花小果的祝福短信，让他喜出望外。激动之余，赶紧回复了她。回过信息，陈皮想，如果真像自己担心的那样，花小果是不会主动联系他的，既然她能主动联系他，说明她已将这件事情放下了，也说明她心里还是有他的。

陈皮又开始对花小果浮想联翩了，他觉得女人都是矜持的，当初花小果之所以拒绝他，也许纯粹是出于一种女人的本能。陈皮甚至还坏坏地想到，这就是好女人与坏女人的本质区别，好女人大多是矜持的，是矜持让她们守住了底线，不敢随意越雷池一步。而坏女人很难有矜持一说，她们更喜欢直来直去，即便是装出来的矜持，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就像一张薄脆的纸，很容易被人戳破，顿时就露出了原形。

这条短信，让陈皮又一次看到了希望。他隐隐地感觉到，自己与花小果之间，肯定会有什么故事发生。

四

陈皮再次见到花小果，是在春节前半个月。那天，花小果忽然给他打来电话，说是晚上要请他和几位老乡聚一下。陈皮有些诧异：“妹，不年不节的，干吗要请客呢？”

花小果说：“哥，我这边的生意一直都不

大顺利，父母都希望我回老家发展，凡事也好有个照应。我这两天就准备回申城了。这段时间给朋友们添麻烦了，今晚我想设宴答谢一下大家。”花小果的一声哥，倏地又一次拉近了和陈皮的距离，他的鼻子禁不住有些发酸，心间涌起了许多难言的不舍。

晚宴设在南湾湖大酒店，来参加宴会的有七八人。那天，本来不胜酒力的陈皮却喝了不少酒。宴会结束后，几个老乡提议，要去KTV唱歌。陈皮的头有点发蒙，身子站立不稳，不想去了，花小果便承担起护送陈皮回家的任务。

“要得要得，这个光荣使命必须由你来完成。”花小果的一个女同学拍拍她的肩膀，意味深长地笑了。

花小果对大家说：“你们先去唱歌吧。我送我哥回家后，一会儿过去找你们。”

几个老乡与他们打过招呼，便穿过十字路口，涌向了马路对面的KTV。

在路边等出租车时，陈皮和花小果很自然地捏住了彼此的手。醉意中的陈皮不再犹豫，果断地将花小果箍入怀中，俯身嘬住她的红唇吮吸起来。花小果这次没有拒绝，两人拥吻了一会儿，花小果像是蓦然想起了什么，挣开陈皮的手，低声说：“哥，街上好多人哩！”

陈皮喃喃道：“妹，我们去开宾馆吧……”

花小果轻声回应：“嗯。”

恰在此时，一辆蓝色出租车驶过来，停在两人身边。陈皮上前拉开车门，和花小果猫腰钻了进去。

司机侧过头来，问：“去哪儿？”

陈皮说：“在附近找家宾馆吧。”

司机踩下油门，开动了车子。

在后排座位上，陈皮又情不自禁地捉过花小果绵软的小手，很是小心地摩挲、抓挠着她的手心和手背，有种异样的感觉顺着十指电流一样传遍他全身。

出租车载着两人走了两条街道，也没找到宾馆。陈皮让司机继续往前行驶，走了十几分钟，终于找到一家快捷酒店，结果事不凑巧，没房了。

无奈之下，他们又到马路边继续打的找宾馆。经过一番折腾，陈皮的酒劲儿上来了，头靠在花小果的肩膀上，发出阵阵呼噜声。出租车载着他们连拐了几个路口，在玉凤路上的一家宾馆门前停下来。花小果扯扯陈皮的胳膊，陈皮头还蒙蒙的，问她到哪儿了。花小果说：“哥，你喝醉了，还是早点儿回家休息吧。我现在得去KTV找他们，要不几位老乡该乱说了……”

陈皮激灵中坐起身子，让司机掉转车头，送花小果去KTV。

五

躺在酒店的大床上，陈皮在幻想中睡着了。当降央卓玛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彩铃响起时，才将他从睡梦中揪醒。不知何时天已经黑了，街上的路灯光透过窗帘，在室内四壁涂抹上一层影影绰绰的光晕。陈皮拿起手机，看到是花小果的电话，赶紧划开接听键。

话筒里传来花小果的连声致歉：“哥，刚才在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回来晚了，抱歉啊！我现在已开车到汉庭酒店门口，时间太晚了，我就不上去了，你直接下楼吧，我们先去吃饭。”

陈皮说一声好的，急忙起床穿上衣服，带上房门匆匆下楼。

出了大厅，陈皮看见，在门前不远处的停车场上，花小果已摇下车窗玻璃，正向他挥手。陈皮紧走几步，上前拉开副驾驶座位的车门钻了进去。陈皮说：“妹，你都开上豪车了，看来是生意兴隆啊！”

花小果说：“托哥的福，生意稍微有点起色，局面正在打开，这都是朋友们帮忙关照的结果。”

陈皮开门见山：“妹，咱们在附近找个地方，随便吃点儿就好了。”

“很久不见哥了，你大老远来看我，怎么好随便打发你呢？”花小果说，“吃饭的地点我已定好了，还专门约了两个朋友来陪你，其中还有一个美女。”

陈皮玩笑道：“再漂亮的美女都与我无关，我只在乎你。”

说话间，花小果已掉转车头，驶向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上。

路上，花小果很随意地问：“哥，你这次怎么有时间回老家？是出公差还是办私事？不打算在申城多待两天吗？”

陈皮如实回答：“不是出公差，是岳父去世了，我刚参加完他的葬礼。今天专门拐到申城，就是想见你一面，明天就该回绿城上班了。我这几天心情比较复杂，想来你这儿静一静。”

花小果轻轻地哦了一声，专注地开着车，再没吱声。

车子行驶了大概七八分钟，在一个丁字路口对面的大别山酒店停下来。这家酒店专营地方绿色食品，从门前停着的大小车辆可以看出，生意比较火爆。花小果找个

空位停好车子，与陈皮进到大厅，服务员迎上来热情地打招呼。花小果报了预订的房间号，便被服务员领到二楼。推开房间的门，花小果请来陪客的两个人先到了。

花小果将陈皮让到前面，相互做了介绍。一男一女两个人，礼貌地与陈皮一一握手。男的年龄三十岁左右，四方脸，留着板寸，衣着得体，说话彬彬有礼，看起来像是成功人士，花小果介绍说是申城某公司的陈总，具体是什么公司，陈皮一时没记住。女孩果然是大美女，但年龄并不大，看起来顶多也就二十四五岁，形象气质俱佳。花小果亲昵地拍拍女孩，不无得意地对陈皮炫耀：“哥，这是我的好姐妹艾总，刚才在路上给你介绍过，够养眼吧！你甭看她年纪小，生意却做得不小，在申城开了几家茶艺工作室，事业干得风生水起。”

陈皮冲女孩点点头，殷勤地恭维道：“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艾总不仅人漂亮，事业还如此成功。今天能认识艾总与陈总，真的很荣幸。”

“陈哥，你甭听我花姐忽悠了，我不过是混口饭吃而已。”女孩从坤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这是我的名片，你叫我小艾吧，欢迎常联系。”

陈皮接过名片，上面的头衔印制得很简洁：申城茶仙子工作室艾静。陈皮将名片装进T恤衫的衣兜里，说道：“有机会一定去拜访艾总。”

小艾热情邀约：“我不久前在东方红大道开业的工作室，离这儿不远，一会儿吃完饭，我请大家过去坐坐，也算是认认门儿。”

花小果调皮地抱拳施礼：“谢谢艾总的盛情。最近事情多，只顾着穷忙，你的工作

室开业都恁长时间了，我还没顾上去瞅一眼，失敬失敬！”

小艾佯装嗔怒：“又来了，我们之间还客气啥呢。”

说话的间隙，酒菜已上桌了。陈皮是个有心事的人，这次他汲取了先前的教训，没有端起酒杯，甚至连红酒都拒绝了。陈皮在心里默默提醒自己，今晚还有“任务”呢，好不容易盼到了见面机会，他可不想再像去年那样喝醉了，辜负花小果哩！开始，陈总与小艾还想给陈皮碰杯敬酒，后来看陈皮真的不想喝酒，也就不勉强了。由于缺少敬酒的环节，自然就避免了浪费口舌，整个饭局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

六

离开大别山酒店，花小果驾车载着他们，到了小艾的茶艺工作室。

小艾的茶艺工作室设在临街一处居民小区的三楼，面积并不大，但布局很合理，到她这儿消费的大多是熟人，或是熟人介绍来的。客厅摆放着一张古色古香的紫檀木茶桌，笨拙里透着古朴，古朴里显示品位。茶桌上的茶斗、茶筒、茶盘、茶碗、茶托一应俱全，极为考究，无形中提高了品茶人的档次。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壁的橱柜里陈列了不少古玩，这些古玩有的是祖传下来的，有的是小艾花巨资从民间或古玩市场淘来的，平时都难得一见，更给茶室的主人增添几许奢华、神秘、高贵的色彩。陈皮和花小果他们三个人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了，啧啧称赞，不由得向小艾投去钦羡的目光。

在参观一尊小型青铜鼎时，小艾拿钥匙

打开了橱柜的玻璃门，以便大家近距离欣赏，陈皮忍不住伸手想触摸一下，小艾赶忙阻止了他。小艾说：“人手出了汗再摸青铜器，很容易导致氧化……”

陈皮只是想亲手感知一下这尊青铜器的温度，没想到差点儿酿下大祸，他为自己的无知而汗颜，一丝尴尬顷刻传遍全身。

参观完橱柜里的古玩，小艾又领着他们到了最里间的一间储藏室。这间储藏室平时都是锁着门，不对外开放。四壁上，悬挂着几十幅名人字画，古代和现代的都有，以近现代居多。在地板上和角落处，散乱地堆放着几个大纸箱，里面装的都是小艾收集来的字画，以及与文化有关的东西。小艾说，经过鉴定，这些字画都是真品，几乎耗尽了她爸妈做生意赚下的所有财富。以吴昌硕和齐白石的字画为例，目前的市值估价，至少在5000万元以上。

陈皮听得心潮澎湃的同时，对小艾更加肃然起敬了。他觉得小艾这女孩子太了不起了，别的不说，单单这一屋子的古玩字画，该值多少钱啊！看来，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同样是人，人家小小年纪就见多识广、家财万贯，而自己早过了而立之年，却是孤陋寡闻，仅仅满足于一个月数千元的收入。一种突如其来的自惭形秽，在陈皮的骨子里弥漫开来……

七

在小艾的茶艺工作室喝完茶，还不到十点，花小果开着车又将陈皮送到他下榻的酒店。陈皮心里有点激动，他绕过头来到主驾驶位置，要帮花小果拉开车门，却不见她

有下车的意思。陈皮说：“妹，今晚能陪我说话吗？我想你了……”

花小果坐在驾驶位上，仍然没有动。她歉意地说：“哥，对不起！我身体不舒服，下次吧。”

花小果的这个理由很充分，陈皮也不好再强求，只好与她挥手道别，一个人悻悻地上了楼。

陈皮回到房间也没想明白，今晚这么好的机会，花小果为什么要拒绝他呢？她到底是真的不舒服，还是另有隐情？是不是自己哪句话不慎，惹她生气了？或者是她仍在为去年那次醉酒之事耿耿于怀？看来也不像。中午，当花小果知晓他已到申城的那一刻，陈皮分明感受到了她的欣喜与期待。那么是在参观小艾的茶艺工作室时，因为他触摸青铜鼎而让花小果感到没面子吗？陈皮想，应该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重，自己纯属无心之举，不知者不怪嘛。

陈皮想得脑瓜子生疼生疼的，满脑子都搅成了一锅粥，也没有梳理出头绪。后来他在脱衣服准备上床睡觉时，发现裤子后面的两个腰袷居然没有穿进皮带！他为自己的这个意外顿感无地自容，面红耳赤。一向注重仪容仪表的陈皮，此前从没发生过类似事情，他觉得这次丢人丢大了，尤其是在花小果的好朋友、好姐妹面前。

陈皮能想象当时的画面，习惯将T恤衫束进腰带的他，竟然有两个腰袷没穿进皮带，掉下来的裤腰若鳄鱼的嘴巴一样张开着，而他还浑然不觉地在人前大摇大摆，那副邋遢形象，现在想来，是何等的粗俗不堪！也许，花小果与小艾、陈总都发现了，只是碍于面子，没有一个人告诉他。难道花小果是因为这个

细节而疏远他吗？回忆当时的情景，并未见花小果表现出任何不悦啊！想到这些，巨大的羞愧、愤懑，又一次铺天盖地罩过来，陈皮在无边的窒息中，感到心脏一阵一阵抽搐着，扯得五脏六腑都移位了。

八

陈皮再次见到花小果，是在三个月后的一天。那时已是秋天了，天高云淡，风清气爽，空气里到处飘荡着瓜果成熟的芳香。此时的陈皮，感到自己的心境也犹如瓦蓝瓦蓝的天空一样澄澈明净。经过一个夏季的蒸腾与炙烤，所有的浮躁与不安，似乎都随着热浪的退潮而隐去，一切皆变得不值一提。

那天下午正坐诊期间，陈皮突然收到花小果发来的微信。花小果说：“哥，明天上午在绿城有一场大型招标会，我正准备坐火车提前赶过去。我这次来绿城谁都没告诉，只想见见你。如果方便，希望夜晚我们一块儿吃个饭。”

陈皮回复两个字：“可以。”

下了班，陈皮到英协路上的爱娜主题酒店为花小果订了房间，吃饭地点仍选在以前他们常去的那家迪欧咖啡厅，两处相距不远。花小果从火车站打的赶过来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

陈皮见到花小果后，礼节性地问候一番，便催促服务员赶紧上了她喜欢的牛排套餐与红酒。花小果这次见陈皮，没有丁点儿生分之感，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放得开。花小

果说：“哥，我中午有事只囫圇吃了几口方便面，这会儿特别饿。”或许是真的饿了，花小果刀叉并用地将牛排切成小块，用叉子挑起来，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

吃了几块牛排，花小果又端起红酒和陈皮碰了杯：“哥，上回在申城，我感觉特别对不起你，今天晚上，主要就是想过来弥补你……”

花小果压低声音，喃喃道，“自从回老家经商后，我变得迷信起来，譬如有参加丧事的生意伙伴，我连手都不敢跟人家握，生怕……”花小果似乎意识到所言不妥，立马咽下了后半截话。

陈皮叉牛排的手停顿了须臾，像是猛然想起了什么，对花小果说：“妹，很不巧，今天轮到我值夜班，晚上不能陪你了。我已经给你开好了房间，离这儿非常近……”

花小果点点头，一抹失落遽然从她脸颊上滑过。花小果无心再吃牛排了，起身与陈皮离开迪欧咖啡厅，提早结束了饭局。

到了楼下，陈皮从兜里摸出房卡，指指马路斜对面的爱娜主题酒店，对花小果说：“妹，真是抱歉，我就不送你回房间了，你直接过去，早点儿休息吧。”

花小果说：“哥，住宿费多少钱？我付给你，不能让你破费。”

陈皮阻止了花小果欲从坤包里掏钱夹的动作，将房卡塞进她手里：“区区小事，客气什么？我走了，再见妹！”

两个人就此分开了，一个向南，一个向北，消逝在城市的光芒里。

苦 夏

■ 邵传京

一

去年的夏天，应该叫苦夏。从嘴里苦到心里。城里的工作，我说不想干了。妻子说，千万别回来。好不容易庄稼都种上了，苞谷扬花时却滴雨未下，苞谷叶旱得焦枯，火一点都能燃。辛苦大半年，算是亏死了。妻子的话一出，回家的路也被堵死了。

我在城里干物业有十年了。业内人士有句自嘲：老鼠进棺材——活的想进去，死的想出来。十年哪，啥东西都在涨，唯独物业费没涨。用入不敷出或者举步维艰来形容物业人，一点不为过。更别提涨工资了。去年，市物业协会推动了一次全市上调物业费的听证会，我们暗暗高兴，终于可以涨工资了。结果从上面传来消息，市长热线被打爆了，全是骂市长的。轰轰烈烈地开始，黯然神伤地落幕，最后不了了之。这就是物业人现阶段之尴尬处境。

我的处境更尴尬。公司先是精减人员，继而而是小项目合并。目的只有一个：节约成本。

我就成了节约成本的牺牲品。先是工作岗位没了，后来受领导安排，这周在这个项目干两天，下周到另外项目搞支援。如此时间长了，不用公司劝退，你自己都会卷铺盖走人。在我之前，好几个人就是这样走的。

我跟妻子说想辞工回家，实际上是对马上要失业的掩饰。被人劝退多丢人！可妻子的话，让我傻眼了。回不去是真的，面临失业是真的，未来不知怎么办也是真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尝试着给先前离职的同事打电话，看他们那儿有没有合适的岗位。得到的回复，都是千万别离职，只要公司没说让你走，活一天算一天。就算让你走，也得等到n+1赔偿。原本自信满满还有点傲气的我，这一刻彻底打脸了。

同学老余的儿子结婚，去祝贺，遇上同学阳春。我这才想起，他老婆曾画是公司管的一个物业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主任。他们小区与公司签的合同，马上要到期了，我试探着问她合同续签的事。曾画眉头一皱，说业

主委员会的人都不想续签了，想自治。言外之意，我们公司的服务不行，想换人。

想想这段时间在公司受的气，一听不要我们公司干了，顿时有点幸灾乐祸。

阳春与曾画住的山河锦绣小区，就是我们公司的。也是三个小项目合并的小区之一，项目经理一个人管了三个小区，还管得一团糟。这些，我早有耳闻。如今业主委员会对公司有意见，我心里暗暗高兴。

中午喝了点酒，分手时，我借着酒劲儿跟曾画提出，假若他们小区物业合同要续签，能不能优先考虑一下我？曾画听得一愣。都是同学，没必要隐瞒，就说了我的处境。阳春一听急了，连忙让曾画想办法。曾画眨眨眼睛，想了想说，可以试试。听到这话，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二

天气还不热，风吹在身上凉悠悠的。人事部经理打来电话，让我去山河锦绣项目上班。心一颤，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原本担心的事，这一刻如释重负。看样子，曾画帮忙了。

山河锦绣小区在中原路。是一个快十年的老小区。由于几年前下暴雨，水进了地下车库，淹了几十辆车，公司赔了不少钱。项目因此一直亏损。与附近两个不挣钱的小项目合并，让一个年轻人王星在管。项目虽小，五脏俱全，王星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我去报到时，他一见我，仿佛见到亲人一般，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周经理，早就望您来了。说完，在晨会上就把工作进行了交接。看样子，他也是不胜其烦。会一开完，人就走了。

客服小胡看着王星离去的背影，撇撇嘴道，就没见他来项目上开过晨会。小胡是老职工了，在另一小区做客服，因与项目经理关系紧张，刚从那边调过来。小胡是一个十二岁女孩的妈妈，她老公是铁路职工，家庭和谐，生活幸福。工程师傅老于在原单位管过后勤，后来学了电工，就干上了这一行。因为妻子生重病，八年抗癌，结果人财两空。老于后来又结婚了。他家一个儿子，对方一个女儿，两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现在的妻子在超市上班，组合家庭，也还算和谐。整个团队，保洁班是被投诉最多的。班长老叶，瘦黑，佝偻着背。可他还有一重身份——业主。王星一直想把他辞退了，考虑到小区合同续签问题，如果辞退他，有可能引发其它麻烦，就不敢动了。保安班长人虽好，可他马上要退休了，替他的人却没找到。团队就是这么个状况，一时压力山大。

晚上曾画打电话过来，问我到小区报到没有。我连声感谢。她嘻嘻一笑，问我用啥感谢。我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买一件酒送去？阳春本就是老板司机，跟官吃官，从不缺吃喝。买点土特产？可这个季节，也没啥特产。送钱？多少合适呢？我想想，这应该是公司的事。脑子转了几圈，问她想要啥？曾画说还没想好，但有一点，要认真做事，把小区搞好。这还用说，肯定啦！曾画又是一阵嘻笑。说有电话进来，便把电话挂了。我心里明白，曾画帮的忙是不能忘的。但现在献殷勤，有点为时过早。

公司安排我过来，已有人告诉我了，说是副总老景要求的。老景跟我不是外人，我是他招进来的。这次人事变动，他原本极有可能做一把手的。没想到原老总一退，集团

直接空降了一位武总过来。武总知道老景的能力，就一直防着他。我被边缘化，很可能就是与老景走得近的缘故。但有一点，老景知道我与阳春是同学，在关系运用和维护上，他应该是绝顶高手。武总知道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再大的仇，这一刻也得放下。何况他守土有责，丢项目，这话提都不能提。

其实在王星之前，还有一任负责人雷鸣。业主的车就是在他任上淹的。曾画曾直接对老景说，若雷鸣继续在小区干，合同就不续签了。可小区双报到党支部书记梁光挺支持雷鸣，听说上次业委会换届时，梁光当选业委会成员后，以为自己百分之百会被推选为业委会主任，没想到曾画当选了。梁光很失落，知道有人搞了小动作，对曾画很不满。但他不敢明里支持雷鸣。毕竟淹车在先。雷鸣被调到另外一个小区，干得也不舒心。据说他一心想回来，找梁光好几次了。梁光虽不是业委会主任，但他是副主任，又是双报到党支部书记，有管理和监督权。曾画干得好不好，梁光还是有话语权的。

如今我调到山河锦绣，雷鸣想回来的心思，一下被掐死了。梁光似乎盯上我了，时不时找碴儿，在业主群里发一些图片：地上有垃圾未清理；栏杆扶手有灰；小区不能牵绳晾衣服……问题层出不穷。

王星悄悄告诉我，梁光是喂不饱的。他在任时，梁光也是天天投诉。后来专门请他吃了几顿饭，又送了礼才稍好一点。可财务上没钱，餐费和礼品钱至今没报。小人，标准的小人。王星说。

对付小人，我还是有一套的。只是不知道这家伙上不上当，我心里没底。

开晨会前，我想起昨天有位业主家主水

管渗水，我让工程师傅老于到业主家看看是什么问题，想办法处理一下。

关羽是温酒斩华雄，老于倒好，上去没几分钟，就和业主争吵着下来了。

业主是位中年妇女，气得脸红耳赤，愤怒地问我，这是什么物业？老于申辩，我让她把管子外饰拆了，我一定给她修。老于又补了一句，她让我拆，维修后还要恢复原样，咋可能呢？业主有业主的想法，老于有老于的道理，可我只能拦住老于，让他别说话。女业主却像被激怒的斗鸡，冲上来还要吵。老于也不是省油的灯，看她得理不饶人，也不让了。两人又争起来。这个晨会算是开不成了，只能宣布散会，我把女业主喊到一边，问到底咋回事。女业主委屈地说，家里污水管渗水两年多了，每次找雷鸣，都给我打马虎眼，家里壁柜都淋变形了。今天你们师傅上去，非要我把包水管的东西自己拆掉，我一个女人有啥办法。我一看，老于已去了办公室，便劝她别生气，他不拆，我上去拆。看我是这个态度，她的火气消了。

女业主走后，我到办公室喊老于。老于还在生闷气，摇头说不去。我一听火一冒，刚要说话，老于改口说，已请另一个项目的水电工老张过来了。要干，让老张干。只要能解决问题，喊谁都一样。

不一会儿，老张过来了。我和老张上去，把主水管外饰砸掉，细看是主污水管弯头下方有裂缝，要换弯头，还要加伸缩节等等。我与老张一商量，到对面买回配件，老张慢慢施工，我便与女业主攀谈。

不聊不知道，一聊才发现，女业主原来就是小区党员风采人物榜的省报祝记者。她的好多报道，我都看过，这种人咋能得罪呢。

三

我赶紧给她赔不是，祝记者也有点不好意思，说自己的言语也有些过激，让我也别往心里去。老张把管子修好后，我与祝记者也成了朋友。

针对梁光处处挑刺的事，我已经有了主意：因为祝记者说过，她与梁光关系好。

没几天，老景那边传来消息，他请梁光吃饭，梁光又给我上眼药，说我的工作能力不行，小区管得不怎么样，他还想让雷鸣回来。我鼻子哼了几声，只差说我没管好，收费率咋会排公司前几名？老景劝我别生气，领导心里都有数，雷鸣回来是不可能的。老景的态度，让我心态平复下来。过后细想，在合同续签的关键时候，若不把这家伙拿下，后续还会有问题。

这段时间一直没雨，小区杜鹃树枝已干枯卷叶了，草坪也是一片焦黄。上午，我安排老于抓紧浇水抗旱，刚好碰上梁光过来，我想起了祝记者。因为前两天刚好遇上，我也没隐瞒，提到目前的工作困境，没想到祝记者侠义心肠，满口答应。今天碰上梁光，我找了个托词，说请他和祝记者聚一下。梁光一听是祝记者，眼睛里立马有了光。当即表态，祝记者去，他就去。有了这话，我当即订好酒店。

那晚我请的陪客，是市民政局的科长，也是我的堂弟。堂弟很给力，把梁光喝醉了，说话啰里啰嗦，走路迈起了八字步。不过梁光虽然喝醉了，在没喝醉前也表态了，以后都是兄弟，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堂弟向我眨眼睛，意思是可以。我点点头，看祝记者，她喝的是啤酒，人很清醒。赶紧表态，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我心想，有了祝记者和堂弟的关系，以后他多少要给点薄面吧。

事情远没有想象的简单。曾画打来电话，说业委会的人全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了。谁说的？我问曾画。曾画分析，雷鸣跟梁光关系好，肯定是雷鸣告诉梁光的。雷鸣想调回来，梁光对曾画有意见，他俩肯定巴不得让大家都知道。续签的事一下复杂了。我问曾画怎么面对质疑的。曾画说，我也没给他们好脸，说我老公与物业经理只是小学同学，好多年没来往了。再说，这跟合同续签有啥关系？我对曾画说，有水平！曾画还是担心，我给她打气，社区肯定不希望小区更换物业。因为就在附近有一小区，业委会强行更换物业，结果没一年，小区就乱了。地没人扫，垃圾没人收，常因交不上电费而停电。社区书记头都是大的。曾画说，她跟社区书记交换意见了，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叫我先等等，她还要征询业委会其它成员的意见。

没想到等来的结果竟然是：我们要想继续干的话，必须给地下停车场装上监控；必须恢复景观池的喷泉；必须在门口添一个岗亭；必须再增加一名保洁。

业委会的要求与公司节约开支的思路有冲突，怎么办？开始面对业委会，我一再说没钱。有个人说，你们可以不搞，反正有几家物业想进来，大不了让他们接手。我问曾画咋办，曾画说，这些你们必须做，哪有光挣钱不投资的。可钱从哪儿来？项目上一年就那么点预算。我郁闷了。

在公司会议上，老景通过算账，认为这个项目一年能挣近八万块钱，这次投入近五万，还有近三万的利润，合同签三年，后两年利润更好，完全可以。财务经理当即反对，

利润指标是集团定的，减利润没这一说。老景一见有人反对，脸色一下拉下去了。武总也不知咋办。气氛一下紧张起来，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财务经理打开预算让我看，问全年还有没有不需要开支的。我一看生活招待一项，可以动一下。消防设备设施支出一项，也可以动动，员工服装一项，可以动一半，可这些加起来也不够啊。我盯着财务经理问。财务经理说，你的往年欠费还有五万，能不能要回来？如果可以，增加往年欠费催收，钱就出来了。我看看老景，他原本紧绷的脸，突然缓和过来。武总一听在不动利润的情况下，增加往欠催收也可以，连忙点头。这样，所有的压力，就全压在我身上。

当我把公司同意业委会的建议告诉曾画后，曾画笑着说，我一直在维护你们，这事都不答应，神都没办法。

先易后难吧！我捋了捋思路，按照业委会的意思，先装停车场监控，再恢复景观池喷泉。至于增加保洁、建岗亭，慢慢来吧。

老景与曾画沟通后，跟武总汇报，决定给业委会所有成员开个会，顺便邀请业委会成员一起吃个饭，联络一下感情。老景让我做好会前准备。

会议期间，最爱挑刺的梁光非常配合，倒是业委会其它成员提了些不痛不痒的问题。老景一看时机已到，盛情邀请大伙聚餐。可能说了物业服务的各种问题，业委会成员都推脱有事不去，梁光反客为主，要求大伙必须去。曾画也说聚一次不容易，物业公司盛情，都参加吧。有了他俩说话，业委会七个成员全去了。聚餐时，我装了一晚上孙子，把自己喝醉了。

第二天中午，老景打来电话，说梁光要一件酒，让我买后抓紧时间送过去，酒是四百多一瓶，光酒钱都得两千多元，曾画那儿也得准备一笔钱，最少上万，还得瞅机会给她。老景让我抓紧给领导发邮件，说明情况申请费用。老景说完，我明白了，梁光果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有，昨晚上花了近两千，又要给老梁买酒，还有曾画……唉，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不办吧，这是工作；办吧，又要自掏腰包，什么时候能报销，还是个未知数。我真想骂娘，一位同事劝我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为了谁？谁都不为。为了这份工作，为了家。我把脚一跺，骑上摩托车，向烟酒批发市场奔去。

四

晚上，有一业主遛狗没拴绳子，吓到业主了。被吓的人发图片到业主群里，责问物业为啥不管？跟聊天一样，有人提出话题，就有不嫌事大的人加入讨论。七嘴八舌，顿时热闹起来。可说着说着，全扯到物业管理上了。梁光@我，问这事咋办？我赶紧回复，已报告社区民警了。在回答他之前，我确实微信了社区民警，请求支援。随后，也把聊天记录截图发给了梁光。梁光很聪明，在群里回了一句：物业经理已跟社区民警说了，明天会有人过来处理，大家就别再说了。梁光话一出，群里安静下来。随后梁光微信我，周经理，我够朋友吧！我赶紧发了个握手感谢的表情包，他嘿嘿笑。

交朋友难，交真心朋友更难。梁光与我的关系，就是这么形成的。

老景问我，合同续签的事，向公司领导

请示没有？我点点头。可利润不让减，还要搞这么多建设，我是一肚子苦水，老景让我跟财务经理再沟通一下，岗亭也得抓紧搞。

建岗亭是业委会另一个副主任于显提出来的。曾画一直说这个人正直。在接触中，我也感觉到他是个做事的人。于显表态，岗亭做两个，大门口一边一个。钱呢？业委会掏钱建一个，物业公司掏钱建一个。针对固定资产投入，一个服务型企业，就那么点物业费，按法律法规任意条款，都没有义务。可于显说话硬气，你们不干，有人干。言外之意，已有几家物业想进来。老景知晓里面的利害关系，赶紧点头答应。可落实呢，全成了我的事。

于显的朋友是做简易工棚的，做岗亭也是行家。这是于显告诉我的，关系要照顾。我让他报价，他问做几个？我说，你不是说业委会做一个，我们做一个吗？于显反问道，你们老总不是说公司不差钱吗？这明明是固定资产投资，我一个服务企业……不想跟他争了，问他做一个啥价？他可能也感觉到我的态度，说做一个五千多就搞得下来。若搞不下来咋办？他犹豫了一下，让我报八千。他请人来做。其实我早到市场上问了，五千元左右的价是合理的。于显的心思，我明白得很。比起别人赤裸裸地要钱要物，他玩了个迂回包抄。我把这情况跟老景说了，老景无奈地骂了一句。他骂归骂，但也让我赶紧施工，说合同还没签呢。

我跟于显说，抓紧时间安排人进来施工，建岗亭的事公司同意了。于显连声说，我来安排，我来安排。

可安排了几天，人影都没见到。我跟曾画说这事，曾画劝我，只要他答应了，你就

别怕。我把情况跟老景说了，老景劝我，人家正掐着我们呢，忍了吧！

可于显这事忍了，公司人力资源部那儿卡住了。这个项目，因为人事费率过高，一个水电工程师傅，还要与另一个小区共享，如今再增加一个保洁，人力资源部经理不同意，老景跟她吵了起来。

武总听说后，专门为这事开了会。会议决定，无论多大困难，不能丢根据地。言外之意，人力资源部也必须配合，集团公司领导那里，他来沟通。

五

曾画问我，关于合同续签征询业主意见的事咋办？我说征询业主意见，也是你们业委会主持，物业公司去做不太合适吧。曾画一听，有点不耐烦了。丢下一句：这事，反正你们得给我弄好。

曾画不在小区住。她老公在一央企做监理，长年在外地工作。为了儿子读书，两人一直两地分居。儿子上大学后，老公把她招过去，在他们单位后勤做文员。她被选上业委会主任，就是因为她原来做过物业。曾画算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明明是业委会的事，非要我来做，我觉得有点好笑。

给老景汇报这事，老景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发一个合同续签征询业主意见的告知书，公示期七天。如果百分之七十的业主没有异议，就可以续签。我觉得可行。

我把老景的意思转给曾画，被她否了。她说上一次续签合同时，雷鸣专门建了个业主群，通过微信投票最后通过的。你就用这个方法。我当即反对，人家雷鸣在这儿干了

近十年，有群众基础，我才来几个月，你觉得这事能行吗？曾画一看我这态度，有点接受不了，只差问，这小区谁说了算？可能碍于情面，丢下一句：我不管你咋弄，你得保证我续签是合法的。

没办法，只能再次问老景。没想到，老景也认为曾画说得有道理。我一听就急了，这不是两面派吗？可话又被我生生憋了回去。老景又跟了一句，只是把我们的担子加大了。行吧，就按她说的干，我来设计征询业主意见的表格。一天后，老景把表格传过来，我传了一份给曾画，她没回我，看情形，她默认了。我让小胡打出来。开了个会，通知大家落实下去。

星期三去公司开会，从武总、老景，到其它部门领导，都在问小区的情况。

我耐着性子，把曾画的意思给他们解释一遍。没想到，散会后老景专门找我，说有朋友告诉他，梁光这家伙贼得很，说不定会冷不丁蹦出个幺蛾子，抓紧时间签字，免得夜长梦多。他敢！我不服气地回了一句。一想我亲自买的好酒送给他，还有先前礼品招待……他真要耍心眼子，我也不怕。大不了鱼死网破。老景一看我语气有点冲，一再叮嘱我，小心无大事。话说到这份上，也是为我好，只得答应抓紧时间签字。

我回去跟客服小胡一统计，业主同意续签合同的，基本上已签一半了，再使点劲，努力签到一大半，也算有个完美的结果，可以交差了。

曾画听闻签字已经过半，也很高兴，在电话里叮嘱我抓紧点。只要字一签完，后面就可以持续推进了。

害怕夜长梦多，我把签字任务再次量化，每个员工必须完成签字任务。大伙一见我虎着脸，都老老实实接受了任务。还是人多力量大，五天的任务，三天就完成了。

晚上，我在电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曾画。电话那头闹哄哄的，只听见麻将哗哗啦啦的声音，曾画在打麻将。她嗯嗯两声，说知道啦，便把电话挂了。

以我对这个事情的评估，曾画这个星期不回来处理这事，下个星期一定会回来。没想到三个星期过去，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问老景咋办？老景问我，给曾画的东西给了没？我摇摇头。老景说，问题肯定出在这儿。知道我已给公司领导发了邮件，他便安排我抓紧时间找财务申请费用，然后给她送过去。乖乖，问题原来出在这儿呀！何止这些，她从外地回来，坐高铁的钱都是我给出的。人家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你以为你是谁呀！老景的话让我醍醐灌顶，赶紧回去向财务要费用。

八月七日立秋。有专家解释，今年立秋在上午八点过九分。一立秋，凉嗖嗖。下午下班后，我用微信转给阳春一笔业委会活动经费。阳春秒收，随后告诉我，曾画这两天就回来，让我把合同准备好。我苦笑一声，回了个谢谢老板的表情包。

刚出办公室，一抬头天上乌云密布，有雨点稀稀疏疏落下来。我骑上摩托车赶紧往出租屋走。雨点密集起来，柏油路上瞬间溅起了水雾，一股土腥味直往鼻子里钻。我赶紧停下摩托车，从后备厢里拿出雨披穿上。漫长的苦夏，总算要过去了。

村里有事

■ 李云飞

铁公鸡

铁公鸡的真名，叫张发财。他的家在黄金村，自己则在外面闯荡。

黄金村是个只有两百多人的小村，虽叫黄金村，但名不副实，穷乡僻壤，是个鸡不生蛋的地方。张发财自打认得“黄金村”这三个字起，就开始纳闷，老祖宗把这个村叫黄金村，是不是想发财想疯了。

眼看过了而立之年，张发财还是没能立起来，守着这片黄土地，刨了十几年，也没有刨到黄金。

张发财着急呀，再这样下去，兜里没有俩钱，恐怕连老婆都讨不到，爹妈还眼巴巴地等着抱孙子呢。

有热心人给张发财介绍了个对象，是邻村的周嫂。周嫂前几年男人没了，虽说带着两个拖油瓶，可一听说给她介绍的人是黄金村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百个不愿意。这也怪不得周嫂，黄金村这地方，谁见了不摇头？媒婆劝了半天，周嫂看她的面子，才勉

强同意意见面。

本来没抱什么希望，毕竟是去相亲，周嫂还是打扮了一番，跟着介绍人，到张发财家摸门户。

此时，黄金村大雨初晴，远山如黛，薄雾缭绕。眼前的美景，深深地吸引了周嫂，她的心情顿时大好。热心人一看，有戏！

哪知，刚进村时，周嫂脚下一滑，摔了个仰八叉，弄了一身黄金村的特产——黄泥巴，气得直接就扭头回去了。张发财还眼巴巴地在家里等着，连对象的面都没有见着，好事就黄了。

年轻轻的，老待在这穷山恶水之地，也不是个办法，天下之大，自有留爷处。那年春上，张发财扛起背包，决心出门闯江湖。看那架式，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气概。

张发财在外面折腾了几年，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上吃苦耐劳，拼命打拼，还真发财了，他在广州买了车，也买了房。这时，她才从心里感谢他爹，给他起了个好名字。

张发财的姑妈六十大寿那天，他从广州回到黄金村，开着锃亮的小轿车，还带回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村民们有的说他的老婆比他小十几岁，有的反驳说不止不止，看上去可以当她爹了，把村里的那些老光棍馋得要命。

人们都想，亲姑妈大寿，张发财肯定要随一份大礼。都知道，姑妈待他跟亲儿子一样。张发财小时候有次掉到堰塘里，眼看水就没顶了，是他姑妈揪着头发提起来的。不然，这世上肯定就没有张发财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张发财只随了两百元的礼。他姑妈心里虽然有点想法，倒也没说什么。老人还在想，兴许侄儿在外面遇到难处了呢。乡亲们却看不过去，个个替他姑妈鸣不平，都说张发财为富不仁、薄情寡义，仿佛是在为自己的亲姑妈出气。

从此以后，大家背地里都不再叫他张发财，而改叫铁公鸡了，好多人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发财了。

张发财发了财，黄金村也在发展。

这几年，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黄金村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黄桃产业，黄金村的黄土不能生黄金，但特适合长黄桃，“黄金”牌黄桃一炮走红。

产业旺了，来拉黄桃的大货车络绎不绝，黄金村的泥巴路，已经承受不住了。晴天坑坑洼洼，雨天一路泥巴，好多大车司机一听说要来黄金村，都不接这活儿了。黄金村的黄桃，好多都烂在地里。村支部张书记急呀，保守点算，修路也需要三百万元，他天天在想法子筹钱。可是，法子想完了，钱只筹到了一半。

修路可是个肥差，城里有好几个老板都

愿意垫钱，只是价钱高得离谱。按照他们的条件，路修好后，给不了尾款还要付高息。张书记一算账，又不敢让他们修了。

张发财得到这个消息，连夜赶了回来，带上好烟好酒，找到本家哥哥张书记。

张发财嘴甜，左一声哥，右一声哥，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路你就让我修吧。他开出的条件，一是不抬高价；二是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还不计利息。

张书记有些动心了，但又怕张发财耍什么滑头，会不会半路加价，这可是没良心商人的惯用伎俩。张发财是个猴精，他又抓紧拜访了村委会其他几个人。这么聪明的人，不发财才怪呢。结果，公开招标时，张发财毫无悬念地中标了。因为，他开出的条件，让别的老板望而却步。

乡亲们知道张发财要回老家修路，就等着看笑话，看这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到底如何收场。张书记也隐隐有些不安，他会不会弄个豆腐渣工程？又想想，有白纸黑字的合同在，不怕张发财不按规矩办，他甚至想好了，万一不行，就打官司。

从开工那天开始，张发财每天都守在工地上，事无巨细，精打细算。几个月下来，晒得只有牙齿是白的，人也瘦了不少。乡亲们看在眼里，不禁有些感慨，想赚俩钱，也真是不容易呀！

感慨归感慨，可大家一点也不同情张发财，都说他人黑心也黑，想钱想疯了，请个人帮他打理，轻松赚钱不好吗？

路终于修好了，专家前来验收，都连连称奇。这条路的质量，已经相当于省道的标准，比合同书上约定的标准还高，自然是一致通过。张书记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但马

上又为付款的事操心了。

通车典礼那天，县乡领导都来了，乡亲们也都来了。

仪式开始后，县领导讲完了，乡领导讲完了，村里的张书记也讲完了。领导们想得很周到，让张发财也讲几句。

张发财就也在仪式上讲了话。因为对他有成见，他究竟讲了些什么，谁都不在乎，谁都没注意听。倒是他最后的一个举动，把村里人惊呆了。只见他从包里掏出张书记给他打的欠条，先让张书记看一眼，随即一把撕成碎片，朝空中撒去。纸片像礼花筒里喷出的彩纸，漫天飞舞。

车神

这两年，黄金村在修铁路。修铁路就要用石头，黄金村不产黄金，就产石头。

石头在山上，铁路在山下，把石头拉到山下，才能赚钱。

黄金村山路绕着山坳转，山高路陡，把石头运下山，那是个玩命的活儿。

这活儿，也只有虎哥能干。虎哥开车，真如猛虎下山，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但从没出过事故，人称车神。

虎哥喜欢看赛车，他是把货车当赛车开。

一天傍晚，虎哥拉着一车石头下山。突然天降暴雨，砸得车窗噼啪响，四周一下子黑得像泼了墨，泥水裹住车轮飞溅。

虎哥攥紧方向盘，把眼睛睁到最大，货车在雨里颤巍巍地前行。突然，前方出现一个黑影，虎哥来不及避让，“砰”的一声，黑影被撞飞到路边沟里。

不好，出人命了。

虎哥一惊，双腿忍不住颤抖起来。他赶忙下了车，借着灯光四下里瞅瞅，没发现什么情况，疑心自己撞见鬼了。四周黑黢黢的，他有点害怕，上车一加油门，跑了。

路上，虎哥一会儿确定自己撞人了，一会儿又否定了。就这么确定了又否定，否定了又确定，恍恍惚惚往家里赶。

虎哥年过三十仍光棍一条，父亲东凑西拼，给他买了这辆大货车，让他自己赚钱娶老婆。也是虎哥运气好，赶上了修铁路，生活刚有了点儿起色，就发生了今晚的事。他忐忑不安地回到家，父亲依旧还没有睡。母亲死得早，虎哥和父亲相依为命。每次虎哥出车，父亲都要等着他回来，直到看他把车开进院子，才能安然入睡。

一进家门，父亲看他神色有些不对，便问他：“你今天咋的，是不是生病了？”虎哥敷衍道：“今天下雨，天黑路不好走，开车有点紧张，没什么事。”

“那就吃饭，吃完早点洗了睡。”

看到父亲为他准备的热气腾腾的饭菜，虎哥心情有点复杂。

第二天，村东头二蛋在那条路上被车撞死、肇事者逃逸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虎哥听见这消息，顿时紧张了。

二蛋走了，丢下孤儿寡母，可怎么生活？乡亲们都在为二蛋的媳妇、孩子叹息。

父亲问虎哥：“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昨晚开车撞死了二蛋？从你一进门，我就看到你有点不对劲。”

“怎么可能是我呢，我的技术您还不清楚吗？车神哪，可不是白叫的。”虎哥回答得十分自信。

父亲没有再问。

晚上，虎哥失眠了。如果现在承认，主动去自首，也是肇事逃逸，同样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留下父亲孤零零一个人，他后半辈子怎么过？如果缩起头来，纸里终究包不住火，真要被人发现是自己撞的，不光难逃法网，也太不像男人了。种种后果叠加在一起，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心上，有种快要被压窒息的感觉。

第二天天刚亮，虎哥开车来到那晚出事的地方。来来回回转了半天，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条流浪狗的尸体，顿时高兴得蹦了起来。哎呀，那晚撞的，就是这条狗。万幸，二蛋不是我撞死的。

二蛋死了，虎哥本来挺难过的，确认不是自己撞的时，虎哥又不那么难过了。

开车撞死人了，那还叫车神吗？虎哥拽拽地想。

没有了二蛋，可苦了他老婆小红。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十几亩地要耕种。孤儿寡母的，往后可要受罪了。

说起来，虎哥和二蛋还是同学，看到小红像个男人一样支撑着这个家，很欣赏很佩服，心里有种莫名的感动。

一天，虎哥开车路过小红家的农田，看到小红独自在田里割麦子，汗水湿透了衣服。他想都没想，停下车，跳到田里，挽起袖子，二话不说就帮忙割起麦子来。

小红急了，说：“虎哥，你开车挣钱去，我一个人能行。”

“你一个人怪辛苦的，反正我现在也闲着，能帮你干一点是一点。”

“那多不好意思。”小红低声道。

两个人不再说话，低头默默地割麦子。有了虎哥帮忙，麦子很快就割完了。

从那以后，小红的田间地头，经常出现虎哥的身影。虎哥的车闲下来，就去地里帮小红做活。村里人看见了，都夸虎哥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说二蛋有这样的同学，也该含笑九泉了。

小红经常到镇上去问有没有找到肇事凶手，可惜每次都失望而归。虽然，警察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凶手，却苦于证据太少，久久无果。

都说感情是在劳动中产生的，一来二去，虎哥被小红的坚强吸引了，小红也被虎哥的热心所感动，两人渐渐有了异样的感觉。虎哥想，如果我和小红结了婚，照顾二蛋一家老小，也不枉跟他同学一场。

虎哥想和小红结婚。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本以为，父亲会反对的，一个大小伙子，娶一个寡妇，这事传出去，在黄金村是要被人笑话的。

没想到，父亲不仅同意了虎哥和小红结婚，还同意让他入赘。虎哥和小红结婚时，父亲拿出全部积蓄，把婚礼办得热热闹闹，请大戏唱了三天，把小红感动得一塌糊涂。

虎哥和小红恩恩爱爱，形影不离，让人羡慕，村里说闲话的也没有了。

结婚没多久，小红突然收到了公安部门的通知。原来，撞死二蛋的肇事司机找到了，他交代了撞死二蛋的经过。

一年后，虎哥和小红有了自己的小孩，一家人过得甜甜蜜蜜。

能 豆

在黄金村，人们把什么事都想争个赢、都要逞能的人叫能豆。高端就是个能豆。别

人有的他要有，别人会的他也要会，不然觉都睡不着。

有次，村里来了支义务诊疗队，医生说游泳是最好的运动，现在很多人都在游泳健身。高端听在心里，就也想学游泳。可他在家被看得娇，小时候他妈连水都不让他沾，是个地道的旱鸭子。

高端来到村头水库，用一根麻绳系在腰里，另一端拴在岸边的树上，扑通扑通学起了游泳。就这么早扑通晚扑通，还真让他给学会了。

光会游不行，还要讲究速度和姿势，这事可不能让别人比他强。高端在池塘边逮了只青蛙，请来蛙泳鼻祖，放进一个大盆子里，青蛙在水中游，高端在旁边伸手蹬腿，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时间久了，果真揣摩出蛙泳真谛。现在，高端不光会游泳，速度在村里也应该排第一位。当然，这只是他自己的预测。村里没举办过游泳比赛，他这个第一还没被人确认。

看到车神虎哥车开得那么好，高端也想学，就报名上了驾校。可他胆小，一个人连方向盘都不敢摸。但如果副驾座上坐个人就心安，就敢摸方向盘了。为此，他常被驾校老师数落，说我不可能一辈子都跟着你。

高端想了个办法，在镇上买了个布娃娃，放到副驾驶座上。这样他胆子就大了，一个月连过三关，一气呵成拿到了驾照。从此，高端的车上始终放着一个布娃娃，副驾位上没人时，他让布娃娃坐在上面。这么多年，高端开车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连分都扣得少，和虎哥有得一拼。

村里有个小广场，隔壁二大爷经常在这里打鞭子。二大爷的鞭长三米，只要他用力

一打鞭子，鞭子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随即发出清脆的声响，震撼着人们的耳膜，同时，也震撼到了高端的心。

据说，二大爷当八路的时候，有回战斗时子弹打光了，他拿出长鞭一挥，十几个鬼子都不得拢身。那一仗，他荣立了二等功。

二大爷会打长鞭，他高端却不会，那怎么行呢？于是，高端决心学打鞭子。他向二大爷借鞭子试一下，二大爷说注意点，弄不好会伤到自己。高端笑笑说，咱是游泳健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小事一桩。

高端猛一扬鞭，啪的一声，鞭子响是响了，只是响的不是地方，在他脸上响了，顿时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血印。

朋友们看到他脸上的血印，都笑他，怎么嫂子这么厉害，把你脸上抓那么深的一道沟。高端心里傲气，低头不语。

一天，小广场出现了一个怪人。此人戴着摩托车头盔，穿着军用大衣，手持长鞭，胆小的吓得不敢出声，以为是个神经病医院跑出来的病人，胆大的围着看稀奇。怪人不是别人，是咱们的高端先生，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高端全副武装，鞭子伤不着他了。只见他右手执鞭，运气定神，用尽全力向空中打去，这下鞭子没打在脸上，而是打在身上，军大衣瞬间开花。

高端就这样执着地练习着，日复一日。等鞭子在空中叫出声时，高端的军大衣已经破烂不堪，棉花全被他打飞到空中，如同雪花在他身边飞舞，像一个侠者在漫天大雪中练鞭，画面感十足。

县电视台举办绝活儿比赛，高端闪亮登场。他鞭子一甩，气势恢宏，居然一鞭三响，

夺得了头魁。高端就有些洋洋得意，感觉天下没有他不会的事儿，无所不能。

在一个雾蒙蒙的早上，高端的弟弟从北京给他打来电话，说自己接了个小活儿，需要两万块现金周转一下。还一再保证，一个月，就用一个月。

弟弟是个爱折腾的人，好不容易供他考上大学，在京城有了份好工作，硬要下海做生意。妈不放心他，就跟了过去，说是要好好看住他。

弟弟说得恳切，高端就答应了。哥帮弟，天经地义，谁叫他是哥呢？如果他是弟，估计不会答应得这么干脆。

本来，从支付宝、微信上转个账，也就行了。可高端想妈了，加上他也想上京城转一圈，就决定亲自送过去。

从家里到京城，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最好有个伴，不然带着钱不放心。如果叫别人作伴，就是给他出路费，也不一定有人愿意去，和老婆一起去，又放不下家里。他突然想到，村头马哥的儿子在京城上班，听说混得还不错。对，问问他想不想去看儿子。他没料到，马哥一听，竟满口答应了。高端窃喜，总算找了个“保镖”。

转了几次车，到了火车站，两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买了硬座票，哐当哐当地向北京进发。高端把钱放在贴身衣兜里，但他还是不放心的，就警惕地观察车厢四周，仿佛每个人都是小偷。

到了晚上，高端更不敢睡觉。虽说带了

个“保镖”，毕竟是免费的，再者，他也没给马哥明说，真要被贼娃子偷了，人家也不可能对他负责。

夜深了，高端眯着眼睛靠在座位上，朦朦胧胧之间，感觉有人在摸他的口袋，他猛地睁开眼，果然有人在偷他的东西。小偷见高端醒了，并不慌张，若无其事地走开了。高端一摸贴身衣兜，还好，钱还在里面。只是，他不敢再睡了。

后半夜，高端有些迷糊了。他下意识地摸了下衣兜，钱不见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声惊醒了自己，原来是个梦。虽说是个梦，却吓出了一声汗。

高端抬头四下看了看，一车厢的人都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只有马哥瞪着眼睛，没有一丝睡意，真像个敬业的保镖。高端觉得，找他做伴，算是找对了。

终于到了京城，高端深深地吸了口气，北京的空气真好。

火车站离马哥儿子租住地很近，只有两站路。马哥让高端先陪他去看儿子，然后一起再去找高端的弟弟。

两人进了马哥儿子的门，马哥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缓缓解开身上的布条，再打开一个鼓囊囊的布袋，对儿子说，这是五万块钱，你再凑一凑，拿去交房子首付吧。

高端傻眼了。他心里五味杂陈，没想到自己能了一辈子，本想算计马哥的，反倒给他当了一路保镖。

回 声

■ 朱红艳

昭明小说

回 声

林薇在第七次相亲后，遇见了陈序。

三十三岁的陈序，像一本装帧清雅却透着旧折痕的书，引人探究。他是建筑设计师，收入优渥，气质沉静，眉宇间有种被生活打磨过的温和。

他会记得林薇不爱吃香菜，过马路时总是下意识地将她护在里侧。倾听她工作中的琐碎烦恼时，眼神专注得像在研究一份珍贵的图纸。

唯一的瑕疵，是他曾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五岁的女儿，眼下跟着前妻过。

二十四岁的林薇，耳边不时回响着母亲的告诫：“头婚夫妻同心肝，二婚夫妻隔心肠。”可陈序的好，像初春的暖阳，不炽烈，却足以融化犹豫的薄冰。她想着，先处处看吧，感情的事，谁能说得准呢？

相处越久，陷得越深。陈序话不多，却是个极好的听众。林薇那些叽叽喳喳的快乐与烦恼，在他那里总能得到温柔的回应。

他待她，有种小心翼翼的宠溺，仿佛她是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当他偶尔因她贴近

耳边的私语而微微愣怔，耳根泛红时，林薇心里会升起一种奇异的满足感，仿佛自己拥有某种唤醒他的力量。

那晚，他们看了一场关于错失与重逢的爱情电影。散场时，林薇眼圈微红。影院的灯光亮起，人潮涌动，陈序忽然俯身，一个火热的吻落在她的额头。

周围的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林薇羞赧地埋进陈序的怀里。那一刻，他胸膛的温度和心跳，让她生出一股勇气——或许，她可以说服所有人，包括她自己，去拥抱这份感情。

宵夜时，林薇也喝了点酒。她借着微醺撒娇，让陈序背她。到了公寓楼下，她搂着他的脖子，主动吻上他的唇。

“陈序，我喜欢你，好喜欢。”林薇借着酒意，将心底的话说出来。

陈序身体微僵，没有回应她的“喜欢”。

“你呢？你喜不喜欢我？”她不依不饶。

夜风拂过，带着凉意，也送来了他低沉的回应：“喜欢。林薇，我很喜欢你。”他的

声音里，有一种克制的郑重。

转折发生在一周以后。林薇陪闺蜜参加一个聚会，席间，有人对林薇颇感兴趣，并刻意示爱。她却坦然宣布：“名花有主啦。”

众人起哄要看照片，林薇便简单介绍了陈序。

“在设计院那个陈序？”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惊讶地问。

“对啊，你认识？”

“哎哟，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他家的传奇！”男人语气夸张起来，“他之前负责的项目，就是那个云顶美术馆，听说没？当年出过大事！”

饭桌上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

“他当时是项目核心成员，好像是为了赶进度还是别的什么，反正违反了安全操作规程，结果施工时出了事故，一个工人当场没了。最惨的是，那工人的老婆当时正好去送饭，亲眼目睹了那个事故。因为受了刺激，精神恍惚，没多久就出车祸也走了，留下个老母亲和三四岁的孩子……”

林薇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下来。她问那个人：“后来呢？”

“后来？调查结果是他负主要责任，职业生涯差点完蛋，赔偿几乎让他倾家荡产。虽然没坐牢，但名声是臭了。在此之前，他都快升合伙人了。现在嘛，也就那样了。那家人的老母亲，现在还时不时去他们单位门口，找他要说说法。”

林薇感觉血液一点点冷下去。“真的……假的？”

“你上网搜搜看，本地新闻当年报道过，虽然用了化名，但圈内人都知道是他。”

林薇颤抖着手指，在手机上搜索关键词，年代有些久远，但她还是找到了几条模糊的报道，细节虽不详尽，但时间、地点、项目名称、事故性质都对得上。一种冰冷的现实感攫住了她。

“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朋友们七嘴八舌，“这种男人，说好听点是疏忽，说难听点就是间接害死人啊！”

“他出事后，事业毁了，还背着一身良心债，你跟了他，不是一起背债吗？”

“找男人，还是要找身家清白的，这种身上背着事儿的，后患无穷！”

林薇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朋友们口中的陈序，与她认识的那个温柔、体贴，连说话都怕惊扰了她的陈序，仿佛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她鬼使神差地拨通了陈序的电话，约他出来喝茶。

他来了，依旧是白衬衫，头发清爽，眼神清澈。只是在她红肿的眼睛看向他时，那清澈瞬间被一种痛楚所击碎。

“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他的声音有些干涩。

“嗯。”林薇低下头，眼泪砸在桌面上，“我想听你亲口说。”

陈序沉默了很久，久到林薇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终于开了口：“传说是真的，事故也是真的。一个家庭……因为我的错误，碎了。我无法辩解，也无法挽回。”

“为什么？为什么要违反规程？”她抬起泪眼，希望他的回答能粉碎所有的传言。

“那时候年轻，急功近利，总觉得按部就班太慢，想走捷径，想证明自己……”他苦

笑了一下，“这代价太大了，大到我用一辈子都偿还不了。”

他告诉她，这些年来，他除了法律判决的赔偿，还一直用自己的方式补偿对方的老母亲和孩子。“我知道，弥补不了什么，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林薇的心揪成一团。她理解他的悔恨，甚至能感受到他那份沉重的负罪感。可是，理解是一回事，承担是另一回事。她仿佛已经看到，如果选择和他在一起，未来将要面对的指责、同情或鄙夷的目光，以及那个破碎家庭阴影的永恒笼罩。她的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无视这一切。

林薇提出了分手。这个结果，陈序似乎早有预料，他没有挽留，只沉默了片刻，然后提出一个请求：“一起吃顿饭吧，就当……好好告个别。”

他订的餐厅，是本市最高的旋转餐厅，林薇曾经在闲聊时提过，幻想有一天能和喜欢的人在那里共进晚餐，看城市灯火。她知道那里的价格，也知道陈序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

“不用破费……”她下意识地拒绝。

“就当是……圆你一个梦，也让我……往后稍微安心一点。”他的语气，带着不容推辞的恳求。

林薇还是去了。餐厅的环境，奢华得令人拘谨，夜景璀璨，却无心欣赏。食物精致，却味同嚼蜡。她看着他细心地将牛排切成小块，动作优雅，指节灵动，想起这双手曾温柔地拂过她的发丝，心中痛不可抑。

“为什么……当初不能再谨慎一点？”她忽然开口，声音有些尖锐，“是不是你们男人

为了所谓的事业，都可以不顾底线？”

陈序切牛排的手顿住了。

“那个工人的妻子……她看到现场，该有多绝望？”林薇像是在问他，又像是在问命运，语气里带着一种不甘的怨愤，“你是不是也觉得，只要赔了钱，心里就能好过一点？”

陈序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是一种被戳到最痛处却又无法辩白的绝望。

林薇意识到自己的残忍，失声痛哭：“对不起……陈序，就到这里吧，往后，我们别再联系了。”

陈序缓缓点头，将最后一块切好的牛排放到她盘子里，然后起身去了洗手间。他去了很久，回来时，神情淡然，眼角残留着未擦净的水痕。

大街上，晚风凛冽。陈序没有提出送她，只是脱下自己的外套，轻轻披在她肩上。“晚上冷，别着凉。”说完，他张开手臂，轻轻地抱了她一下。“林薇，对不起。我不该……不该耽误你。”

她明白他的意思。他对温暖和爱的渴望是真实的，但他觉得自己不配拥有。靠在他肩头，闻着那熟悉又令人心安的气息，有一瞬间，她几乎想不管不顾地留下来。可理智告诉她，在她的价值观里，这样的过失和其严重后果，是她脆弱的肩膀无法承担的。她无法像那些传奇故事里的女主角，拥有对抗整个世俗舆论和道德评判的勇气。

网约车到了，他为她拉开车门。

“砰”的关门声，像一道界限，将他和他的世界隔绝在外。她从后窗望去，他穿着单薄的衬衫，站在寒风里，身影落寞，像一棵

孤独的树。

回家后，她在闺蜜群里发了消息：“分了。”

群里瞬间炸了锅，满是恭喜清醒、脱离苦海之类的欢呼。这些人欢呼之后，还要追问细节：“他怎么说的？没纠缠吧？”

“有没有哭惨博同情？”

“以后小心点，这种心理有阴影的人，说不定会报复社会。”

她看着屏幕上那些带着关心、却也无比现实的字眼，默默地已经将打好的“他其实很痛苦”这句话，一字一字地删掉，最终只回了一句：“吃了顿饭，说清楚了。”

她加入了她们的阵营，共同完成了对这场错误选择的切割，甚至因此获得了一种融入集体的安全感。

几个月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林薇开始和一位程序员交往。对方性格踏实，经历也简单，没有任何复杂的历史，是公认的适合结婚对象。相处平和，谈不上多么心动，但也挑不出毛病。或许，这样平淡安稳的生活，才最适合她吧。林薇这样告诉自己。

一天午休，同事们在办公室闲聊，提到一则本地新闻，关于一个设计师多年如日照顾事故受害者家属的报道。林薇的心猛地一跳。

她点开新闻链接，看到了陈序的名字。报道里说，他这些年一直负责那位母亲的生活和医疗费用，老人患病行动不便，他几乎每周都去探望她，帮忙处理各种琐事。邻居们从最初的指责，到后来的感叹。文章用了一个词：“救赎”。

同事们议论纷纷：“这是在立人设吧？”

“谁知道呢，也许是真的良心发现？”

“反正代价够大的。他这一辈子，算是被套牢了。”

林薇关掉了页面。她知道，这不是表演，这就是陈序。那场悲剧的每一个细节，都早已刻进他的骨头里。他错在最初的虚荣与侥幸，而之后漫长岁月里的煎熬与偿还，是他选择背负的十字架。

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力不从心的漩涡，一旦被卷入，便很难再挣脱。

一个周末，林薇和男友去公园散步。秋高气爽，银杏叶金黄。在一个拐角，她忽然看到了陈序。

他推着一辆轮椅，上面坐着一位白发苍苍、面容憔悴的老妇人，应该就是新闻里说的那位母亲。他微微俯身，似乎在耐心地听老人说着什么，侧影依旧清瘦，却给人一种莫名的力量感。

陈序仿佛有所感应，回过头来。

目光穿越熙攘的人群，短暂相接。没有言语，没有表情，甚至没有任何情绪流露。那一眼，仿佛只是一个短暂的定格。然后，他自然地转回头，继续推着轮椅，缓缓融入金色的光影里。

林薇怔在原地，男友拉了拉她：“看什么呢？走吧。”

她回过神，挽住男友的手臂：“没什么，看到一只鸟飞过去了。”

林薇的心底，却有一个声音在回响：那场如惊涛骇浪般席卷过她青春的爱情，或许从未消失，它只是沉入了时间的海底，化作了生命里一道沉寂的遗憾。

一粒黄豆

■ 温新阶

秋日的午后，太阳竟然还像一个初恋的小伙子，肆意地释放着浑身的热量。没有风，成熟的苞谷睡眼惺忪，披头散发，正等着主人去抢收。

此时，母亲还顾不上收苞谷，那一坡黄豆的豆荚似乎经历了分娩的阵痛，一粒粒黄豆已经破荚而出了，饱满圆润的黄豆掉落在泥土里，像新生儿一样招人疼爱。

母亲很着急收割那些黄豆，但她现在还不能碰它。这会儿，秋老虎余威还在，豆秧被晒得焦枯，只要碰一下铃铛般的豆荚，黄豆们就会争相蹦出。母亲耐心等待，等待太阳落山，等待月亮升起，等待夜露从四周的松树林慢慢涌出，将豆荚浸润得潮了，软了，在夜色下收割那一坡黄豆。

母亲最懂那些黄豆，从一开春，播种、锄草、施肥，都是她一手侍弄的，她知道它们现在正急于脱离豆荚，走进另一个世界，去经历属于自己的生活，去体味每一粒黄豆应该体味的快乐和痛苦，去成就另一种生命形态……

磨膏豆腐

我每次回老家，经过秀峰桥小镇时，都会推开一扇门，挑起那方蓝布门帘，走进张纯轩的豆腐坊买豆腐。他制作豆腐时，虽然用干湿磨代替了石磨，但他坚持用柴火烧煮豆腐浆，打出来的豆腐就有一股小时候吃过的香味。现在有一种制作方法，不再用火加热豆腐浆，而是用蒸汽发生器将饱和蒸汽捅进装豆腐浆的容器中，把豆腐浆冲“开”，这种豆腐已经失去了豆腐本来的味道。城里售卖的，大多是这种豆腐。

气味是刻录在时光唱片上的缕缕波纹，一旦重新播放，跟这种气味紧密相关的场景就会立马复活。站在张纯轩的豆腐作坊里，吮吸着那种很有质感的豆腐香味，我总是会想起小时候家里打豆腐的情景。

泉水泡胀的黄豆，形状像缩小了的猪腰子。石磨洗好了，父亲负责推磨，母亲把一盆泡好的黄豆搁在木凳上，手握一把木勺，石磨每转两圈，她就舀小半勺黄豆倒进磨眼

里，黄豆磨出的浆很稠，一片一片挂在石磨四周，新的豆腐浆从石磨边涌出，原先的挂不住了，才落入箴制的篁窝里。

磨完豆腐浆，要放到锅里烧开，柴火哔哔剥剥在灶里燃烧，火舌舔着锅底，然后呼呼地从灶头伸出，吊在灶头的铜壶里的水很快就开了。我常常坐在灶门口负责架火，火光把我的脸膛烤得红红的。豆腐浆烧开了，装进滤豆腐的口袋里过滤豆渣。有的人家用纱布做豆腐口袋，虽然过滤很快，但豆渣会漏到豆腐浆里，做出来的豆腐渣咧咧的，口感不好。我们家的豆腐口袋是用细白布缝制的，因而滤得很慢，父亲用手使劲揉捏，母亲在一边给他擦汗，当父亲终于把滤尽豆腐浆后的小半袋豆渣放到石磨上时，坐到椅子上就不想再站起来了。

滤过豆渣的豆腐浆再放到锅里烧开后，舀到篁窝或是木盆里，才开始用石膏点卤。有的用烧过的石膏，也有的用生石膏，磨成石膏粉，加水调成石膏浆，然后倒入舀起的豆腐浆里，让豆腐浆慢慢凝固。这样加工出来的还是豆腐脑，或者叫水豆腐。

乡下的市场上很少有豆腐脑出售，售卖的多是一块一块的包豆腐。用一块包袱铺在箴筛里，把豆腐脑舀到包袱里，四个角拉紧，压上木板，木板上再压一块石头，经过一个通宵，打开包袱，就成了包豆腐。再把包好的豆腐划成九块，每一块都有一面印满了箴筛的印记……张纯轩的豆腐坊不再用箴筛，而是制作了专门的豆腐箱，包出的豆腐非但没有箴筛的印记，而且方方正正，不像在箴筛里包的豆腐，四周都是半圆的形状。

张纯轩的豆腐坊因为采用传统工艺，所以生意很好。天还没亮，他屋顶上的烟囱就

开始冒烟，看得见烟囱里柴火燃得呼呼作响，还不时有木柴燃烧的炸裂声，像人突然打的一个喷嚏。一大早，就有餐馆、食堂的采买人员或者家庭主妇上门买豆腐，他还要骑着摩托把豆腐卖到四山五岳，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他的手机号码被很多家庭主妇用粉笔写在门背后，也有的记在手机通讯录里，还有的记在了心上。

这只是普通的豆腐，还有一种磨膏豆腐似乎只在鄂西有加工。磨膏豆腐和普通豆腐的工艺没有太大差别，石膏点卤时不是用石膏粉，而是把烧开的豆腐浆舀在木盆或是篁窝里，然后在木盆或是篁窝上放置豆腐架子，把一块干净的石头搁到豆腐架子上，手里拿一块石膏，在石头上一边磨一边浇水，石膏水慢慢滴到木盆或是篁窝里，然后搅匀……磨膏豆腐是专门用来炸豆腐馓子的，不知道是不是分子结构不同的缘故，磨膏豆腐炸出的豆腐馓子特别泡，特别松软，放到腊蹄子汤里一煨，咬上一口，汤汁四溢。外地人第一次吃磨膏豆腐炸的豆腐馓子，很多人都烫了嘴，烫了嘴还是忍不住去夹下一个。

除了炸豆腐馓子，当然也可以把豆腐炸成一张一张豆腐皮子，然后切成豆腐条子。古镇榔坪的早餐闻名整个318国道，不光是主食花色品种很多，单是汤就有十来种，其中有一种豆芽子煮豆腐条子，是我的最爱，每次到榔坪，都要在那里吃过早餐再离开，有时去榔坪走亲戚或是路过榔坪，会跑一百公里路赶到榔坪吃早餐，全是为了那一碗豆芽子煮豆腐条子汤。

张纯轩的豆腐坊似乎不做磨膏豆腐，因为磨膏豆腐只有逢年过节才会俏销。而此时，普通豆腐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天不亮就得

起床，半夜里他的豆腐坊还亮着灯光，烧豆腐浆的热气从他房里的天窗钻出来，香了半条街。常常有医院下夜班的医生护士路过豆腐坊，敲开他的门，他还在滤豆腐。窗外，北风吹得呜呜响，而他却是满头大汗。医生和护士说想喝一碗热豆腐脑，他说，我这也没啥佐料，咋喝？医生和护士说，就要原汁原味的豆腐脑，热的，暖暖身子。每个人喝下一碗，万般畅快。张纯轩不要钱，医生和护士把钱丢在案板上，开门走了。有个医生问：你为啥不做磨膏豆腐呢？他一边滤豆腐一边想，是不是该把磨膏豆腐也搞起来，人手不够，就再招一个人，他和正在调石膏浆的老婆商量这事，眼皮已经在打架的老婆立马兴奋了：“这方圆几十里，杨家冲的二婆婆打磨膏豆腐最好，把她请过来，肯定行。”

张纯轩的豆腐坊门口竖了一块牌子，告知乡邻有了磨膏豆腐，他还特地用电话通知了我。那年回家过春节，在秀峰桥停了车，打算去张纯轩的豆腐坊买豆腐，只见他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

秀峰桥也有了豆芽子煮豆腐条子。

豆腐馓子豆腐皮子的香气弥漫了一街。

豆酱粩

我喜欢在融融春日里回到乐园，天空湛蓝，阳光暖和但不晒人，春风贴着人的皮肤吹拂，像鸡毛掸子轻轻滑过。山上纵横交错的树枝，已经有了生命的萌动。在这个时段，金黄的山胡椒花，粉红的野樱花格外抢眼。茅草、大蓟、小蓟、薇菜秧子感受到春日的召唤，从青苔里探出头来左右观望，田埂上、山坡上，就有了一层青绿的弥漫。

我要去看看母亲的菜园，菜园里的菠菜已经起薹，芫荽开着星星点点的白花。最多的还是白菜，嫩嫩的叶片像婴儿的脸。其实，白菜已经不嫩，因为肥料上得足，母亲又喜欢一茬一茬地掐掉老叶子喂猪，留下来的就显得很嫩。仔细瞧，也起了菜薹，胖乎乎的菜薹像婴儿的手臂，不经意地举着，手掌上是一朵密密匝匝的菜花，一粒一粒的花蕊紧挨着，还是绿色，还没有变黄。

此时的白菜苔是上好的美味，先用开水焯过，加上葱蒜凉拌，或者洗净清炒，都很可口。而最令人惬意的，莫过于下火锅。提起白菜薹下火锅，几乎每个鄂西人立马就会想到豆酱粩。

豆酱粩是豆渣制作的，只有在寒冷的冬天才可以制作。

把豆渣拌上花椒粉、柑子皮等作料，然后放在锅里翻炒。木柴哗哗剥剥地燃烧，锅铲跟铁锅的摩擦声竟有几分悦耳，风吹动着窗门咣咣作响。很多树都落叶子了，风穿行的速度变快，房子成了风最大的阻力和障碍，门窗就遭了风的拍击，大门上去年贴的春联被风揭起大半，哗啦哗啦响过一阵，就被风卷走了，似乎在提示新的春联也要贴了。

母亲炒着豆渣，父亲找来篾筛，铺好梧桐麻叶。桐麻叶是白天我去田间捡回来的，水中洗过，太阳晒干，把叶柄扎成一把，挂在灶屋里，使用时可以随便抽取。

豆渣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母亲用手一握，可以捏成团，吩咐我赶快熄火。她将炒好的豆渣舀到铺好桐麻叶的篾筛里，先用力按紧，再铺上几片桐麻叶，就把篾筛端到火塘楼上放好。

农家的火塘，整整一个冬天，都会生着

大火，一为取暖，二为熏肉。火苗呼呼，浓烟滚滚，楼板上的豆渣开始发酵，慢慢地，表面生出一层白毛。父亲说，端下来吧。母亲说，再熏一天。豆酱粩的火候很重要，早了，发酵不充分，豆酱粩没有香味，跟吃豆渣差不多。迟了，发酵过度，又有一股苦味。

篾筛端下来，揭开桐麻叶，用干净毛巾擦拭掉那层白毛，然后把整块豆酱粩划成一条一条的，再切成薄片，在簸箕里摊开，放到太阳下晾晒。晒干的豆酱粩多有卷曲，卷曲的形状似乎更为生动，更富有生活气息。

也有把炒好的豆渣捏成一个个小圆饼，然后发酵的。这样的豆酱粩，要吃的时候才切开，当然不会是一片一片的，下到火锅里，散开为一颗一颗的，黏附在白菜上，味道也非常鲜美。

还有把豆渣炒得很干的，不压紧也不捏成圆饼，而是就让面状的豆渣直接发酵，去掉白毛，晒干。这样的豆酱粩成为“渣酱”，可以下火锅，也可以加辣椒面和食盐，用开水发泡后当凉菜吃。如果是煮了面条，再配一碟“渣酱”，那面条就会吃得格外香，格外惬意。

五花腊肉洗好了，切成丁，烧热铁锅，腊肉丁倒进锅里翻炒，随着铁锅里发出的滋滋声，腊肉的香味开始弥漫，放入葱姜蒜快速翻炒，然后加水烹煮。水沸之后再加花椒、辣椒皮和自制的豆瓣酱，煮至滚开，倒入小锅，移至餐桌的炉子上，其他菜肴摆好，酒斟好，在滚开的汤锅里下入豆酱粩，一股特殊的香味填满了餐厅。汤汁开过两开，把白菜薹倾进汤锅，一双双筷子伸进汤锅，夹起一段菜薹或是一朵菜花，一起夹起来的还有一片一片的豆酱粩，美味入口，才开始饮酒。

豆酱粩没有了，再下；白菜薹没有了，再下。汤锅里没有多少油水了，肥肉炼出的猪油再添两勺，辣椒皮再丢一把，豆瓣酱再舀一勺，豆酱粩再加一碗。酒自然也下得快，因为这可口的豆酱粩，一桌人多喝了一瓶酒。

每每春日，我几乎都要深入到鄂西的腹地，在那里寻找春天的足迹，寻找一个季节的灵感。鄂西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飘溢着豆酱粩的芬芳，从大的农贸市场到小巷子的小菜摊，卖得最快的自然是白菜薹，一起售出的当然是各色各样的豆酱粩。这东西虽然出自不同的农家，有切成片的，有做成圆饼的，也有面状的渣酱，因为作料的多寡和轻重，味道自然也略有差异，但那种豆渣发酵的香味却是出奇地一致，别的任何味道都无法将其覆盖。

豆酱粩的美味不但一直贿赂着我的味蕾，而且将其美味信息输入我的神经系统，形成一种力量强大的文化观照和系统编程，我已经无法逃离这份有些偏执的热爱。每年过完春节回城的时候，亲戚朋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馈赠，许多东西我都回绝了，唯有豆酱粩是来者不拒，大袋小袋大包小包，装满两纸箱。当然，为了配套，五花腊肉和辣椒皮也会收取一些。当我把这两个纸箱塞进尾箱，然后关上尾箱盖子，我觉得一个诗意的春天已经被我牢牢地锁住了。汽车启动，轮胎碾过雪野的声音格外动听，印在雪地上的轮胎花纹是那样新颖而亲切。

我回到宜昌，隔三差五就有朋友向我讨要豆酱粩。还有的人，提着两瓶好酒，往我沙发上一坐说：吃完豆酱粩再走。直到春日和煦的阳光渐渐变得有几分炽烈，冰箱里装豆酱粩的那两格已经空空如也，我家里才安

静了下来。

石榴花开了，长江对岸的那片麦地已经变得金黄，看得清刈麦的队伍穿得花花绿绿。

豆 豉

有人说，豆豉创制于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楚辞·招魂》中有“大苦咸酸”之说。注释上说，大苦即为豆豉。另有一种说法，先秦文献并无豆豉记载，《史记·货殖列传》才首次出现关于豆豉的记述，《齐民要术》中则有了制作豆豉的技法，豆豉当是出现在秦汉之际。

豆豉的生产最早是由江西的泰和县流传开来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时，豆豉的制作工艺由江西传入湖北湖南和四川，并在这些地方发扬光大。鄂西是当年入川的必经之路，豆豉制作工艺就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

豆豉是书面语，在我的老家长阳，把豆豉称为“酱豆子”。

做酱豆子，要选上好的黄豆，洗净，泡涨，先在锅里煮，然后用木甑蒸，蒸熟的黄豆倒入铺好桐麻叶的篾篓里，表面用桐麻叶覆盖，然后把篾篓吊在火塘的楼板下，火炕烟熏，让其发酵。过两三天，用筷子从桐麻叶上插进篾篓，抽出来，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筷子，然后松开，能牵出长丝，就是发酵好了。没有丝或者丝还比较短，就需要继续发酵。

黄豆发酵好了，把篾篓取下来，把已经发酵好的黄豆倒到簸箕里，先按口味拌上佐料，然后端到阳光下晾晒，这个过程叫做出酱豆子。一个“出”字，就有了几分神圣，有了几分仪式感。

广椒面、花椒粉、生姜末、柑子皮末、大蒜末、食盐早早就准备好了，一样一样倒进装着发酵好的黄豆的簸箕里，用筷子搅开，拌和均匀，这时就可以称作“酱豆子”了。因为发酵后有丝，那些作料黏附在黄豆表面，酱豆子就像大小均匀的土疙瘩，而不再像河滩上光滑的沙粒。

用筷子把酱豆子摊得薄薄的，一张簸箕不够，则用两张三张。把摊好酱豆子的簸箕端到稻场里的晒架上，冬日里温和的阳光落在酱豆子上，仿佛看得见缕缕湿气的蒸发。湿气的丝线弯弯曲曲，断断续续，若有若无，香气随之四处飘散。常常在冬季的晴天，我们在乡间行走，很多人家的稻场里都晾晒着酱豆子。站在山脊上往平地一望，一张张簸箕不经意地排列着，呈现出一幅鄂西山乡特有的图画，生活的五颜六色和六滋五味在这里肆意铺陈。微风吹拂，酱豆子的香味飘了一条冲，飘过一条河，刺激了女人的食欲以及男人对喝酒的渴望。

晒干的酱豆子用坛子装好，需要食用时随时取出。

在鄂西本土名菜中，猪脸肉炒酱豆子无疑是排在前列的。取出煮熟的猪脸肉切成薄片，放进锅里翻炒，有油沁出时，倒入酱豆子继续翻炒。因为酱豆子佐料齐全，这道菜不需要再加任何作料，就是香溢满屋。没有猪脸肉时，肥瘦各半的座子肉炒酱豆子味道也不错。遇上刀功好的主妇，肉片切得很薄很薄，在锅里翻炒时自然卷曲，没有因为肉片太厚而怕腻人的担忧，很受食客欢迎。

鄂西近重庆，人多嗜辣。夏秋时节，有一道菜大大小小的餐馆都会做，那就是土广椒炒酱豆子。一定要是土广椒，菜椒、螺丝

椒都不合格。广椒切成条，筛出籽，土榨菜籽油倒进热锅，菜籽油炸熟，丢进几瓣大蒜，香气溢出时，倒进切好的土广椒。土广椒炒至半熟，再倾入酱豆子继续翻炒，土广椒炒熟不蔫时起锅。这是一道藏不住的菜，一屋烹炒，四邻就会有喷嚏间或响起。我在乡下教书时，一盘土广椒炒酱豆子，一碗白米饭，一杯白酒，摆在阳台上，边吃边饮，看夕阳像一个火球在远处慢慢落进一片丛林之中，山喜鹊拖着长长的尾巴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高高低低的房子都被涂成了金黄色，有人从房子里走出来，走进夕阳里，人身上似乎就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生活原来如此美好，而这美好的生活是从夕阳下的一盘土广椒炒酱豆子开始的。

酱豆子还有多种吃法。春天来临，山里的野韭菜生长出来，半天时光，采回半篮子，苗子和了腊肉丁包包面，香喷喷的。野韭果子去须，洗出来白晶晶的像一粒粒玉珠，取半钵酱豆子，把野韭果子切细，放进钵子里，加两勺辣椒面，少许食盐，开水冲泡，又是一道美味。还有口味重的，加鱼腥草和茺荑切细拌入，独特的香味钻屋三间。我的屋旁有一家牛肉面馆，去年春上，每张桌上都摆了一钵这样的泡酱豆子。开始，老板娘觉得太过浪费，没想到才过几天，每天比往日多卖三十多斤牛肉面，老板娘笑得合不拢嘴。

最近几年，有人在网上卖酱豆子，为了免于长篇大论解释什么叫酱豆子，统一用了鄂西豆豉的名字。慢慢地，叫酱豆子的越来越少了。

今年春天，我回老家看望母亲，老母亲依然硬朗，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母亲把为我们准备的吃物一包包拿出来递给我：这是广

椒皮，这是豆酱粩，这是豆豉……

我说：“您竟然也说豆豉？”

“你们不都这样说吗？我做的豆豉在网上俏得很，是乔娃子从网上给我卖出去的。他还叫我弄个牌子，叫覃婆婆，我问了一下，难得弄，就算了。能卖多少卖多少，不要那个牌子啥的。”

车子启动，和往常一样，母亲的身影总定格在后视镜里，她起初是微笑着，渐渐地，眼角有了泪水。李子树的白花风中飘落，一些花瓣落在她头上、肩上。我停车，为她掸掉那些花瓣。她问我，下次几时回来拿豆豉？我说，我们会随时回来看您，不全是为了豆豉和豆酱粩。

母亲笑了，她的笑容在李子树下盛开。

懒豆腐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住在城里的乡下人，乡村的一切，总是牢固地黏附在我的神经系统，让我无法摆脱。

细细想来，乡村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和系统，繁重而简单的劳作，粗犷而朴素的生活，虽然也有人渐有脱离，但他们的灵魂始终安放在乡村。山水、树木、庄稼、吃物、玩具甚至一些特殊的气味，都刻录在脑海的光盘上，直到这颗脑袋的细胞死亡，它们也不会逃逸，它们会选择随之而去。

单说吃物，城里人追求精致，乡下难免粗糙朴素，可谁会想到，昔日乡下人粗糙朴素的吃物成了现今城里人的新宠。就说这懒豆腐，现在在宜昌城里，不知多少餐馆都有售卖。还有的竟然是石磨磨浆，比乡下的加工方式更原始。

懒豆腐加工简单，黄豆洗净泡涨，石磨磨浆，相比豆腐加水更多，磨出的浆并不滤渣，直接在锅中烧开，把事先用开水焯过，淘洗切细的白菜放进去，再次烧开，撒上盐，舀起来就可以直接食用。

夏秋时节，也有人用南瓜叶代替白菜，则不必用开水焯，将南瓜叶的茎拉掉，把叶子边揉边撕边冲洗绿汁，再把水挤干，就可以像切细的白菜一样放进烧开的懒豆腐浆里了。因为加工简单，和打豆腐相比少了几道程序，所以叫懒豆腐。

有一个写散文的朋友到长阳采风，清早起床，沿着清江边的亲水平台走了一段，心情大爽。他有一个特点，不论走到哪，都喜欢逛一逛菜场，他觉得菜场是体察本地风土人情的好去处。他去菜场走了走，菜场里正有人烧开了懒豆腐浆在下白菜，他觉得好奇，也学着当地人的样子，买了一碗“金包银”饭，一碗懒豆腐，就着泡豆豉、酸盐菜，一碗饭一碗懒豆腐很快就解决掉了。他说，想不到人间还有如此简单如此美妙的味道，本是散文家的他吟出了一首诗：

长阳人，有点怪，
豆浆里面下白菜。
木甑蒸着金和银，
午餐当做早餐卖……

懒豆腐有几种，浆磨得稀，菜也放得不多，不放任何作料的称为淡懒豆腐。吃这种懒豆腐称为“喝”。还有的浆磨得稠，还要拌上肉末、韭菜、大蒜、鸡蛋等，吃这样的懒豆腐才称为“吃”。有很多人把这种稠的懒豆腐称为合渣，合渣在餐馆常常做成素火锅，炉子里微

火渺渺，锅里间或鼓起一个两个酒曲大的泡泡，懒豆腐浆的香味、肉末的香味、作料的香味，随着热气的升腾四周弥散，闻名遐迩的恩施“张关合渣”就是这样的美味。

懒豆腐是鄂西最为普遍最为常见的汤菜，家家户户吃，上顿下顿吃，有两句形容新中国成立前生活水平的民谣是这样说的：“草鞋家织布，面饭懒豆腐。”第一句，说的是穿的：脚下穿的是草鞋，身上穿的是自己织的土布衣服；第二句，说的是吃的，吃的苞谷面饭，喝的懒豆腐。

多年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草鞋家织布早已淘汰，面饭懒豆腐却保留下来。尤其是现在，人们大鱼大肉吃腻了，吃一顿“金包银”面饭，再加上懒豆腐，格外舒服熨帖。即使在农村，现在也很少有缺肉吃的人家，吃粗粮，吃素菜，又被乡亲们捡起来了。走进很多农家，餐桌上都有一钵懒豆腐。

懒豆腐除了做汤做火锅以外，还把去皮的洋芋煮熟后，同懒豆腐一起煮的“懒豆腐洋芋”，既可做菜，也可当主食。做主食时，配上一碗“碎广椒”，舀半勺和在碗里，一分香三分辣，令人食欲大开，能比平日多吃一碗饭。有回去长阳做客，主人非常热情，鸡鸭鱼肉，满盘盛席，正式开吃之前，主人端上来一盆懒豆腐洋芋，一下子被抢得精光。

因为懒豆腐大受欢迎，鄂西的菜场里几乎都会有懒豆腐卖。往往是一位少妇或者一位老媪，左手摇着一盘小石磨，右手往磨眼里喂泡好的黄豆，懒豆腐浆流进一只铁桶或塑料桶里，生的一块钱一大碗。也有煮熟的，买回去就可以食用。

很多人对懒豆腐过于钟情，几乎每顿不离，菜场去晚了有时已经售罄，空手而归的

那份沮丧，让他们下定决心自己购置了工具，在家里磨懒豆腐。我的表弟王明俊，是当地有名的民歌演员，他自己买了一副小石磨，在家里磨了过瘾。我在长阳电大工作时，时常去一位本家大叔那里蹭饭，大婶的菜做得特好吃，你无论什么时候去吃饭，都是有懒豆腐的，她是用搅拌机自己磨的，她磨懒豆腐时会丢两片花椒叶在搅拌机里，阳台上那株一米多高的花椒树，主要是为磨懒豆腐贡献花椒叶，因此她磨出的懒豆腐又格外多了几分清香。

盛夏天气，鄂西山里的阳光也是炽烈的。过去没有冰箱，懒豆腐一天吃不完，第二天就会变酸。你实在想象不出，这酸懒豆腐又成了鄂西美味。文火煮开，拿出一块漆油，削成细末，倒进铁锅里，再放入广椒面、蒜末、韭菜或是葱苗，味道的美妙之处，非亲自品尝无可知也。五峰的长乐坪有家苏黄餐馆，一年四季都有酸懒豆腐火锅，我每次去五峰出差，必定在长乐坪下车，吃一顿酸懒豆腐再去县城。因为吃的人太多，靠懒豆腐自然变酸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就有人在懒豆腐中加醋，吃着却不是酸懒豆腐的本来味道。

就像加醋使懒豆腐快速变酸一样，人们总在寻找既保持美味又方便快捷的方法。恩施推出了一种合渣粉，并卖到鄂西各地，想吃懒豆腐时，取适量黄豆粉，用少量冷水浸泡半个小时，再加水搅匀，然后倒进锅里烧开，加进白菜……初吃几口，也是懒豆腐的味道，但细细品味，非但味道迥异，还有种龃牙的

感觉。很多东西都可以减免程序，唯有吃的东西例外。每一种食材，只有跟合适的工艺匹配，才能做出美味。真正的美食，对工业化生产是排斥的，人不但要摄入营养，而且要饱口福，若无口福之快，从各种食材中提取有益的元素，合成各种营养丸或营养胶囊，岂不更加方便？

合渣粉还在继续生产，也有人还在使用，但更多的人则选用搅拌机或者石磨来磨懒豆腐。人们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得有滋有味，要充分享用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自然朴素，又能彰显食材本真滋味的食物。所以各种制作食物的传统工艺正在复苏，就像被太阳晒焉了的大树，一场透雨，叶片渐渐张开，嫩枝渐渐昂起，花蕊已经慢慢舒展，用不了多久，就会是一树绿荫。

母亲在稻场里用连枷打完黄豆，又用糠筛筛出豆梗，用风斗扬去豆荚皮屑，一粒粒光滑如玉的黄豆流进篋窝里，晒三个太阳，黄豆就干了，装进那只瓮坛里。她不是自私，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她要在恰当的时候送她们走上自己的岗位，在那里绽放精彩，在那里成就祖祖辈辈经营的事业，在那里完成一辈子的辉煌。

母亲笑了，她觉得做她的一粒黄豆非常幸运。转念一想，鄂西的哪个女人不是这样对待每一粒黄豆的？鄂西的每一粒黄豆都是幸运的。

母亲的笑声越过了门口的溪河，水波中央有了一圈一圈的涟漪。

风啊水啊油菜坡

■ 楚 林

从襄阳出发，在马良下 G59 保宜高速，向南行 26 公里到店垭，顺着一条狭窄的山路右转进入望粮山，穿过近三千米颠簸弯曲的山路，终于抵达油菜坡。很奇怪，近三个小时的行程，一大车子文友，竟没人说远也没人说累，大约是这些地名在晓苏老师的作品中读得太多、太熟悉了，熟悉得让人感觉像在走一个远房亲戚。

风水宝地

中国人最讲究风水。说实话，在去油菜坡之前，我对风水这个词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可是，当我站在油菜坡的苏家老屋门前，脑子里却一下子就蹦出了风水宝地这四个字。

老屋是新砌的两层石砖小楼。老屋背后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大山，山上有茂密的竹林和望不到边的大树，山腰处一株粗壮的楸树花开得正旺，粉嘟嘟的。老屋前方有高大的花栎树，树下是一条幽静的小河，河的那边

也是山，是可以让人极目千里的小山。这一片小山，因山峰起起伏伏像耸起的笔架而得名笔架山，山坡上有苍翠的树，有安静的庄稼地，还有弯弯曲曲的小路，隐隐约约的学校。五十多年前，那个还叫苏顺刚的男孩曾经背着小书包，每天奔跑在这条山水之间的小路上。老屋的左山墙边是一条龙，一条真正的腾空而起的青石巨龙。龙身有两人多高，七八米长，昂着头。正面有裂纹，宛若石龙张开的大嘴，人称龙洞。龙洞里有泉水汨汨流出，透明清澈。据说，没装自来水之前，龙洞便是全村的水井。晓苏老师就是喝这里的水长大的。龙洞前的小池收集了他儿时所有的欢乐和忧伤。老屋的右前方也是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十多米长，头大尾小。头部略耸，虎头虎脑，尾部稍低，光滑圆润。咋一看，像只老虎正蹲在那里打盹儿。有三三两两的老人坐在虎背上喝茶、抽烟、聊天。

按这里老人们说的，前有照、背有靠、左青龙、右白虎，所有的风水都聚集在油菜坡的苏家老屋，连笔架都准备好了，难怪这

苏家老屋出作家出人才，孩子们一个比一个有出息。有文友在悄悄地议论。毫无疑问，这里是大自然偏爱的神奇一隅。

然而，在我看来，还有比这更重要的。

站在苏家老屋，想起来之前，几位文友邀请正在襄阳参加年度好小说颁奖典礼的晓苏老师喝茶，却收到这样的答复：我已经在回老家的路上，因为在襄阳发现了红薯面窝窝头，母亲喜欢吃，便赶紧买了带回去，怕放凉了不好吃。欢迎大家来油菜坡玩。

晓苏老师的回答，让我和几位文友都愣住了。也就是一瞬间，几个人便决定追随晓苏老师到保康，去看看他的老家，看看传说中的油菜坡。

到了保康才知道，自晓苏老师十七岁那年上大学离开油菜坡不久，母亲也从油菜坡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马良镇，房子便卖给了他人。因父亲多年来一直在马良供销社工作，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在油菜坡吃尽了苦头，出来后就再也不愿回去。为了让父母晚年过得舒心，身为长子的晓苏老师便和弟弟们给父母修建了新房。新房建得很漂亮，在马良镇的沮河边，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美其名曰苏家花园。然而，再美的花园也无法取代油菜坡在晓苏老师心中的地位。

准确地说，晓苏老师出生的时候，油菜坡并不叫油菜坡，叫有财坡。因为这里太偏僻太落后太贫穷了，乡亲们做梦都想着发财，想着能吃口饱饭。所以，坡叫有财坡，山叫望粮山。在有财坡的十七年，是晓苏老师最辛苦也最难忘的十七年。放学了，洗衣、做饭、带弟弟、打柴、挖地什么都做，还免不了被父母训斥。有一次因为弟弟打小报告，他被母亲打得爬到棠梨树上，天黑都不敢下来。

当然，也正是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给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走出家乡后，他在第一篇文学作品中，就把有财坡改成了油菜坡。这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爱和呼唤，他希望他的母亲永远年轻漂亮，永远像春天大地上金色的花朵。事实上，每年春天，油菜坡上的确遍地都是油菜花，遍地都是油菜花迷人的芳香。大约晓苏老师也没想到，油菜坡从此便彻底取代有财坡，成了一个文化和地理的双重坐标，成了自己和许多读者精神之河的发祥地。

也就是前些年，晓苏老师又回油菜坡，他偶然发现自己曾经住过的，在梦中常回去的土墙黑瓦的房屋变得破败不堪，旁边的龙洞更是荒凉，野蒿遍地，池中全是枯叶和动物粪便，已经看不到哗哗流动的泉水。他惊呆了。他仿佛听到了老屋的哭泣，石龙的哭泣，还有母亲的哭泣。晓苏老师打定主意，要把老屋从别人手中买回来，重新打扫、修缮。于是，便有了现在的苏家老屋。

那个没有出息的人

在苏家老屋后山的一块大石上，有人刻上了两个红艳艳的大字：“良心”。在这里，有一个叫做良心的麦芽糖作坊，作坊的主人就是晓苏老师的小说《麦芽糖》中那个“没有出息的人”。他的真名叫苏顺良，人如其名，一个在乡下坚持用手工熬了几十年麦芽糖的农民，一个心地纯良的手艺人。

看到苏顺良憨厚的笑容，我想起自己阅读《麦芽糖》时的场景。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我还是第一次阅读晓苏老师的作品。文章开篇便是：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这句

话吸引着我，一口气把小说读完。结尾也特别有意思：我爹说，你呀，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就是这两句话，让我记住了一个作家的名字：晓苏。一个写有意思的小说的作家。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在网上搜索到《酒疯子》《侯己的汇款单》《花被窝》《四季歌》等晓苏老师的作品，逐篇阅读。读到最后，抬起头时，发现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白雪。

这场大雪，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没有出息的人，那就是我的小舅舅。小舅舅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孩子多，日子过得很窝囊，但他心地善良，我们都很喜欢他。他知道姥姥和我们几个外甥爱听书，每年下雪都会接我们去他家听书。说书人也是舅舅特地从十几里外的大山里请来的老先生。屋外飘着漫天大雪，屋内早早地吃晚饭、烧火盆、泡大罐茶，围圈坐定，准时开讲。老先生说书，没有醒木、快板之类的道具，也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挨着讲。他爱说三教九流和民间传说中的小人物、小故事。一次只讲一个人，讲关羽就只讲关羽，说孟达就只说孟达。话是家常话，语调不高，也没什么动作。老先生一动嘴皮，夜就安静了，大人孩子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一个字。老先生说的是家乡话，只是语速稍快，像风吹河水轻轻地滑过，一条鱼跟着一条鱼，一个故事跟着一个故事，让听书人顺流飘舟，跟着他一个劲地往前跑。跑着跑着，天就亮了，大地上白茫茫一片。

这个阅读的夜晚让我感觉到，那个在大雪纷飞之夜给了我童年无限乐趣和想象力的人，那个在舅舅家不停地讲述中国故事的说书先生复活了。不同的是，这个先生所讲的

故事，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油菜坡。

我的小舅舅多年前就离开了我们，那个说书先生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早就镌刻在我心里。也许，我才是那个最没有出息的人。小的时候，拼命地想着怎么离开家乡，怎么飞得更远。而现在呢，却又拼命地想回去，想方设法要把自己融入那粗糙的泥土之中。

油菜坡上好读书

苏家老屋布置得很雅致，墙上是一些老照片和文人字画，除此之外便是书柜，两层小楼的书柜里密密麻麻地装满了书。有晓苏老师的书，有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以及古今中外名著。晓苏老师说，等到退休了，他要在这里好好阅读，好好写作。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句：好好讲学。

晓苏老师课讲得好，对学生认真负责，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他不仅是作家，还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多年研读中外文学经典，每年为学生开设现代写作选修课。据说听课的学生堂堂爆满，座无虚席。我只听过一次，那是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戴眼镜的晓苏老师，敞着中山装，没带任何讲稿，闲庭信步般走上讲台。两个小时侃侃而谈，除了喝水，几乎没有停顿和间歇。晓苏老师的课和他的小说一样，简洁明快，用幽默荒诞的语言包裹着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没有哗众取宠的词句，没有抑扬顿挫的语调，也没有晦涩难懂的文学理论。他讲现代性、讲结构、讲技巧，讲意蕴，讲人物的刻画等都拿范文为例，逐字逐句逐段地剖析，如庖丁解牛，云淡风轻，游刃有余。让人佩服的是

那么多中外文学作品，其中的细节和对话他都能脱口而出，如数家珍。尤为难得的是，云淡风轻中穿插的那些冷幽默。时而让人捧腹大笑，时而让人会心一笑。这样的“苏式幽默”如同精致的调料，让人不知不觉中就吃完了一桌丰盛的大餐，还意犹未尽。

听讲座时，我正在为写散文集《诗经如画 本草如歌》发愁，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听完找到许多灵感。课后向晓苏老师请教，他说你看看余冠英版的《诗经》。当即在孔夫子网上淘得一本。果然，在余冠英老师简洁朴素且有韵味的翻译中，很快便打开了思路。随后，在书中引用的译文，也是这一版。

晓苏老师曾经在《桂子山上的树》一文中，说到历史学家章开沅、语言学家邢福义、文艺理论家王先霭，说他们都是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上的大树。而他自己呢，又何尝不是一棵大树？他对学术精益求精，知天命之年，还在报考博士，和女儿同年拿到博士录取通知书。如果一定要说像什么树，我倒觉得他特别像苏家老屋门前的这棵花栎树，年代越久越苍翠，有外绵内硬的质地。

有趣的是，在油菜坡，大家依然感受到了晓苏老师的“苏式幽默”。刚进山时，因疫情刚过，文友们都把口罩捂得严严实实。一下车，晓苏老师便来了句“苏式幽默”：取下来吧，整个疫情期间，我们山里就没人戴过。前几天有人要进城，没口罩不让上车，想了半天才想出个办法，把老婆不用的旧胸衣改造一下，凑合。众人大笑。

在客厅喝茶聊天，晓苏老师说疫情期间一直住在马良陪伴父母，看书写作，完成了二十多个短篇。文友们惊叹之余，有美女亲戚送来樱桃，大家品尝后赞不绝口。晓苏老

师又开始了“苏式幽默”：这樱桃是我家漂亮的表弟媳妇亲手采摘的，因为怕挤坏，抱在胸口坐公交车一路送来，能不甜吗！

晓苏老师穿着女儿特意为他定做的文化衫，上面写着“杨柳岸晓风残月”，黑底白字，特别显眼。有村民问什么意思？晓苏老师郑重地解释：这是一个叫柳永的人写的词，他可了不得，是北宋最有名的词人，只要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他的诗歌传唱。可惜的是他很穷，死后没钱买棺材，是歌妓凑钱葬了他，每年清明还去给他扫墓。村民显然不了解这段历史，呆呆地看着晓苏老师，那半信半疑的神情，让人想起来就忍俊不禁。

吃饭的时候，一大桌子人，一大桌子菜，晓苏老师不劝菜、不劝酒，提议每人讲个故事或者笑话。一会儿的工夫，便是满屋子的欢声笑语。如果有人不善言辞，实在不会讲也不要紧，吃块肉或者喝杯酒也算。到最后，我发现，总是晓苏老师讲得最多，我们笑得最多。后来，我们感觉，晓苏老师的肚子里装满了典故，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翻出来。暮色四合，一圈子人还围在那里，听晓苏老师讲文学、讲写作、讲故事。大家面带微笑，瞳孔亮晶晶的。只有晓苏老师微微蹙着眉头，像站在讲台上一样，讲得很认真很细致很庄严。远远地看着晓苏老师的神情，忽然想起王小波的一句话：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它讲出来。

在这个世界，博学的人很多，但博学又有趣的人却很少。一个人，课讲得这么生动，文章写得这么有意思，生活过得这么有滋有味，该有一颗多么有趣的灵魂呀。

设想，若晓苏老师退休后回到油菜坡，

那油菜坡的孩子们可就有福了，当地的文友和写作者们也有福了。在这清风明月流水花香中读闲书、听故事，那该是如满天星空一样迷人的光景吧。

最好的风水

我发现，苏家老屋没有像别的名人宅院一样，用石头或青砖围成一个四合院，把风水聚起来。苏家老屋是敞开的，明亮的。左邻右舍抬头可见，房屋连成一排，你可以到我家串门，我也可以到你家喝茶。一个庄子的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路上偶遇七八岁的小男孩，问他叫什么名字？小男孩说，我叫苏开灯。还说，有次在教室，老师一喊我的名字，马上就有一位同学去把灯打开了。说完张大嘴巴哈哈笑，我也哈哈大笑。走的时候，小男孩指着晓苏老师的背影，悄悄对我耳语：我的名字是晓苏爷爷取的。

在这里，大部分村民都姓苏。在这里，因为晓苏老师的倡议，从2012年开始，有了一年一度的油菜坡苏系家族清明大会。大会五个议程：家族同胞集体跪拜祭祖；报告家族年度情况；表彰年度先进人物；表演文艺节目；族胞同吃清明宴。后来又增加一项：每年由家族发展基金小组，帮扶一位家庭困难的亲人。八年过去了，整个油菜坡苏式家族出了很多孝子孝孙和社会精英人物。如今，已经有附近家族在效仿，政府部门也在关注和推广。大会上，苏系家族会的会长苏安发说：我希望苏系家族的人，都要有良心、有爱心、有羞耻心。这三心不仅是对自己，对家人，对家族以内人，而是对任何人都要做到。

注重血脉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家族

情结。事实上，家族文化，从小处看，是清明文化、地域文化；往大处看，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

下楼时，晓苏老师拿出一本《王先霈演讲访谈录》送我，王先霈先生是晓苏老师的恩师，这本书的序为晓苏老师所作。我认真拜读了书中的每一篇文章，果然，这本书像石头一样，沉甸甸的，越读越厚重。我甚至在王先霈先生的文章中，隐隐约约看到了油菜坡石头上那两个鲜红的字。那是一颗纯粹的知识分子的良心。

还有一个意外之喜。在油菜坡额外收到晓苏老师赠送的两本精美小书，一本《玉兰花》，一本《九而久》。我相信，这两本小书你们都没有读过，也是买不到的。两个书名隐藏着两位老人的名字，书中有两位老人的照片，还有很多小故事。不同的是每本书中的主人公只有一个，写故事的人却很多，有五个儿子、五个儿媳，还有五个孙子。没错，这两位老人便是晓苏老师的父亲和母亲。这两本书是苏家兄弟为庆祝母亲七十大寿和父亲八十大寿而精心编著。每个孩子都给两位老人写了一篇文章，文字简洁明了，充满了爱和深情。这两本小册子，记录了一个大家庭的温馨团结，也记录了一个大家庭艰难的成长历程，很多细节看得让人落泪。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我以为，这才是油菜坡最好的风水。

离开油菜坡时，凉风徐徐地吹，山呀，水呀，都在动。人呢，宛如在画中行走。想起乌镇木心美术馆里木心先生的那句话：风啊，水啊，一顶桥。若是拿来用在这里也是好的：风啊，水啊，油菜坡。

油菜坡，真是好地方啊。

故人远去

■ 蒲继刚

陈 军

陈军是我在网上认识的。

其实，我对在网上认识的人，一直很谨慎。网上的人，有的慷慨激昂，一身正气，不一定就是正义之人；有的看似愚笨、比较固执，说不定是一个很善良、有底线的人。所以，我和陈军在网上交往两三年，也只是谈一些观点，相互问一下爱好，仅此而已。

陈军原是二汽厂的职工，做过工人，当过干部，后来又做起了生意。陈军爱好书法、画画，也爱读书，偶尔还写写小说。陈军比我小一岁，他是2024年退休的。

陈军的画，画得很不错，尤其是葫芦烙画，别具一格，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昆虫、走兽、花鸟、书生、仕女，还有挥毫的书画家，醉酒的文人，在葫芦上，被他刻画得栩栩如生。他还把屈原、李白、胡适、傅斯年等名人烙在葫芦上，配上他飘逸的书法，煞是好看。他的葫芦烙画，多次参加湖北省非遗文化传承展览，在圈内评价很高。

这些，在陈军眼里都不算什么。也许是经历太多，他把名誉看得很淡。他最喜欢的，是在家里写字、作画、看书，或是找几个朋友聊天，在一起小酌几杯。陈军看的书，多是些闲书，他既不想在书中寻找颜如玉，也不想得到黄金屋，只是觉得快乐就好。

陈军的家，离我家有约有六七公里。我们先是在微信里交流，后来，在一个初夏的夜晚，他请朋友吃饭，也请了我。第一次见面，我们说了很多话，深感一见如故。那天，他多喝了几杯，很是兴奋。直到很晚了，才尽兴而归。

他家住十八楼，是那栋楼的最顶层。买房的时候，别人说是“十八层地狱”，都不想要那一层。陈军不在乎，戏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在最顶层的天台上种了不少蔬菜，韭菜、白菜、辣椒、苦瓜、丝瓜等等。墙边上，还种了一缸睡莲。陈军有些瘦，不长于运动，动的时候，基本是在天台上莳弄那些蔬菜、花草。有次到他家里，他带我上天台，看他的那些花草、蔬菜。那时，蔬菜长得正旺，

丝瓜爬在架上，架下还放着一张吊椅，另一盆五星花也爬上了藤架。陈军随手摘了些黄瓜，说是一会儿凉拌了吃。

陈军穿着很讲究，还带着一顶呢子礼帽，加上他长得帅气，就显得很文雅，很有艺术范儿。我跟他说笑，文艺女青年很喜欢你这种范儿哟。陈军回答得也有意思：“文艺女青年，大多脑子发育不健全，我理解不了她们，也怕上当受骗，所以无法与她们交往。”

陈军嗜烟，总是烟不离手。他的心脏不太好，我劝他把烟给戒了。他笑笑说：“混了大半辈子，就剩这点屁爱好了，戒了多没意思！”在他眼里，写字作画都不算爱好，只有抽烟才是爱好，真是固执。

后来，我们两三个星期总要聚一次，或是到鱼梁洲公园，或是到汉江边，坐在草地上，春花秋月间，一聊就是几个小时，然后一起去吃个饭，再打道回家。

2024年11月，我因为胃里长息肉，做了个手术。陈军两次叫我去他家里聚会，我都说有事，没去。第三次，陈军又叫，我只好说了实话，告知无法赴约。陈军怪我，为什么不早说，他好来看我。

第二天，陈军就打车，与小儿子一起来到我家。我们聊了十几分钟，陈军说要走，我留他吃午饭，想借机好好聊聊。陈军说小儿子一会儿还要去上课，现在的孩子，上课可不敢马虎。留不住他，只好作罢。我下楼送他父子俩，握了握手，目送他们上了车。

2025年1月17日，我接到二汽厂另一位朋友的信息，说陈军在一个月之前就去世了。我心中一惊。那天天气很好，跟他来看我那天的天气一样。可同样的天气，心情却迥然有别。陈军才退休，他的“第二个春天”

刚刚开始，正好利用大把时间写字作画，他却不辞而别，令人唏嘘。

张更新

张更新是个工程师，跟我是一个厂的。我叫他张工。

张工是干部子弟，他父亲以前是一个大型国企的头头，参加过新四军，正儿八经的老干部。张工也当过兵，后来又被推荐去上了大学。在那个年代，没有下过乡，他先去当兵，又被推荐上大学，当然得益于父亲的荫庇。但他却少有干部子弟习气，他更愿意和平民子弟打交道。用他的话说，跟这些人在一起玩，舒服、开心。

我以前和张工并不熟，因为工厂最兴旺的时候有四千五百多人，彼此的工作又不搭界，所以没有机会结识。张工是工厂检查处的工程师，他与我的另一位朋友很熟，两个人很谈得来。后来，我与张工一接触，也很谈得来，就成了好朋友。

张工技术好，尤其在计量器具方面，是工厂的专家。外地不少地方，还聘请他去做指导。他不仅技术好，还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他都喜欢，尤其酷爱《红楼梦》。每次与他谈起古典文学，他知道我不喜欢《红楼梦》，总是直摇头：“唉，你一个写东西的人，怎么能不喜欢《红楼梦》呢？《红楼梦》可是中国古典百科全书呀。”我说自己是平民子弟，见识低，不喜欢那些吟花弄月的故事。他叹息道：“你呀，浅薄。”见张工那么认真的样子，我感觉他是个直率的人，也就没计较他那些话。

张工喜欢养小动物，喜欢喝酒，喜欢喝

甜饮料。每次喝高了，他的话就特别多。年近七十的人，竟有些像小孩，天南地北，说起来没完，而且好多话都不着边际。但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真性情。

那年快过年时，天降大雪，银装素裹，把地上都盖满了。我写东西得了个奖，请厂里几个朋友吃饭，把张工也请来了。那天，张工喝得有点多。饭后，我送他回家。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张工直说对不起，喝多了，让我见笑了。我却觉得很有意思。在漫天飞雪中行走，看着远近闪烁的灯火，仿佛在明明灭灭的红尘中穿行，又似乎在黑夜的大海里远航，看到了陆地上的灯光。这个世界上，人与人各自走着各自的路，其实就是在黑夜的大海里航行，孤独与无助，是经常会遇到的事。人生的大海里，如果没有朋友，没有相互搀扶的手臂，怎么能走下去呢？那一刻，酒精在身体里燃烧，心情却很放松，我突然觉得，生活中，有些像张工这样的朋友，真是一大幸事。

我把张工送到家门口，他又非要把我送到一个山岗下，我怕他出事，又把他送回去。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在飞舞的雪花中散步，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张工原来就有高血压，后来又得了糖尿病。酒是不能喝了，甜饮料更不敢沾。前年开始，张工的体重急剧下降，一米七的个子，过去有八十公斤，现在只剩下六十五公斤。但他依然坚持每天在公园里散步，锻炼身体。我安慰他说，高血压、糖尿病，现在都不算什么，只要控制得好，再把心情调整好，活到八九十岁没有问题。

张工却有些忧郁，他说：“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见我有些难过，过了一会儿，

他又说：“我已经七十三岁，够本了。有点小遗憾，也想得开。我给老婆说，如果我动不了了，千万不要抢救，活得没有尊严，没有质量，我不要那样的生活。还有，我如果死了，千万不要麻烦亲朋好友，一火化完，就把骨灰撒到河里……”

我觉得这些话不吉利，赶忙阻止他，不让他往下说。想不到，张工的话，竟然一语成谶。2025年3月，张工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三岁。他的妻子按照他生前遗嘱，没有通知亲朋好友……

左龙岗

左龙岗是襄阳的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比我大一岁。

他原先是五一棉纺厂的工人，后来企业改制，就离职了。我跟他在一次文学笔会中相识，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理念，又同是国有企业职工，所以能说的话题很多。

从企业离职后，左龙岗开过饭馆、卖过卤菜，又在民企当过文员、做过销售，还跟人合伙开过广告公司，为一些小老板写过软文。也是他命运不济，做过这么多行当，大都半途而废。生活不易，左龙岗尝尽了人间辛苦，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他写小说，特别是小说中的那些小人物，感同身受，得心应手。左龙岗还有个特点，就是生活的艰辛，并没有磨灭他的乐观与信心，他笑起来很开怀的样子，常常感染着你，似乎没有什么事能难得住他。

左龙岗写的工厂人物、市井人物，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且他规划着写一系列市井人物，希望在自己退休后，能出版一本

小说集。他曾在一篇创作谈里说道：“我的匠人系列小说，如果从第一篇《糖方球》问世并发表算起，至今已有十七八年……几年下来，只写了铁匠、木匠、篾匠、锁匠、剃头匠等十来篇。直到前年才发力，完成了最初计划的五十二篇……当写到七十篇时，忽然意识到，作为中华文化精粹的棋类、造纸、算盘没列进来，于是追加到七十五篇，并于今天终于完成了全部初稿。”

这时，熟悉左龙岗的人，大抵都明白了他的追求。其实，国有企业改制，被迫进入社会自谋职业的人，尤其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大多数都是非常艰难、非常窘迫的。左龙岗历经艰难，矢志不改，依然热爱文学，关注社会，实属难得。

2020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一次活动，我和左龙岗都参加了。那天吃完午饭，我准备坐公交回去。因为有一段顺路，左龙岗谈兴未尽，非要跟我先走走路，再坐他的摩托车回去。于是，我俩安步当车，走过襄城、走过二桥，骑了一段摩托，又走过小清河，走了一路，聊了一路。到了他住的地方，他送我上公交车，我俩才分手。

后来，如果文联作协举办什么活动，只要他去，他基本上都会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约在一起参加，可以再畅谈一番。

近六十岁的左龙岗，为了讨生活，哪有那么多时间和闲情逸致呢？2021年初，快过年的时候，我们厂以前辞职的一个朋友，先是和左龙岗同在一家民企做文员，后来那家企业不景气，他们就一起离职了。我不知道这是左龙岗干的第几个工作，反正那时他的心情不是很愉快。有天晚上，这朋友叫上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摸到左龙岗住的地方，叫

他出来散散心。我们在一个小饭馆等了将近一小时，左龙岗才姗姗来迟。他先是不太想说话，满脸的疲惫与无助，几杯酒下肚，话又多了起来。

快十点了，我们才散场。走出小饭馆，依然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人们急匆匆地奔走。是的，生活还要继续，不管你有多疲惫多无助，我和左龙岗都一样，如果没到六十岁退休，还要拼命去奔忙。

望着左龙岗远去的背影，我相信，他那样一个乐观向上的人，是不会被生活打垮的。果然，过完年不久，左龙岗就跟朋友合办了一个广告公司。

2021年7月4日，市作协组织作家去汉江湿地公园采风，我和左龙岗都参加了。我们还先约好了，带上游泳裤，在汉江里畅游一番。可惜随行的人都不想游泳，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只好算了。

那天早晨先是有雾，后来雾开云散，头顶蓝天白云，脚下碧水荡漾。摩托艇开进湿地公园深处，犁开碧水，溅起朵朵雪白的浪花。左龙岗像个孩子一样，爽朗地笑着，快活地玩着。在一个岛上，左龙岗摘了一柄硕大的荷叶，戴在头上。不知是谁为他拍了那张头顶荷叶的照片，很是传神。他把这张照片和畅游湿地公园的文章放在一起，发到朋友圈里，那种乐观、豁达、向上的模样，让人打心眼里喜欢。

2023年2月28日，传来左龙岗去世的消息。这一年，他刚好六十岁。

左龙岗就这么走了，他的匠人系列小说集还没有出版，他想与家人自驾旅游的计划还没有完成，他想再开一个卤菜馆的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

漳河源走笔

■ 李文泉

漳河，发源于湖北省南漳县境内的三景庄，流经远安、荆门，于当阳市两河口与沮河汇合，遂名为沮漳河。再经枝江、荆州区，于沙市注入长江，全长 202 公里。

寻三景不遇

三景庄，位于漳河之源。之所以得名，皆因境内的三大景观。《襄阳府志》乾隆版卷五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三景庄，县西南一百二十里。一曰蓬莱馆，在半山中，相传为神仙所居，今馆中犹存有旧时神像。一曰天然桥，又名自生桥，一山生成似桥，宽丈许，长二丈许。下有甃，如城门，其上有古树，怪石最为奇特；其下泉流不竭。一曰老龙洞，在山谷中，高山巍峨，水势环绕，所以著有三景庄之目。

在三景街上吃过午餐，穿过街道，向对面山谷寻三景而去。行约两百步，一块高大

的石碑矗立山谷，“漳河源”三个篆字鲜艳夺目。趋前近观，石碑两侧镌有一联：文风启东南群山围列成三景；秀气钟西北一片长练贯九江。群山围列依旧，一片长练却不见其踪。可能是我们来的时间不对，暮冬时节，正是枯水期，左边沟壑仅见石头上的水印，正前方的河沟，也只有细微的水流。

向路人打听三景位置，对方告知，对面的崖壁即是蓬莱观，老龙洞在蓬莱观对面的山半腰，离这儿有里把路。自生桥咋走？顺蓬莱观山腰的公路直走，有一处塌房子，自生桥就在房子附近。也不远，两三里路。

从路旁攀援十多米，在一平敞处，有两三丈高的石崖，崖顶向前突出一米多，可以遮风挡雨，崖底有烧香的残迹，询问路边晒太阳的村民，告知这儿就是蓬莱观。志书上不是说在半山中吗？想了想，哦，现在修了公路，景况改变了，若没通路，从沟底一路跋涉，这个位置，可不就是半山之中么。

蓬莱观旁，有一栋楼房。从外观看四间三层，不是农村常见的楼房，是一幢新中

张迎的国画和油画艺术

张迎，1983 年出生于山东济南，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专业全日制硕士，现在襄阳工作。擅长纸本水墨与油画。其国画《文静》荣获山东艺术学院第十六届美术比赛一等奖，国画《福》入选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为中国画”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写生作品展；油画《小憩》入选第九届齐鲁风情油画展，并荣获优秀奖；国画《童年记忆》荣获山艺美术学院美院晨光奖；油画《下一站》入选第二届湖北当代油画作品展，并荣获优秀奖；另有多幅作品被相关机构收藏。



国画 池上



国画 想当年



油画 下一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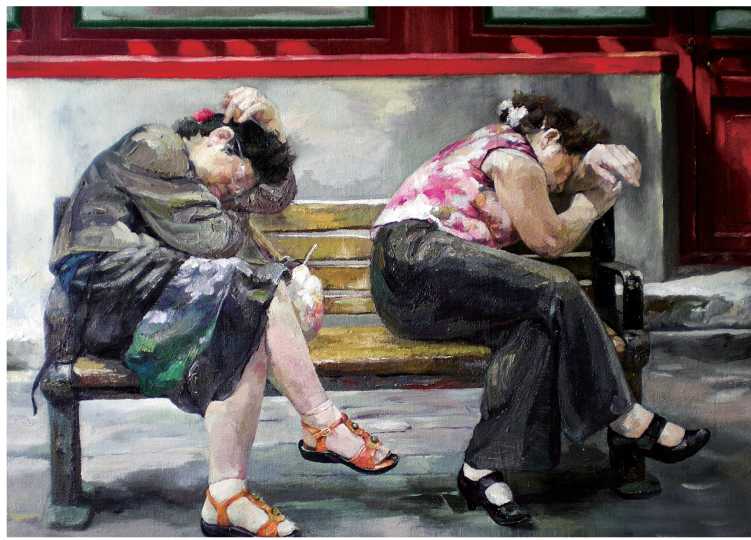
国画 童年记忆



油画 聊·无尘



国画 弈·逸



油画 小憩

本栏目由市作家协会、市美术家协会联办

式别墅，既典雅又时尚。门迎绿水，背靠青山，珍珠白的墙面，暗红的窗棂，灰色的廊檐，搭配起来，有种“轻鯨出水，白鸥矫翼”的意境。门前场院铺着拉丝地砖，是城市广场最新式的那种。场院外沿铺着草坪，有草坪灯和路灯。草坪左右两边，对称地摆着休闲桌椅、雕花鱼缸。一辆桔黄色武汉牌照的跑车停在门前。沿门前场院的台阶下到河滩，一小型滚水坝筑于河道，连通了对面的水泥路。河滩高处做了护坡，与整个楼房连成一个整体，河滩与护坡之间约百十平米的一块地方，也植了草坪。一小亭子坐落其中，四周植有几株风景树。

从门前的草坪转向拐角，下几步台阶，来到小溪边。坐在八角亭里，呷了几口茶，发了一会儿呆。跨过滚水坝，来到漳河源石碑下，看眼前三景水库碧波幽幽，天蓝水清。回望身后，小楼被绿树掩住了，一阵风吹过来，忽隐忽现，还真有点蓬莱仙境的意思。

同行的小张好读书，犹爱古诗文，对着石碑，不由摇头晃脑吟咏起来：“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

寻访自生桥。村民口中的两三里，断不是书面语概念，应该有四五里。所以，还是开车前往。沿水泥路上行，估摸走了两公里，果然见到一处房屋，外侧一间已坍塌，大约就是这里了。爬坡上坎，气喘吁吁。登上屋后的山腰，四下打量，群山连绵，没有一处显出桥的模样。悻悻下山，向路人打听自生桥，人往高处一指，喏，那座塌房子前面就是。哟，又是一座塌房子，只剩了残垣断壁，瓦屋面全塌下来。怪我们寻错了地儿，此坍房子非彼坍房子。

走近坍房处，已快到山顶了。山顶左边露出一个洞口，洞口立一棵大树，洞口上方，水泥路还在延伸。寻觅“一山生成似桥，宽丈许，长二丈许。下有甕，如城门，其上有古树，怪石最为奇特；其下泉流不竭”的景象，无果。再前行二三十米，有水流的痕迹，若是丰水期，洞里当有水流出，这里应该就是自生桥了。左瞧瞧，右看看，看不出多么神奇。心里怨古人，真有点牵强附会。

欲寻老龙洞，向路人打探路线。说起自生桥，路人告知，我们看到的不是真桥，真正的自生桥，还在前边的峡谷中。此人约摸六十岁左右，穿一件黑貂毛大衣，颇为气定神闲。细问后得知，他就是那栋别墅的主人，大名冯卫东，地地道道的三景庄人。别墅是大前年建的，他也不懂设计，就参考短视频上的样式，自己琢磨着盖了。跑车是他的交通工具。他以前在矿上打工，现在跟老伴在武汉帮女儿带孩子。

我们夸冯卫东，你过的真是神仙般的日子。他憨厚地笑笑，我就是个老农民，不懂你们说的什么诗情画意。

陈家老屋

从山崖口往下走，便道依山势而下，磕磕绊绊，路边是悬崖，深不见底，不敢往路外瞄。极陡处，于岩壁凿出一脚宽的石坎，只能一步一步挪移。稍缓处，则是被双脚磨得光滑的石壁。顺着石块砌成的台阶，拄着拐杖前移，默念着数字，从1数到100，然后坐下来，把气喘匀了，双腿不抖了，再挑战下一截儿。天擦黑时，听见了河水声，狗叫声清晰地传来，陈家老屋终于到了。

因为提前有预约，陈家老屋的主人秦明炎在大门口迎接我们。

陈家老屋坐落在一条大峡谷中，两边是陡峭的高山，山上毛竹青青，谷底漳河汤汤。刀削般的岩壁仿佛挨着了天。天还没黑透，暮色已隐藏了四周的高山。眼前白墙黑瓦的一栋老屋，门前有十几棵参天大树，绿油油的菜园。菜园下方，有哗哗的流水，一座吊桥横于漳河之上。

迈上五级台阶，进入大门。这是一座四合院式古建筑，土木结构，三层。主家历时六年，于清朝末年建成，是明清建筑中的经典之作，一百多年了，仍然保存完好。白墙青瓦、飞檐翘脊、雕门画窗，无声地彰显着当年主人的富有。堂屋外厅院的四根立柱，直径尺余。上好的楠木从地到顶，承荷三层楼的重力。地面由糯米、瓦灰、桐油浇合而成，饰以绳纹，切割均衡，一块一块，仿若褐色大理石地板砖。厢房、阁楼、梯栏，每一处雕花都精巧典雅。

秦明炎指着两扇大门之间的圆洞说，这是枪洞，刚好可以伸进一根枪管，是老辈子们专门为看家护院设计的。摸摸巨大的石门凳，非常光滑，石材已经玉化。把大门使劲地向两边拉开，清脆的吱呀声从谷底散开，又在四壁回荡，舒缓且有余韵。此时，暮色四合，吱一呀一，合上大门的声音，在寂静的山谷中响起，神秘而悠远。

秦明炎和他的侄儿，忙着为我们张罗晚餐，我们围坐在热乎乎的厢房火笼边。新式的柴火炉，大理石圆桌面，中间是炉子，盖上铁板再放锅子，下面炉膛烧柴火，炉子上热气腾腾。羊肉炖萝卜、蒜苗炒腊肉，还有石缝鱼，都是本地的美味。

秦明炎告诉我们，晚清至民国时期，陈家以造纸为业，生意兴隆，富甲一方。陈家老屋的主人陈延彬有兄弟五个，老大、老二早年去世。陈延彬排行老三，人称三爷，是陈家第七代古法造纸传人。老四和老五在2008年搬出了峡谷。陈三爷舍不得这个地方，舍不得这片祖屋，也舍不得他们的造纸设备，就和老伴秦氏留了下来。

秦明炎是陈三爷的女婿，传承了陈家的古法造纸技艺，现在是第八代古法造纸传承人。至今，秦明炎还珍藏着陈家祖传的三枚木刻商号牌：瑞昌祥记，太和元记，同兴胜记。号牌均为正方形，一尺多长，字迹隽秀。秦明炎说，这是他们的传家宝，也是陈家鼎盛时期的见证。

2004年，山外来了一拨儿探险的人，看到我们的造纸坊，像发现了西洋景，把纸坊和老屋里里外外照了个遍。后来听说，这些探险人，就是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的志愿者。从那以后，拾穗者每年都会带几拨儿人进来，帮他家出主意、找项目。从那时起，秦明炎和妻子也不外出了，就守着老屋，专心研究手工造纸。

拾穗者在陈家老屋办有“漳纸工坊”博物馆，他们拍摄的纪录片《漳源纸事》，还获得了第29届东京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优秀奖；2011年10月，他们又启动了“漳纸工坊”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还在这里办了“漳纸传习所”，定期来这里研究、实践古法造纸术。他们希望这项文化遗产能被更多人知晓，能永久地传承下来。

在拾穗者多方面帮助下，秦明炎已能手工制作文化纸，写字、画画、打印都行。秦明炎指着博物馆墙上的字画说，这些，都是

襄阳文化名人用他造的纸写的画的。秦明炎性格憨厚，他说不管多难，都要把老祖宗的手艺传下去，只有把这个地方守住，才对得起帮助过他的人。

在书房里，我看见一大叠古法手工文化纸。摸上去平顺光滑，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我想，用这种纸创作，一定心有灵犀，纸张一铺展开，山野之气扑面而来，在这种环境下挥毫泼墨，一定能创作出满意的作品。作为书法爱好者，我买了20张纸，同行的鹤哥虽不爱书画，也买了10张，说是拿回去送朋友的。秦明炎把纸摊开，庄重地在每张纸上钤了“漳纸工坊”印章。

夜宿陈家老屋。秦明炎引我们上到二楼，说这楼上可以住二十多个人，地方宽展，你们一人住一个大房间。我住的大房间有六张床，被褥干净整洁，房间装修也时尚。推窗望月，峡谷幽深，万籁俱静，唯有漳河水和月光在窃窃私语。

大鱼泉洞

吃罢早饭，秦明炎带我们去看大鱼泉洞。大鱼泉洞，是一座洞寨，清末陈家祖先为防御匪患所筑。

从陈家老屋顺着漳河往下走，走过下屋场，再沿漳河北岸走约一里，向右拐，一条溪水从山坳里流出。秦明炎说，大鱼泉洞就在里面。

走近了看，洞口为穹形，高约70米，宽约20米。石洞左高右低，右边有一股清泉涌出，于洞外汇成一个大水潭，洞口潜至水下，潭水外溢，流出几十米，注入漳河。

从大鱼泉洞流出的水，还真不小。泉水

淙淙，铺展开两丈有余的水面，又欢快地奔向不远处的漳河。

在两丈多宽、约三十米长的河滩里，散落着很多大石头，那些石头上，都覆盖着厚厚的苔藓，仿佛裹着一层绿色的绒毯。时值寒冬腊月，苔藓并不见枯萎，碧绿绿点缀在清波中，更显出大鱼泉洞的幽静。

洞口紧挨着潭水筑有石墙，是石头垒砌的城郭，块块石头两尺来厚，一米多长。城墙高约5米，长30余米，中间有石门，石门两侧留有门栓洞。入拱形城门，上几步台阶，是一大平台，乃岩洞正厅，洞高百余米，宽广平坦，打眼一扫，能容纳几千人。

从大鱼泉洞返回陈家老屋途中，见一座青砖大屋立于漳河畔，屋场周边还有纸坊遗址。秦明炎说，秦家老屋分为上场、中场和下场，这里就是老屋的下场。青砖大屋立于漳河岸高处，进门需上七级台阶，迎面一堵墙和一侧山墙完好，雕檐画窗尤在。下侧山墙坍塌，里面的界墙也大都还在，要想修复的话，总体难度不算太大。

站在青砖大屋前，我伫立良久。陈家老屋和大鱼泉洞，都是名动荆楚的人文胜迹，可现在只在驴友圈知名，对普通游人来说，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下场的建筑面积，约150平方米，若能修旧如旧，结合陈家老屋和大鱼泉洞，串连成珠开发利用，下场是很重要的一环。下场可以作为茶吧和咖啡厅，打造慢生活。旁边的平整处，可以打造成露营地。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打卡陈家老屋，探幽大鱼泉洞，在茶吧、咖啡厅休闲露营，临走时带上漳纸工坊的非遗文创产品。果真如此，漳河源旅游区就能传播开来。至少，不会像

眼前这么荒凉。

甘溪老街

甘溪隶属巡检镇，与板桥镇接壤，南通巴蜀，北达襄阳、宜昌、荆门。这地方处于荆山腹地，盛产蚕丝、木耳、香菇、核桃、药材、蜂蜜。明末清初，甘溪就成了一个南北货物集散地，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的客商，都曾在这里做过买卖。到了乾隆年间，古街已有商行五六十家，手工作坊二十多家，还有江西会馆、安徽会馆、河南会馆。甘溪之名，响彻襄阳、宜昌。

绕老街有条甘溪河，发源于板桥唐家河，经李三沟、三里岗、柏家河、院子湾，纳杨洞沟水、彭溪洞水，流过甘溪老街，在河口与从漫云而来的漳河汇合，向东而去。

甘溪老街如今已淡化商贸功能，只作为一个普通居民区而存在，但老街被修旧如旧，老作坊、老店铺，都还呈现着旧日模样，完整地保留着历史风貌，静静地接纳四面八方的游人。

甘溪新街沿省道分布，隔甘溪河与老街相望，也就两百米的样子，有平整的水泥路把它们联通起来。老街和新街之间的河滩，是一处休闲广场，数一数，共有八棵大柳树分布其间，这些古树，都有一大把年纪了。所以，这里又被称为古树广场。

八棵柳树分成两组，立在河滩上。看树身上挂着的铭牌，都在四五百年之间。两组柳树像两户人家，都是四口之家——长辈格外粗壮，晚辈相对小一圈。棵棵古柳树干皴裂如沟壑纵横，枝丫虬曲似龙蛇飞舞。这一

片河滩地势开阔、空旷，给古柳留下充足的空间，任它们恣意生长。几百年的风霜雨雪，又给它们锻打出一身好筋骨，所以它们尽情地扭腰、甩胯、摇手，在各自的空间自由狂舞。在甘溪河滩，八棵古柳都活成了一幅画、一首诗、一部民乐。

中午在新街的老安农家乐吃饭，四个人围着一个山药炖腊排骨火锅，青菜自取，人均不到四十元，吃得舒服痛快。安大哥是老板兼大厨，农家乐不仅做中晚餐，还做早餐。见他正蹲在水池边洗萝卜，面前已洗好两大盆，七八十斤的样子。我问他，洗这么多，得用好几天吧？他抬起头，手上还不闲着，说明天包包子用的，这两盆子不够，还得洗，得准备百把斤哩！

我吓了一跳：那得包多少包子？

大几百个吧。他说。

卖得完？

卖得完。方圆十几里的住户都来买，送娃子上学的，一买几十个。板桥的、巡检的、南漳的，只要打这儿路过，都会捎些回去。

安大哥看看我，笑呵呵地说，你们今晚就在这儿住，明天早晨尝尝我的包子，买过的人都说好吃。我当然相信包子好吃，这么多萝卜，都在给他作证哩。

古柳还站在那儿，自由地狂舞，咏着诗、唱着曲。老街虽不再是当年的商埠了，可新街还是这一方人离不开的地方。送娃的、买包子的、来看古柳的，休闲度假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夕阳西斜，把老街染成了金黄色。炊烟从近处升起来，又向远处飘去。

天地间的马湖

■ 文 猛

—

天地之间，如果有一个中国高山深水湖泊微信群，长白山天池必然是群主，云南抚仙湖、雷波马湖一定是最早的管理员，它们在高山深水湖泊中“江湖论剑”。

走近马湖时，马湖没有我们想象的人“湖”人“海”。码头上游艇很多，沿着长长的码头排开。可在码头上，除了我们一帮文友，没有一个游客。

“野渡无人舟自横。”

心中突然涌出这么一句诗。

马湖怎么啦？

走向码头的石梯，宽大的入口处有一棵巨大的老柳树，不是挺拔，是“横拔”。雷波人说，早先这棵老柳树高耸入云，因为横生一根柳枝，成为大家经过的“柳杠”。吊柳的人多了，老柳树干脆把树身歪向石梯，从一棵直树成为一棵“卧树”。这得有多少人给过老柳树力量？

我们让游艇关了马达，静静地湖上飘

荡。天空蓝天白云，湖中蓝天白云，湖水很清很干净。文宏君用口杯在湖里装满水，仰头喝下，随后自豪地说，我们马湖的水，就这么干净。

环湖仰望，马湖周围群山环抱。马湖北面是玄武岩、石灰岩碎块堆积而成的“天然石坝”，谁也不知道石坝的年龄，谁也不知道这里什么时候长出了石坝。此处也是闻名遐迩的马湖大堰的源头。马湖的水从这里流向田野，流向金沙江。

西边是对门山、老君山，东边是唐家山，南边是箐口山。湖畔岸边，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观，春天菜花金黄，夏天莼菜晶莹，秋天稻谷飘香。

事实上，我们在湖上只能看见那些大山手牵手、肩并肩地护卫着这汪湖，那些关于山的细节描述，是文宏君告诉我们的。马湖是雷波的封面，这方山水更为丰富的章节，还得我们一步一步去翻阅。

诸葛亮征战孟获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故事的源头，却在马湖。这里到处都有

故事的足迹，如大陷槽、小陷槽、倒马坎、懒砍坝、百仗坡、火烧藤甲、龙湖雄关、诸葛亮点将台、城墙岩、藏兵洞……

罗贯中应该没有来过马湖，马湖人都这么认为。因为罗贯中的笔下，误写了一个关于孟获的关键词。

彝族男女总会在他们的节日穿上盛装，马湖每一天的时光都穿着盛装，马湖的每一天都是节日。

二

问湖，湖从何来？

中国人总会给自己家乡的美景，从神仙那里找到一个来处，马湖的诞生自然也带着神性。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记载，天神恩梯古兹为解救被恶官掳走的少女甘嫫阿妞，派天马下凡。当阿妞骑马腾空时，失手跌落的铜镜化作碧波万顷的湖泊。这个充满诗意的传说，在彝语“哈琅署火”的称谓中，沉淀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

说实话，这个传说并没有多少新意。我们走过很多湖，关于湖的来历，大都与仙女或者王母娘娘手中的宝镜有关，那些宝镜从手中跌落之后都会化作大湖。湖水照天照地照人，用宝镜来讲述湖水的来历，是很自然的事情。女神的宝镜总是很多，总是容易从手中跌落，大地上的湖光自然很多。

地质学家给出了更理性的解释，或称第四纪冰川消融，冰碛堆积成堤，滞水成湖，属冰川堰塞湖；或称岩溶塌陷形成；或称构造断裂形成盆地，积水成湖……

虽然没有定论，但我们已经知道，马湖的形成源于远古大地上的一场灾难，是这场

我们至今无法确认时光的灾难，在群山之中围成了一汪湖。天上的雨水，溪流的溪水，藏在暗河中的水，屋檐上滴下的水，蓑衣斗笠上滴下的水，汇成这样一汪大湖。我们今天的美景源于一场大地上的灾难，这是天地的失误，这是时光的刷新。

我们无法定位时光上的马湖，但我们能够定位大地上的马湖。马湖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黄琅镇，水域面积7.5平方公里，蓄水4.81亿立方米，储水量相当于三个西湖。马湖海拔1113米，平均水深70余米，湖盆最深处达239米，是中国第三大高山深水湖泊。读书讲究“学历”，大湖讲究“湖历”，有了这样的“湖历”，马湖在中国类似的大湖朋友圈中，便有很多“湖友”，比如青海湖，喀纳斯湖，草海。马湖在四川天然湖泊的朋友圈中，也有很多“湖友”，比如邛海、泸沽湖。马湖、邛海和大部分泸沽湖同在凉山州，90%的地方都是山地和高原的凉山，拥有中国近三个内陆大湖，这也是凉山人特别骄傲的事情。

马湖是很有高度和深度的湖。

湖水之下有什么秘密，因为湖水太深，湖底有很多被湖水淹没上万年的地下森林。湖下有恐龙吗？湖下有村庄吗？我们至今还无法下去问湖。

我们不敢和彝族老人讲述这些关于科学推测的事情。这些，跟他们一时说不清。他们更愿意相信，湖底沉睡着甘嫫阿妞的银梳。他们说，每当月圆之夜，梳齿会泛起粼粼波光，指引着迷途的灵魂。

三

问湖，湖名从何而来？

这个我们无法找到科学依据，我们只得相信传说，地名记着很多的事情。相传，西海龙王敖闰巡游来到马湖，山清水秀，风景如画，不由心生激动。在这里游山玩水，流连忘返是必然的事情。

在彝族人语言流淌的时光河流上，我们无法确认具体的日子。

有一天，也是这个传说通常的开篇。

有一天，龙王看到一匹通体雪白的母马在马湖边饮水，不禁龙性大悦。几天后，龙王挂念龙宫的事务，独自回到西海龙宫处理“龙事”或“海事”去了。母马就天天在这里等待龙王归来。十个月后，母马产下一匹小马驹，通体雪白，龙头马身，煞是喜人。日复一日，小白龙马逐渐长大。

还是有一天，传说都这样讲。

小白龙马问母亲：“我的父亲是谁？”

母马说：“你父亲是西海龙王敖闰。”

小白龙马听说自己是龙王的儿子，自然要去找他的父亲。它问母亲：“父王在哪里呢？”母亲说：“我记得你父亲当时是从马湖飞跃而出的。”小白龙马就跳入马湖，寻找它的父亲去了。

龙归大海鸟归林，天下的江河湖海是相通的。小白龙马自然在龙宫如愿找到了它的父亲。遗憾的是，西海龙王嫌弃它是私生子，不愿让它在龙宫过锦衣玉食的生活。就说你是我的第三个儿子，就是三太子了，但我得与你母后商量一下。结果一去不回，杳无音讯，龙王三太子只好回到马湖。

小白龙马龙王三太子的遭遇，被观音知道了，她非常同情小白龙马。在中国人的传说中，观音是最热心也是最爱管事的。唐僧上西天取经时，就把小白龙马点化来交给唐

僧，作为他的坐骑，助唐僧一臂之力，历经千辛万苦，到西天取得了真经。《西游记》里记录了这个事情，但小说没有说龙马精神的事情，也没有说西海龙王在马湖的绯闻。

中国的词典中，有一个“龙马精神”的成语，马湖是这个成语的诞生地。

马湖最早就叫龙马湖，今天叫马湖，因为龙马得名。《雷波县志》记载：昔人牝马系湖岩，湖中出龙与交，后产异马，因得名马湖；又以湖中有龙，一称龙湖，一称龙马湖。这一传说，东晋的《华阳国志·蜀志》，明朝的《永乐大典》《蜀中名胜记》等典籍，均有记载，感觉不是空穴来风。

走过凉山，我们在很多草地上都能看见一汪眼睛一样的泉眼，凉山人称为“大地之眼”。马湖比那些草地上的“眼睛”大很多也亮很多，它应该称为“天眼”，看着天，看着地，看着人，传递着天地之间的信息。

雷波这方土地，就有“通天”般的神奇。雷波境内，有个叫“雷池”的地方，雷池是彝语“列齐”的译音，位于雷波县西南部。天上打雷的时候，雷池里面就会翻起波浪，感觉雷池也在接受天地之间的信息，取名“雷波”，就是取其通天接地之意，其彝语为“嘎尔莫波”。“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典故，已经在此化为地理坐标。

四

这么美丽神奇的地方，为什么突然一下冷落了？

雷波人告诉我们，不是马湖冷落，是我们雷波人让马湖冷落，为了给大地上留下一汪清亮的湖，他们果断按下暂停键，让马湖

暂时封存，从而让人和湖一起怀想我们的前世今生。

2021年8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指出，马湖景区存在153家违规宾馆、酒店和农家乐，生活污水直排导致水质污染。

马湖人越了雷池，面对这个让人汗颜的历史遗留问题，凉山州遂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对马湖进行了全方位整改。整改后的马湖，湖没见长大，环湖乡亲们的收入长大了，人均收入比十年前增长3.2倍。湖水没见加深，却已清澈如初。

在马湖边的山坡上，有一方算是平地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横梁子，马湖风情小街就在这里抓紧建设，那些拆掉的宾馆、酒店和农家乐，将按照规划集中安置在横梁子。马湖住水住风，横梁子住人。

站在横梁子上，可以俯瞰烟波浩渺的马湖。这里可以吹到马湖的风，可以吃到马湖“四宝”，不会让一滴污水流入马湖。

我们在湖畔的生态教育基地，看见孩子们正在种植“成长树”，每棵树都挂着主人的名牌和环保承诺。有一棵树在马湖，就对马湖多一份牵挂，人走远了，树不会走开，心就不会走开。

五

走向金龟岛，那里住着三国时候的名将孟获，他以塑像的姿态，成为马湖的守望者。走下游艇，向上的梯台尽头，就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彝族寺庙——孟获殿。

殿前有副对联，是古彝文所写，意思很明白：“首领开明，七次和谈，保一方平安；民众辛劳，三次塑像，为纪念英雄。”朴实的

话语，精准的表达。

孟获是三国时期南中少数民族首领，原名居木惹夫，他身材魁梧，外形俊朗，人称“彝帅”。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是一段很精彩的章节，对这一段小说，彝族人有自己的解读。他们说，不是“七擒孟获”，是“七请孟获”。孟获与诸葛亮多次交战，诸葛亮采用攻心为上的策略，以战示和的方针，通过七请七送孟获，最终打动了孟获，和谈成功，请旨封孟获为御史中丞。

在彝族人心中，他们的英雄孟获为免除百姓生灵涂炭，增进彝汉和谐、彝汉通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彝族人在金龟岛塑孟获像，就是为了缅怀这位少数民族英雄对南中地区人民的贡献。

从诸葛亮“七请孟获”到刘伯承“彝海结盟”，彝族人的心，就是这么豁达这么亮堂这么磊落。

后殿塑有观音菩萨像，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为会期，众称“烧香会”。寺内要办素席“九大碗”，敬神还愿，敬观音，也敬孟获。

金龟岛的四周，修了环形步道，我们环绕步道走了一圈，风轻轻，水清清，山青青，向英雄孟获致敬，向彝族人民致敬。

回眸金龟岛，联排山门上的牛头远了，口弦远了。孟获殿里的住持敲响大铜钟，为我们送行。

马湖的昨天，是神话与史实的交织。马湖的今天，是守护与发展的共生。马湖的明天，必将是传统与现代的交响。

这汪碧水就像彝族的银饰，在岁月长河中越擦越清，越擦越亮，照耀着人类文明该有的模样。

六

游艇没有把我们送回码头，把我们送到双海包。双海包和马湖，只有一“河”之隔，有了湖，那“河”就有了新的形态，在这里也可以成为“湖峡”。

“湖峡”上拉着两条索桥，一桥上岛，一桥离岛，晃晃悠悠地和双海包相连。双海包面向马湖的一面，有很多钓鱼人，他们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刚才在湖上没有注意，还以为偌大的湖上就我们几个人。雷波人说，傍晚时候，马湖四周都会来很多钓鱼的人。在马湖“封存”和没有“禁渔”之前，很多来马湖的人，都会在马湖岸边钓鱼，只要能够站得住人的地方，就有钓鱼竿，成为马湖一道惊人的风景。

马湖“禁渔”之后，湖上就再没有了渔船，渔船全部上岸。钓鱼的人也只能一人一竿一钩，而且必须错过鱼的产卵期。晚上是马湖火把节，很多人都去准备晚上的狂欢去了，钓鱼的人不是很多。在马湖横梁子风情小街还没有建好的时段，“今宵酒醒何处”也是大家必须考虑的问题，马湖暂时进入一段舒缓的时光。

湖上的时光让我们忘记了时间，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就挂在西边的山头。

环湖路上，出现了很多人，这些人穿着彝族盛装，是那种节日的盛装，也有很多外地来的游客。环湖路之外的公路上停满了车，稍微平坦一点的竹林草地，都支上了帐篷。马湖周围的酒店宾馆关门之后，露营是最好的选择。今天他们不是奔着马湖来，是奔着马湖火把节来的，黄琅镇上只要有床的房间都订购一空，很多人只能露营或者赶往雷波

县城。大家盼望马湖早日在横梁子上“结上梁子”，让他们有真正的马湖之夜、马湖时光、清凉夏天。

环湖路上，隔上一段都摆了柴火堆，马湖边背着火把卖的彝族人很多，是那种用红布条捆得很漂亮的火把，10元一把。

等待火堆点燃的时光，我们看见湖边有一个捡垃圾的汉子。其实，我们还在湖上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人。

汉子并不是彝族人，他叫刘道龙，老家在云南。他说他五岁的时候，随父母一起来到马湖，在马湖已经度过了55年的时光。早些年在双海包上开农家乐，他给各地来的游客讲述马湖的故事。他是最了解马湖的人，所以他家的农家乐生意好得很。马湖关闭所有的酒店、宾馆、农家乐，他家在岛上的农家乐自然也拆掉了，政府分别在两座海岛的山包上建起了高高的瞭望台，上面站满了看湖的人、照相的人。

刘道龙给我们看他家的营业执照，他们家未来的农家乐，在横梁子的图纸上。在等待风情小街建好的时光，他在湖边开了一家小卖部，每天烧很多开水，就为到马湖的人能泡上一碗方便面，喝上一杯热水。更多的时候，他让老伴看店，自己背上背篓到湖边捡垃圾。他觉得，湖干净，心就干净。他坚信未来的马湖一定会更美，天南海北的人一定会踏波而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今是一方人在养着一方水土。

七

天空里最大最亮的太阳灯落下西山，马

湖上的灯光全部点亮，这是马湖一年中最盛大的日子。

在彝族高腔与长号声中，盛装的彝族姑娘手持黄伞缓缓走过，彝族毕摩手持火把，口诵古老而神秘的祈福经文，点燃了消灾驱邪、象征丰收、预示幸福的火堆。随着第一簇火焰在毕摩的手中点燃，环湖路上的几十个火堆、上万支火把同时亮起来，火光照亮了天空，照亮了湖水，照亮了心头。

身着盛装的彝族儿女和各地游客手持火把，万人齐呼“孜莫格尼”（彝语：吉祥如意）。当古老的彝族音乐响起，大家跳起了欢乐的达体舞。

这是对火的向往，这是对火的致敬，这是对火的敬畏，这是对火的希望。万千支舞动的火把，让环湖大道变成了一条奔腾的“火龙”，沿途手机的闪光灯、电筒与火光交相辉映，还真是天上星河，地上银河。人们手持火把，围着火堆跳舞，围着火堆祈福。火光映照在每个人的脸上，传递着希望和祝福。火光倒映在湖水中，让风声，让水声，传达我们的祝福。

我们刚好赶上一年一度的火把节，这是一场盛大的节日，这是刻印在彝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这是流淌在彝人血液里的精神图腾。一个敬畏火的民族，心里是亮堂的，是一定能够战胜困难的，也是一定能够迎接光明和温暖的。

回到“半山居”，这是雷波人很早就给我们预订的房子。

远远地就听到歌声，就看见火光，“半山居”的院中燃起火堆，环绕火堆，摆放着长桌宴。“半山居”年轻的老板何孝友把他原来在马湖村的乡亲们都请到“半山居”一起过

狂欢夜。何孝友原来的村庄叫马湖村，是原马湖乡政府所在地，是马湖周边几个村庄赶场的地方。马湖乡撤并到黄琅镇后，马湖村依然是乡亲们赶场的地方，也是乡亲们举办“乡村派对”的地方，只是那里不再住着乡政府，而是住着“马局”，也就是马湖风景区管理局，乡亲们习惯喊“马局”。

何孝友很早就看中马湖边的高坡，站在这里可以望见整个马湖，虽然听不到湖，但可以看到湖。

长桌宴上摆满了原汁原味的彝家风味生态美食：孟获烤全羊、孟获鸡汤、烤乳猪、坨坨肉、羊肉汤锅、酸菜鸡、石灰粑、秆秆酒。乡亲们捧过麦秸秆，请我们和他们一起喝秆秆酒。

歌声响起来，是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作词，吉克曲布作曲的《彝人之歌》：

我曾一千次守望过天空，
那是因为我等待雄鹰的出现。
我曾一千次守望过群山，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是鹰的后代，
啊，从大小凉山到金沙江畔，
从乌蒙山脉到红河两岸，
妈妈的乳汁像蜂蜜一样甘甜，
故乡的炊烟湿润了我的双眼。
我曾一千次守望过天空，
那是因为我在期盼民族的未来，
我曾一千次守望过群山，
待领取，
为我还保存着我无法忘记的爱……

大家放下筷子，放下麦秸秆，放下所有的烦恼和忧愁，尽情唱起来，曲调在心里，

歌词在心里，每一个人脸上都充满着热爱和力量。

雷波地处彝汉文化的融合交汇地带，既有彝汉文化水乳交融而不断演绎发展的民族风情，也有因居住封闭而定格在不同历史形态、保留完整的义诺方言区的原生态彝族文化。他们热爱他们的诗人，热爱他们的歌声，热爱他们的舞蹈，他们对生活永远充满热爱和希望。

八

我走过凉山的很多地方，从谷底到云线之上，随处能见到的植物，就是索玛花。绛紫、粉白、鹅黄的索玛花，在陡峭的山坡上层层绽放，海海漫漫，画面格外震撼。

羊群穿梭其间，羊毛上沾满落英，宛如山神给羊群随手别上的簪花。索玛花在彝语中被称为“迎客之花”，象征圣洁、善良、美丽与希望，被誉为“花神”。彝族人常用索玛花形容女子的美丽，女婴出生时常取名“索玛”“玛薇”，寓意吉祥如意。它们长得并不高大，但是枝繁叶茂，坚韧圣洁，只要有一粒种子种下，哪怕干旱，哪怕风霜，哪怕贫瘠，索玛花一定会在大地上开放，大地永远不辜负任何一粒种子，这就是凉山人。他们落地生根，他们永远向上，他们永远在歌唱，永远在舞蹈，永远在和贫穷抗争。

2006年11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雷波“中国彝族民歌之乡”称号，能走路就会跳舞，能说话就会唱歌，成为当地一绝，彝族民歌多达5000余首，高亢绵长，绕梁不绝，在大小凉山之间回荡，在金沙江畔萦绕。

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曲比阿

乌，是雷波这里飞出去的“百灵鸟”。闻名遐迩的“三色索玛”，是全国第一个彝族女子演唱组合。表哥表妹组合在“民歌争霸——2013中国国际民歌大会”总决赛中，夺得总冠军”……

唱完《彝人之歌》，乡亲们齐声大喊：“上马湖四宝”。文宏君说，这是乡亲们专门为远方客人准备的。

马湖鲢鱼。马湖至今仍保持着国家一类水质，在没有污染的清澈湖水中，藏着马湖的天然鱼种马湖鲢鱼。马湖鲢鱼之所以拥有独特的地方风味，一是鱼质优良，二是配料独特，三是制作讲究，烹饪方法独树一帜。马湖鲢鱼风味清鲜与醇浓并重，拥有鱼香味、麻辣味、家常味等能调众口的复合型特征。品尝过马湖鲢鱼，是走过马湖的人最骄傲的谈资。

马湖还在“禁渔”期，餐桌上的马湖鲢鱼，不是渔民撒网捕捞的，是湖边何孝友专门喊在半山居帮忙的李永华在马湖里钓上来的。李永华是马湖出名的打渔人，马湖“禁渔”之后，他把自家的渔船运到“半山居”，在竹林中建起“船屋”，过去它在湖上，现在它在竹林里。躺在“船屋”上，耳边总是回荡着风声、水声。

何孝友给我们看了一段当年他给李永华拍摄的视频：清晨的马湖，像一块温润的翡翠，渔人李永华划着猪槽船破开镜面，惊起一群白鹭。李永华正在收网，他笑着展示网中的马湖鲢鱼：“这鱼对水质要求高，湖水要是脏了，它们早就搬家喽。”

在黄琅镇里，至今保持着“放鱼节”的传统，每年立春，村民会抬着木雕鱼神像绕湖巡游，将鱼苗放归湖中。

主人问大家一个问题，马湖鲶鱼是山珍还是海味，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上来。大家喝着秆秆酒，唱着彝族古老的敬酒歌。

马湖莼菜。我们在来马湖的路上，在很多村庄都见过莼菜田，这是莼菜收获的季节，穿着着绿的采莼姑娘，双手灵巧地在采摘莼菜，她们手中晶莹剔透的小小绿色，就是“水中人参”，就是历代皇宫的御宴佳品。乡亲们端上来的莼菜，有配以肉丝、鸡丝、火腿丝的羹汤，有浸了泡泡椒、酸咸菜水的凉拌莼菜，朵朵入口，清醇滑嫩，回味无穷。

罗汉竹笋。箬竹是雷波独特的竹种，有几十万公顷，马湖四周，竹林密布，碧浪接天。箬竹为竹中精品，竹笋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被称为“蔬中熊掌”。罗汉竹笋鲜嫩，肉壁厚、空心小、质细嫩，清香脆美。马湖周边山坡上的各农家餐馆、农家乐都开发有竹笋系列菜品，如罗汉笋烧土鸡、罗汉笋烧牛肉、凉拌笋三丝、五香笋干、酱醋笋片、卤笋丝、油酥笋片等等，后来又发展了烟熏、盐渍、冷冻等品种，都是便于保鲜携带的袋装、瓶装旅游商品。

马湖雨前茶。顾名思义，雨前茶是谷雨以前采摘的茶。马湖纯山净水，山峦绵亘、土质肥沃，盛产毛头尖茶。“晨曦和露采，暮蔼带叶摘”，可惜我们没有赶上采茶季，只能在视频中看彝族妇女采摘茅尖茶。湖畔的茶山上，这种叶片尖端朝上的奇茶，需在晨露

未干时采摘，经九道工序制成。

给我们看视频的，是茶农阿果莫，她自豪地说：“从前茶树是头人的，现在我们自己的。”她家茶园从3亩扩展到20亩，去年收入突破8万元。在政府的扶持下，马湖茶与苦荞、岩蜂蜜组成“彝家三宝”，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

远望马湖，繁星点点洒落在湖面上，马湖又换上了一袭神秘的黑色长袍。星辰倒映其中，我们知道星星和湖底的沙石、水草、水下森林相互映衬，宛如一个深邃的宇宙，藏着无数的秘密与梦想。

俯瞰这片水域，恍惚间看见时光的河流在此分岔，一条流向远古的传说，一条奔向未来的期许。

远离城市的喧嚣，夜空格外清澈，星星仿佛触手可及。银河横跨天际，流星不时划过，为这片神秘的土地增添了几分浪漫与神秘。在这样的夜晚，我们围坐在篝火旁，分享彼此的故事，在心中默默许下愿望。

星星就在头顶，其实，我们知道星星离我们很远，它们的光辉照到我们眼中已经走了几十万光年，也许我们看到的一颗星星，它在遥远的地方已经陨落。但在这个时刻，他们刚好照在我们头顶。

遥远的星星，一定也在看我们。

你们看到我们了吗？

山间野果

■ 伊 梦

故乡的山野，如一位深谙时节 的母亲，循着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将最清甜的滋味，依次为孩子们捧出来。春风拂过山岗，便催醒了第一拨儿野果；夏日骄阳似火，枝头的果子被烤出浓郁的甜香；秋日霜露浸润，山野捧出醇厚绵长的滋味；冬日寒风凛冽，那些早早藏起来的甜，就成了岁月里最温柔的念想。

每年春天，最先让孩子们欣喜若狂的，当属叉叉果。叉叉果是乡亲们口口相传的小名，也有人唤它叉巴果儿、裤裆果儿。名字听着俗气，落进我们的耳朵里，却有一种特别的亲昵，就像狗蛋、狗剩、石头这些憨实的乳名。它得名的缘由，全因果实天生呈“叉”状，细细瞧来，竟与孩童的小裤衩有几分神似，俏皮又可爱。熟透的叉叉果，从层层翠绿的叶片后，偷偷探出红彤彤的小脸蛋，晶莹剔透、饱满圆润，像一颗颗璀璨的小红宝石，又像一个个倒悬枝头的小爱心，小巧玲珑，惹人欢喜。摘下一颗送进嘴里，轻轻一咬，清甜的汁水便在舌尖瞬间炸开，充盈整个口

腔。甜意里裹着一丝淡淡的微苦，像极了我们的童年，也像极了寻常的生活——甜中有苦，苦中藏甜，余味悠长。

同一个时节里，棒槌果也慢慢由青转黄。棒槌果的学名叫胡颓子，果实既像农家捶衣的小棒槌，又像母羊充满奶水的奶头，乡亲们便亲切地唤它棒槌果、羊布奶；又因其在三月份成熟，果肉泛黄，也叫三月黄子。这些带着乡野味的称呼，倒比学名更添几分温软亲切。棒槌果总是密密地挂在低矮的灌木丛上，一串串溜长圆滚，带着细长的果柄，妥妥的小棒槌模样。棒槌果未熟时，果身青硬，咬一口酸涩难忍，待三月的暖阳晒透，便慢慢染上黄中透红的色泽，表皮覆着一层薄薄的银白色细绒，像蒙了一层轻纱，看着便湿润喜人。摘一颗捏在手心，咬开薄薄的果皮，味蕾立马被那鲜活的酸甜唤醒，那是属于春日的鲜活滋味。

五六月份麦黄时节，也有和棒槌果外形相似的果实成熟，那果实身形更细，吃着稍显酸涩，远不及棒槌果清甜。因在麦黄时节

成熟，乡亲们便称其为麦黄果儿。

在春日成熟的所有野果里，我最偏爱的，是乡亲们喊作蒙果儿的野果，后来才知，它的学名叫山莓。山莓的枝条上生满了细密的尖刺，摘的时候稍不留意，指尖便会被扎出小小的红印，又疼又痒。可即便如此，也抵不住我对山莓的喜爱，哪怕指尖扎出无数小口子，依旧乐此不疲地穿梭在灌木丛中，只为那一口心心念念的纯粹酸甜。山莓的果实是实心的，熟透后通体艳红，果皮上布着一颗颗红色颗粒状液泡，模样虽与超市里的树莓相仿，颜色却比树莓更明艳，滋味也更醇厚。酸中带甜，甜中裹酸，比例恰到好处，不腻口，也不酸涩，好吃得让人停不下来。父母深知我偏爱这一口，每次上山干活归来，总会特意绕路去灌木丛中，为我摘上些熟透的山莓，小心翼翼地盛在桐子叶折成的小篮子里带回家。我捧着那小小的桐叶篮子，坐在门前的青石板上心满意足地抿着吃，那酸酸甜甜的味道，不仅填满了我的嘴巴，更填满了我烂漫的童年。

春日的清甜刚在舌尖上淡去，夏日的骄阳便把山野的甜酿得愈发浓烈，端阳泡儿、马桑果次第登场，牛鼻圈和毛桃也赶着趟儿成熟，孩子们满心欢喜地开始享受夏日的山野盛宴。

端午节前后，唤作端阳泡儿的红泡子便熟了，后来得知它的学名叫蓬蘽，也是我儿时格外偏爱的野果。它的甜，裹着一种独特的清香，芬芳怡人，让人时时记挂。蓬蘽生性娇贵，不喜烈日暴晒，大多长在水渠、水沟旁的阴凉潮湿处，一簇簇、一片片藏在茂密的草丛间，不仔细寻觅，很难发现它的踪迹。蓬蘽的果实圆圆的，是小巧的球形，熟透后

通体艳红，像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红玛瑙，缀在枝头，格外惹人喜爱。摘上一捧凑到鼻尖，一股沁人心脾的果香便扑面而来，混合着水沟边的青草湿意，吸一口，鼻尖都是凉丝丝的甜，清新淡雅，细腻绵长，让人忍不住咽口水。蓬蘽的滋味比山莓稍淡，没有那般浓烈的酸甜，却因这独特的果香，多了几分别样韵味。在我心里，它与山莓难分高下，各有各的美味。

一群小伙伴中，总有人傻傻地将蓬蘽和蛇莓弄混，二者模样相似，都是红彤彤的小果实，藏在草丛间，不仔细分辨，还真难以区分。大人们总说，蛇莓吃不得，吃了洞里的蛇便会出来咬手脚。因此每次摘蓬蘽，我都格外小心，一边寻觅，一边警惕地环顾四周，生怕摘错了引蛇出洞，心里既满是期待，又藏着几分害怕，那份复杂的心情，如今想来依旧鲜活。摘的次数多了，我也慢慢摸出了二者的区别：蓬蘽的果实更饱满，颜色更艳丽，表皮的颗粒也更圆润。蛇莓的果实则偏干瘪，颜色也稍显暗沉。有了这个发现，我再没错过，总能精准地找到那带着独特清香的蓬蘽，安心享受它的清甜。

马桑果，是我童年记忆里又爱又怕的野果，乡亲们都叫它胖胖腿，名字憨态可掬，倒与它的模样有几分契合。马桑果长得格外密集，一嘟噜一嘟噜缀在枝头，像一串串小巧的灯笼，热热闹闹的，好看极了。熟透的马桑果有两种颜色，一种是淡淡的粉红，红中透亮，像一粒粒水晶，在阳光下泛着柔光。另一种是深邃的紫黑，与桑葚颜色相仿，却比桑葚更圆润饱满，像一颗颗小巧的紫宝石，吃多了，舌头和嘴唇都会被染成紫黑色。我爱它，是因为无论放学路上，还是山间玩耍，

它都是我充饥解渴的美味，总能在饥渴的时候，给我一丝甜润的慰藉。可我又怕它，只因大人们反复叮嘱，不准偷吃马桑果，说它有毒，吃多了轻则头晕恶心，重则危及性命。有人吃了，必须灌大粪解毒，不然便会丢了性命。一想到那恶心的场面，哪怕再嘴馋，也会收敛几分，从不敢多吃。

后来才知道，大人们的话，并非危言耸听。马桑果的毒性，全藏在籽粒中，若以囫囵吞枣式的方法吃，只吞咽汁液，不嚼碎籽粒，便平安无事。也有那不信邪的，饥渴难耐时，逮住一蓬马桑果，手里在不停地捋，嘴里在大嚼猛咽。未料个把时辰过去，便脸色青紫，人事不省。大人们慌了手脚，一时又找不到医生，听说大粪能解毒，立马进茅房舀一勺粪汤，一人按住那人手脚，一人使劲撬他嘴巴，另一人硬将一勺粪汤灌了进去。等那倒霉蛋将先前吃进去的马桑果连同粪汤吐了出来，大人们的心放下了，只等他慢慢醒来。以我的粗浅认知，乡下流行这个土方，断不是粪汤真有解毒功能，多半是这东西能起到催吐作用。原因不消细说，道理是明摆着的。不过，好多人经此一劫，他们的狼狈下场，就成了村里人日后的笑谈。

牛鼻圈果是夏日里最具童趣的野果，因它的藤条光滑有韧性，可以做牛鼻圈而得名。不过，乡亲们并不这样叫，而是以其谐音唤作牛皮匠儿，不知道的，还以为叫的是一个人。它们多长在田埂边的矮树丛里，果实呈小小的圆柱形，比发了福的麦粒大不了多少，未熟时青硬发涩，嚼着发苦，在夏日骄阳的烘烤下，先是微微发黄，然后慢慢泛红，等到变成乌紫色时，便酝酿出了清清爽爽的甜。牛鼻圈果的果肉厚实，吃着脆生生、甜润润的，

满口都是夏日的清爽滋味。山里的男娃子也顽皮，未成熟的牛鼻圈果，就被他们拿来当枪子儿，装进用小竹筒做成的枪里面，扳机一抠，啪的一声发射出去，煞是有趣。一群孩子举着竹枪追逐乱跑，田埂上满是哈哈的笑声。

夏日的山野间，毛桃也藏着孩子们的无限期待。山野里的毛桃，没有市面上的桃子圆润硕大，个头小小的，表皮覆着一层细细的绒毛，摸上去有些涩手，若不小心弄在身上，浑身糊糙，奇痒难耐。毛桃未熟时，硬邦邦的，酸得叫人牙齿发软，等到盛夏的阳光把它晒得脸蛋发红、果肉变软时，才算真正成熟。我们踮着脚爬上矮树，摘下毛桃后，随便擦一擦绒毛便往嘴里塞，一口咬下去，酸中带甜，甜里又藏着一丝淡淡的酸。那朴实的甜，隐隐的酸，是夏日里最爽口的滋味。好多媳妇怀上宝宝后，日思夜想的，就是这一口。母亲说，当年怀我时，她特别馋毛桃，漫山遍野的毛桃被她摘遍了，以至于她比谁都清楚每棵毛桃树的位置，我摘到的毛桃总要比小伙伴们多很多。

夏日的燥热渐渐褪去，秋日的清风缓缓拂来，山间的野果也换了模样，依旧源源不断地向我们馈赠着山野独有的美味。八月炸，便是这秋日里不可多得的美味，藏着独属于秋日的软糯与香甜。顾名思义，这果实一到八月，便会自行炸开果皮，似在向世人宣告它的成熟。未炸开的八月炸，果皮是青绿色的，肚子鼓鼓地挂在藤蔓上，隐在枝叶间，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行将成熟时，果皮就变成紫茄子颜色。一旦炸开，从中裂成两半，露出里面莹白如玉的果肉，像凝脂般细腻，裹着乌黑的籽儿，散着淡淡的清香。尝上一口，

软糯香甜，余味绕舌，满口皆是山野的温润。那时，父亲总爱在八月的午后，悄无声息地去山间的藤蔓上寻觅八月炸。寻到一树，他便踮着脚，用枯瘦的手指扒开藤蔓，小心拨开果皮上的枯枝，生怕蹭掉一点果肉，一旦发现炸开的果实，便满心欢喜，小心翼翼地掰下，迫不及待地带回家给我们尝。我和哥哥开心地大快朵颐，父亲便在一旁含笑看着，那模样，比他自己吃还要满足。

野李子是秋日山野里最爽口的酸甜，我们也叫它酸梅子。山里的孩子总是梅子、李子分不清，反正它们看着大概差不多，只管尝那口酸甜就好。野李子多长在山林的边角处，树不高，枝桠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或红或黄的圆溜溜小果子。未熟时青青的，又酸又苦；经秋风一吹，秋霜一浸，便慢慢染上紫红或金黄，捏起来软软的，闻起来香香的，便是熟透了。熟透的野李子，风一吹会自动坠落到地上，皮薄肉嫩，拾一颗咬开，轻轻一吸，酸甜的汁水瞬间充盈口腔，酸得解腻，甜得清爽，香得扑鼻。野李子耐放，我们把变色的野李子摘下来，装上满满一兜，衣兜装不下了，就把袖口扎起来，装上满满两袖筒，带回家放在坛子里储存着，等那酸甜的滋味在时光里慢慢酝酿。

秋风再浓几分，山野便捧出了最醇厚的甜——野生板栗熟了。每到野板栗成熟的时节，父亲便会放下手中的活计，去深山里捡栗子。有时，我和哥哥会软磨硬泡，央求他带我们同去。山路崎岖，落叶松软，踩上去发出沙沙的轻响，我们跟在父亲身后在林中穿梭，一路欢喜雀跃，目光在满地枯枝败叶间逡巡，寻找那些藏在毛刺里的惊喜。野板栗的外壳浑身是小刺，像一个个小刺猬，指

尖碰上去，扎得发麻。想要得到里面的果实，就得费些力气，能自行炸开掉出栗子的，总是极少。看见裂了口的板栗球，我总是急不可耐地用手去扒，没一会儿手上便扎满了细细的小刺，可我半点也不在意，只顾着把一颗颗带着泥土气息的栗子往口袋里塞。父亲微微笑着，一边帮我拔出手上的小刺，一边叮嘱我慢些，可他自己捡起来，却也和我一般急切。

除了捡栗子，我最大的愿望，便是找到几个松鼠洞。听父亲说，松鼠最会挑栗子，一到秋下，它们就把又大又饱满的栗子藏进洞里，预备着过冬。一个松鼠洞，能藏下一两升栗子呢。我一路走，一路东张西望，眼睛盯着每一个可疑的洞口，幻想着能找到一处松鼠的粮仓，不费吹灰之力便捡到一堆栗子，可每次都是空欢喜一场。转念又想，我怎能盗取它们的劳动果实呢，真要那么做了，小松鼠们又拿什么过冬呢？捡回来的栗子，放在屋檐下吹至半干，装一把在口袋里，咬上一口，甜甜脆脆，满口生香。那时村里流行露天电影，每个看电影的夜晚，我们都会炒一锅栗子带上，剥开后，浓郁的栗香扑面而来，入口粉糯香甜，那是秋冬里最踏实、最温暖的滋味。

秋风越吹越凉，山野的美味却并未落幕。高高的树丛间，还有一种藏而不露的美味，悄悄等着我们去发现，那便是野生猕猴桃，乡亲们都叫它杨桃。猕猴桃不跟别的野果抢时令，也不像别的野果那般张扬地挂在枝头，而是攀着老树干，隐在浓密的叶影里，像一个个裹着褐色绒毛的小毛球，低调又憨厚。未成熟的猕猴桃硬邦邦的，又酸又涩，唯有寒露过后，表皮才会微微发软。这时将猕猴

桃摘下，装进干净的坛子里密封好，放上几日便能吃了。放熟的猕猴桃果肉绵软，轻轻剥开那层覆着细密绒毛的外皮，翠绿晶莹的果肉便露了出来。凑到嘴边咬上一口，软糯的果肉在舌尖化开，清甜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酸，汁水饱满，香气醇厚，那是山林深处最本真的温润滋味。

棠梨果，是被深秋的霜露催熟的。它总在霜降之后，褪去最后一丝青涩，挂在落尽叶子的枝桠上，成了山野留给孩子们的又一份惊喜。彼时，山间的树木早已褪去翠绿的衣裳，落叶纷飞铺满蜿蜒小径，光秃秃的枝桠上，棠梨果青中带黄、黄中透红，一颗颗格外显眼，在微凉的秋风中轻轻摇曳，似乎在向孩子们发出邀约。看见一树棠梨果，我和小伙伴们便爬上树，摘下来揣进兜里，走在路上时不时摸出一颗塞进嘴里，咬一口，酸甜中裹着一丝淡淡的涩，越嚼越有滋味。走一路，吃一路还不尽兴，小伙伴们还要比比谁的棠梨果个头更大，味道更甜。比输了，心服口服，笑着向对方贡献出自己最大的那一颗。欢声笑语伴着酸甜滋味，驱散了秋冬的寒凉与寂寥。

冬日的山间，寒风呼啸，草木凋零，山野里少了许多热闹，可林间仍有一蓬蓬亮眼的红，在冬日里静静守候，那便是火棘果，村里人叫它救命粮，也有人唤作救军粮。老一辈人说，饥荒年代，它曾是军队和百姓的应急食物，救过无数人的性命。火棘树一蓬一蓬的，果实也是一嘟噜一嘟噜的。火棘果产量高，一大蓬火棘树，能产十几斤火棘果。灾荒年月，把火棘果采回去，磨碎了，掺上点苞谷面蒸馍馍，省了粮食，也缓解了饥荒。

旧时行军打仗，一时断了粮草，火棘果便又成了军粮。说它是救命粮，一点也不为过。

火棘果没有春夏野果的甜美多汁，也没有秋日果实的丰腴醇厚，小小的果实，像红珠子般挨挨挤挤地贴在枝桠上，红得朴实，红得安静，为寂寥的冬日山野添了几分生气。火棘果的味道清淡，入口微甜，带着些许酸涩，果肉薄薄的，籽儿却不少，吃起来沙沙的、粉粉的，没有太多汁水，算不上格外香甜，却是冬日里难得的野果。我们放学路过，或是在山间放牛，总会随手摘几颗放进嘴里慢慢嚼，那一点淡淡的甜，是属于冬日山野最朴素的滋味。

除了火棘果之外，冬日的甜，还藏在屋里的陶罐里、竹筐里。秋末摘的猕猴桃、野李子在陶罐里慢慢放熟，软糯香甜，是冬日里的小惊喜。晒得半干的小板栗，揣在兜里，随时摸出一颗，嚼出满口的甜香。放得透亮如红灯泡般的野柿子，放在火边烤一烤，热腾腾的、甜滋滋的……屋外寒风凛冽，屋内却满是山野的甜意，那些藏起来的秋日滋味，让整个冬天都变得明媚起来。

人世间的很多事物，实在耐人寻味。如今，我早已走出了鄂西北的那个小山村，见过了世间万千繁华，吃过了包装精致的糖果和人工培育的鲜果，可再也没有一种味道，能比得上儿时山间野果的清甜。那些藏在四季里的野果，它们不仅是舌尖上的滋味，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故乡印记。那是童年的味道，是故乡的味道，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最珍贵礼物。它永远藏在陶罐里，藏在衣兜里，藏在记忆深处，温暖着我的每一段时光，从未褪色，也从未消散。

母亲的土方

■王道勇

老屋灶房的檐下，是母亲的“药房”。

几根熏得发黑的木椽上，高低错落地挂着许多物事。有一束束枯褐的草茎，叶子蜷缩如婴儿握紧的拳；有编成辫子的大蒜头，表皮已成了半透明的淡金色；有绑成条捆的艾条，散发着经年沉淀后的苦香；还有用报纸包着的几块老姜。最多的，还是马齿苋。它们被母亲用麻绳、构皮、布条一束束捆好，倒悬着，在荆山干爽秋风里，凝成一把筋骨分明的墨绿。

山风穿过檐廊，这些东西发出细微的窸窣声，像一群熟睡者在均匀地呼吸。阳光好的时候，光柱从瓦缝间斜射进来，照见浮尘在光里缓缓地舞蹈，也照见那些草药的边缘，毛茸茸地镶上了一层金箔。这些东西，是母亲应对一切头疼脑热的土方。

母亲采药，是严格遵循着时令的。秋分前后，田埂野地的马齿苋最为肥嫩，药力也足。她总在清晨露水将干未干时出门，拎一只竹篓，篓里放一把磨得锃亮的镰刀。我跟在她身后，看她俯身在一片湿润的土地里，手指

灵巧地拨开杂草，寻到那一丛丛红梗绿叶、肉质肥厚的马齿苋。“喏，要挑这种。”她告诉我，“梗子紫红的，叶片厚实的，汁水才足，性子才韧。”她不用镰刀割，而是用手指捏住根部，轻轻一提，连着一截白嫩的根须便起来了。她轻轻抖落根须上的泥土，然后整整齐齐地码在竹篓里。那动作里有些珍重，仿佛不是采野草，而是在进行一种古老的仪式。她说：“地里的东西，都讲个时候。时候对了，它就把它最好的力气，藏在茎叶里，等着懂它的人来取。”

采回的马齿苋，要在井台边一遍遍淘洗，洗去沙土和虫卵，然后摊在竹筛里沥水。午后，日头西斜，光线变得柔和了，母亲便开始捆扎。麻绳在她的掌心绕过，束紧，打一个活结，再递给我，让我踮着脚，挂到檐下她指定的椽子上。挂的时候，她能说出每一束去年的马齿苋是何时所采，治过谁的腹泻，还剩多少效力。“这一束，是去年雨水多时采的，性子寒些，治热痢；那一束，是秋老虎天气晒的，性子燥，治寒泻。”那些新挂上去的，还带着

湿漉漉的气息，与旁边那些颜色沉黯的马齿苋，完成着一种无言的交接。

这些风干的草木，在需要时，便会在母亲的瓦罐里获得重生。我幼时肠胃弱，容易闹肚子。母亲从不慌张，她搬来小泥炉，放上那只肚腹滚圆的陶罐，从檐下取几束马齿苋，再掐一小段晒干的陈皮，似乎还从堂屋梁上那串红辣椒旁揪了两粒花椒，在清水里洗洗，都放进了陶罐里。马齿苋在清水中慢慢舒展，恢复了些许旧日的容貌，但颜色终究是沉郁了。火是柴火，松枝或栎木，烧得哗剥作响。罐里的水先是无声，继而响起细微的“啾啾”声，如春蚕食叶，最后便“咕嘟咕嘟”地熬起来。水汽顶起罐盖，一股复杂的气味弥漫开来——马齿苋的微酸、陈皮的清苦、花椒的辛辣，融合在一起，不香，甚至有些呛，却让人莫名地觉得踏实。估摸时候到了，母亲用抹布垫着，将浓黑的药汁滤到粗瓷碗里，黑褐的汤，袅袅地升腾着白气。“趁热喝，喝了肚里就安生了。”药汁极苦，且涩，我皱着眉喝下，母亲递给我一枚早备好的山枣，或是一勺野蜂蜜。苦涩之后，那一点猝不及防的清甜，竟成了我对草药最初始的、带着温情的记忆。

檐下的每一样东西，在母亲手里都能“活”过来，成为疗疾的灵药。肚子受了凉，咕噜作响，她便从蒜瓣上拧下一头，不剥皮，直接埋在灶膛滚热的余烬里。过一阵子用火钳扒拉出来，外皮已焦黑，撕开，里面的蒜肉变得稀软、糯滑，冒着一股奇异的焦香。吃下去，从喉咙到胃，一路暖烘烘的。那点寒气，似乎真的就被这团火给驱散了。砍柴伤了手，伤口红肿，她捣烂一片仙人掌（这不是檐下的存货，是随时从墙角花盆里取的），

敷在上面，那滑腻清凉的汁液，竟能镇住痛，不几日红肿便消散了。我晕车，闻不得汽油味，每次出远门前，母亲总会切一片老姜，让我含在舌在嘴里。辛辣的汁液慢慢渗开，刺激着唾液，也奇异地压住了胃里那翻江倒海的恶心。那片姜，我便一直含着，仿佛含着一道护身符，从故乡的土路，含到颠簸的班车，含进外面令人不安的世界。那片姜的辣，成了我与故土之间的一条虽然看不见，却始终温热的脐带。

母亲的土方里，不只有这些温和的的守护，也曾经历过惊心动魄的考验，那便是父亲牙床上那个突如其来的囊肿。那年，父母因为一个关于医保的荒唐传言，擅自停止了已缴过许多年的合作医疗。偏偏就在那一年，父亲的牙床内侧，毫无征兆地生出了一个大大包。初始不痛不痒，只以为是上火，母亲用了金银花、蒲公英煎水让父亲漱口，又敷过捣烂的仙人掌，均不见效。那包日长夜大，不过月余，已肿成鸽子蛋大小，颜色暗红发亮，将脸颊都顶得隆起来。父亲吃饭只能囫圇吞咽，说话也含混起来，夜里一开始疼痛，便“嘶嘶嘶”地抽冷气。

家里的气氛一日沉似一日。母亲蹙着的眉头再没展开过。她翻遍了檐下所有的存货，尝试了她能记起的、听来的所有方子。马齿苋捣汁合了灶心土、蜈蚣粉外敷，用艾条熏烤红肿处，甚至试过用晒干的癞蛤蟆皮贴上去，都以失败告终。囊肿冰冷而傲慢地存在着，嘲笑着她半生积累的经验。

无奈，母亲还是带着父亲去了镇上的医院。医生只看了一眼，便说：“囊肿太大，已化脓了，得马上手术引流。住院，先消炎，再手术。”问及费用，医生粗略一算，各种检

查、用药、手术、住院，得准备近万块。没有医保，对我们这样的农家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更让母亲心里拧成疙瘩的是，如果有医保的话，大概就花个一两千。一两千与上万，这差距像一根针，狠狠扎在她因误判而愧疚的心里。父亲沉默着，脸色比往日更黑。他心疼钱，更有一股因自己固执而连累家人的懊恼。两人从医院回来，一路无话。暮色中，他们的背影佝偻着，被夕阳拉得老长，像两个被霜打蔫了的茄子。

老两口的晚饭，吃得很沉闷。母亲忽然放下筷子，眼里闪起一点微弱的光：“我好像……听前村老婆婆提过一个方子，用松针泡酒，治大毒的疮痍，也能消牙床的肿。说这是‘以风攻毒，以烈化腐’。”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父亲，也像是不太自信。父亲鼻子里哼了一声，那是疼痛与烦躁混在一起的声音。但眼下，这微光已是绝境里唯一能看见的东西了。

第二天，母亲便上山了。从后山那片老松林里，她带回一把翠绿油亮的新鲜松针，仔细择去杂质，用清水洗净，晾在筛子里阴干水汽。又搬出半坛散装苞谷酒，将松针浸入酒中。顷刻，那纯净的、蛮横的烈酒气息里，便混入一股浓郁、清冽的松脂香气，尖锐而执拗。母亲把坛口用油纸封好，摆在檐下阴凉处。随后，她每天都要去揭开看看，顺便摇一摇、闻一闻。三天后，酒色转成一种淡淡的、悦目的鹅黄绿，松针的气味已全然融了进去。

“试试吧。”第四天晚上，母亲对疼得坐卧不安的父亲说。她的语气恢复了惯常的平静，甚至有种破釜沉舟的决然。她倒出小半盅松针酒，那液体在灯下泛着琥珀般的光泽。

父亲接过，仔细看看，犹豫了一下，终于仰头喝了一大口。他没有下咽，只是含着，让烈酒浸泡着那个肿包。他的脸颊鼓胀着，眉头紧锁着，喉结上下滚动，强忍着没有吐出来。屋里极静，只听得到他粗重的呼吸。几分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他终于走到门口，将酒液吐在泥地上，母亲赶紧递过一杯温水让他漱口。那一晚，父亲因为酒力，或是多日疼痛的疲惫，竟沉沉睡去。

半夜里，一声压抑的、含混的惊呼把母亲惊醒。只见父亲从床上坐起来，手指着脸，含糊地叫着。开灯后，母亲惊呆了——那暗红发亮的囊肿，竟裂开一个口子，正缓缓流出粘稠的脓液。母亲立刻用棉布、温盐水，为他擦拭、清理。父亲说，睡梦中只觉红肿处一阵剧烈、尖锐的刺痛，便惊醒了。脓液流了许久，直到流出鲜红的血水，那鼓胀了数月、坚硬如石的包块，竟肉眼可见地瘪了下去。父亲长舒一口气，那口气里满是卸下重担的虚脱，以及难以置信的恍惚。

接下来几日，母亲继续用稀释的松针酒为他清洗伤口，又煎了极浓的蒲公英水让他内服，以清除余毒。伤口慢慢收敛，结痂，最终愈合了，只留下一个疤痕。一场让全家忧心忡忡的灾厄，竟被一把松针、半坛浊酒，奇迹般地化解了。母亲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剩下的松针酒妥善封存起来。那一夜之后，母亲对于那些土方的信念，对于脚下这片土地所生草木的敬畏，已经深深地扎进了骨髓里。后来，父亲的牙痛隔段时间还会犯一次，母亲讷讷地解释：看来，那方子只攻大毒，不管小火。

我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工作，像一只被风带走的蒲公英种子。行李箱里，母亲

总会塞进一些东西：一小包晒干的桑叶；几头品相上佳的土蒜；一小瓶浓缩的姜汁……这些东西，各有各的用处，我大概知道一些，可母亲还要不厌其烦地反复交代。其实，外面的药房明亮整洁，西药速效，中成药方便。头痛时吃一片白色药丸，腹泻时吞几粒胶囊，速度快得让母亲那些需要煎煮、需要等待的方子，像是上古世纪的遗物。我甚至觉得，那些土方连同老屋的檐下，都慢慢退到了记忆的远景里，模糊了。

直到有一年，我连续咳嗽了两个月，才又记起了那些土方。那次咳嗽，先是感冒，感冒好了，咳嗽却赖着不走。白日里尚可忍耐，一到夜间躺下，或清晨醒来，喉咙便一阵奇痒，紧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干咳，咳得胸腔生疼，眼冒金星，直至呕出些清稀的痰液，才能稍稍平息。试过所有能找到的止咳糖浆、枇杷膏、含片，起初略有缓解，很快便失效。空气净化器开了，加湿器用了，冰糖炖雪梨、盐蒸橙子这些网络偏方也试了个遍，均告无功。

那段时间，咳嗽成了背景音，顽固地盘踞在我的生活里，消耗着我的精力，也磨蚀着我的耐心。终于去看了中医，老中医望闻问切，说是“风邪恋肺，余热未清”，开了一周的中药。七包药，沉沉的一大袋子。随后，我每日里对着砂锅，看那些陌生的根茎叶花在沸水中翻滚，熬成漆黑苦涩的汁液。可喝了一周，咳嗽并未好转，身上还起了片片红疹，一时瘙痒难耐。复诊时，老中医调整了方子，又开一周。看着那更大的药包，闻着满屋散不去的药味，我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与绝望——既是对疾病的，也是对那些繁琐而无望的“治疗”过程的。

一个周末的午后，咳得蜷在沙发里，不

停地翻滚。喘过一口气，无意间翻看手机相册，滑到一张旧照：天气晴和，老屋的檐下，阳光斑驳，母亲正踮脚挂着一束新采的马齿苋，侧脸宁静而专注。鬼使神差地，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絮絮叨叨说了些近况，最后才装作不经意地提起：“妈，我这咳嗽老不好，吃了不少药，总也不顶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母亲的声音传过来，隔着电波，依然带着那种熟悉的、令人心安的平静：“咳了多久？有痰没有？痰是什么颜色？”

我一一答了。

她又问：“夜里重？嗓子痒得忍不住？”

我说是。

“你别急。”她说，“我告诉你个法儿，你先试试。用桑叶，最好是霜打过的。手头没有的话，药房里买的干桑叶也行。先洗干净，煮水当茶喝，别等咳了再喝。这几天，我再托人给你带些过去。咱家老屋后那棵老桑树，霜降后的叶子，我还都存着……”

她细细地嘱咐着，如何清洗，煮多久，喝多少。声音不疾不徐，穿过车辆的喧嚣，穿过我焦躁的心绪，像一道清浅却坚韧的溪流，缓缓淌过来。我握着手机，眼眶忽然有些发热。那一刻，我仿佛不是那个疲于奔命、对着一堆化学药剂束手无策的成年人，又变回了那个站在檐下，仰头看母亲悬挂草药、对世间疾苦有着笃定答案的小孩子。

挂了电话，我立刻出门，在中药房里买到了晒干的桑叶。叶片很大，墨绿色，叶脉清晰，轻轻一捏，便碎成大小不一的片段，散发出一种极淡的、干燥的植物清香，有点像茶叶，又多了点青草的气息。回家，按照母亲说的，取一小撮，仔细洗去浮尘后，投

入烧开的水中。叶片在水中慢慢舒展，恢复些许柔软，汤色渐次变成一种清澈悦目的淡绿色，像早春柳芽初萌的颜色。热气蒸腾上来，带着一股清冽的、微苦的芬芳，并不难闻，反而让人觉得头脑一清。

我倒出一杯，抿了一口。味道很淡，入口微苦，咽下后，舌尖却隐约泛起一丝甘甜。没有药汁猛烈，更像是一种温和的、来自植物本身的慰藉。我就这样，把桑叶水当作日常的饮品，工作间隙，读书之时慢慢啜饮。那晚睡觉前，我照例喝了一杯，夜里竟然没有被咳嗽扰醒。第二天清晨，那惯常的、催命似的喉咙痒意，也迟到了许久，且轻得多了。我心中一动，继续喝着。三天后，那纠缠了我两个多月的咳嗽，竟如潮水一般，悄无声息地退去了。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只是在某个时刻，我忽然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咳嗽这件事了。

我站在卧室的窗前，手里捧着一杯温热的桑叶水，看窗外车流如织，人来人往。杯中水汽氤氲，那清苦的香气萦绕鼻尖。我忽然懂得了母亲那些土方。它们或许并不科学，难以用数据证明其效。但他们的核心，从来不仅是那几味草药，不仅是马齿苋治痢疾、桑叶止咳类的简单对应。而是母亲对天地四时、草木荣枯的细微体察，是她对家人、儿

女的安然护佑，不让他们被风雨袭扰的笃定信念，是她从祖辈那里承接过来，又用一生去实践和印证，并与自然共生共息的古老智慧。那是一种将生命嵌入季节轮转、从土地中直接获取力量与安慰的生活方式。那些土方，是母亲的语言，她用这种语言与疾病谈判，与命运周旋，也用这种语言，向我们诉说着何为生存，何为守护，何为绵延不息的爱。

如今，老屋的檐下，仍然悬挂着那些草木药材。母亲年事已高，身体不再像从前那么硬朗，步履也不再如从前那么轻健，但每年秋分，她仍然会去田间采回好多马齿苋，仔细捆好，挂在老地方。她说，不图用多少，只是挂在那里，看着心里就踏实。那些风干的草药，在岁月里沉默着，并渐渐与老屋的梁木、瓦片、泥土墙融为一体。它们不再仅仅是药材，更是一种象征，一种仪式，一封母亲写给土地与岁月、最终也会由我们接收的、无字的长信。

我知道，无论我今后走得有多远，飞得有多高，在我的生命里，永远晾晒着母亲的那些土方。它们是我精神的根脉，是我灵魂的底色，让我在任何一个寒冷、孤独或惶惑的时刻，都能为自己煎煮一碗安神的汤药。那味道，清冽，微苦，而后回甘，并恒久地熨帖着生命的春夏与秋冬。

我的灯塔

■ 苗迎春

夜色渐浓，屋内一灯如豆，昏黄的光晕将母亲的身影勾勒得愈发瘦小。母亲正佝偻着腰，整理着从小区各个角落捡回来的废纸盒。她的手指在纸盒上摩挲，粗糙的纹理与我记忆中她给我织毛衣时的那双柔软的手形成鲜明对比。母亲的动作不快，甚至有些迟缓，每一次弯腰、每一次起身，都像一帧被刻意放慢的电影镜头，将岁月的刻痕清晰地投射在我的心上。那曾为我撑起一片天空的脊梁，如今已然弯曲，如同一张常年未曾松弛的旧弓，仿佛承载了整个家庭的重量与流逝的时光。

母亲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生的。姥爷是一位朴实勤恳的瓜农，母亲的生命底色便天然浸染了土地的芬芳与踏实。这份与土地相连的情结，塑造了她一生的品格。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乡村环境里，初中毕业的母亲，已然是同龄女性中的“高学历”人员。这种受教育经历，给了她那个年代罕见的坚韧与聪慧，还有一种超脱于环境的眼界与见识。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是她做贩卖水果的小生

意，还是后来家中大小的开支，母亲的心算口算总比旁人快上几分，账目清晰，分毫不差。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母亲正是怀着这样的心境，精打细算地维系着家的温暖。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都以生产队为单位，没日没夜地干活，家庭的生活总是紧巴巴的。由于母亲的勤俭操持，节日里我们家还能吃上几块肥肉，那是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刻。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父亲母亲的身影开始变得模糊而遥远。我和妹妹早上睡醒时，他们早已外出，晚上写完作业进入梦乡后，他们却还未回家。我们渴望得到父母陪伴，可总是难以如愿。小小的我们，不得不学着做饭、喂猪。如今想来，父母的那份缺席，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爱？

我对母亲最揪心的事情，是她的身体并不好，常年的支气管扩张导致经常咯血，尤其是在天冷、阴湿的日子里，那压制不住的咳嗽声，如同重锤般敲打在我的心上。即便

如此，母亲的字典里，仿佛也从未有过休息二字。咳音泣血家渐暖，遥望方知父母恩。回首往事，才真正明白母亲那深沉如海的恩情。母亲的咳嗽声，不仅是病痛的呻吟，更是中国传统母亲伟大品格的遥远回声。

做小本生意，是很不容易的。为了我们的家，母亲尝试过许多营生，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贩卖炒花生和时令水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这份对土地和生活的体悟，早已深深刻入母亲的骨髓。夏日炎炎，她头顶草帽，挑着沉甸甸的担子，穿行于乡间小路。汗水湿透了她的布衫，脸颊被烈日灼得通红，但她的吆喝声总是带着一种特有的恳切。一个下雨天，她去赶集卖葡萄，半路突降倾盆大雨。她舍不得让葡萄淋雨，便用身体和草帽尽力遮挡。当她狼狈地回到家，进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换衣服，而是把那篮葡萄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自己则裹着湿了一半的外衣，对着我憨厚地笑，嘴角还挂着一丝雨水。年少的我尚不能完全体会那份辛劳背后的重量，长大后才明白，那担子里挑着的，何止是水果，更是整个家庭的生计与希望。

一直以来，母亲对我最大的期望，便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可为了让我能上县城高中，一百元学费都是家里咬牙凑齐的。即便如此，母亲也从未有过让我辍学的想法。母亲对我继续上学异常坚定，她握着我的手，一字一句地说：“娃儿，你只管去。学费的事，我来想办法。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砸锅卖铁，这四个字从她口中说出，带着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她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神却无比坚定，仿佛在说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那些日子里，我无意中见过她为借钱在人前的卑微，也见过她深夜里独自抹泪的

背影。然而在我面前，她永远是那个乐观的、无所不能的母亲。从她手中接过那笔凝聚着无数汗水、期盼与尊严的学费时，我的心在颤抖。那沓钞票滚烫，烫得我眼眶发热，喉咙哽咽。那一刻，孟郊的诗句在我心中轰然响起：“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颗“寸草心”，如何能报答得了如此深沉的母爱？我暗下决心，必不负这份重托。母亲当年的付出，不仅为我铺就了人生路，更在我心中竖起了一座永恒的灯塔，指引我，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方向。

时光荏苒，我成家立业。在妻子怀孕那年，母亲二话不说，便从老家赶来城里照顾。那时的母亲已经不再年轻，但为了我们这个家庭，特别是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她仿佛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母亲从我印象中的“严母”，突然转变成了慈祥和蔼的婆婆。她每天变着花样给妻子准备营养餐，细心观察妻子的胃口和反应。看到她和妻子坐在一起，轻声细语地分享她那个年代的育儿经验，言语间既有对儿媳的关切，也隐隐流露出一丝对“严母”角色的怀念与不舍。那份关切与慈爱深深打动着我们，母亲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努力维系着家庭的和谐与温暖。

孙子的出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也让母亲的生活有了新的重心。她和父亲一起，承担起了照顾孙辈的重任。从孙子呀呀学语到蹒跚学步，再到后来的接送上学，每一个成长的瞬间，几乎都有母亲的身影。无数刮风下雨的日子，母亲都会准时出现在幼儿园门口，手里拿着雨伞和小毛巾，生怕孙子淋雨着凉。孙子生病时，母亲比谁都着急，整夜守在床边，喂水喂药，细心照料。看着母亲为孙辈依然如此辛劳地付出，我时

常会想，她抚养我长大时条件比现在艰苦得多，那份操心与爱，想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物质条件改善了，母亲那份对子孙后代的爱，却始终如一，从未改变。

不知从何时起，母亲的背越来越驼，曾经挺直的腰杆，在岁月的重压下，已经弯成一把饱经风霜的旧弓。她的步履更慢了，白发也更多了。这种变化，如温水煮青蛙，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悄然发生，却又在某个瞬间，让我惊觉岁月的残酷。如今，母亲已经迈入古稀之年，鬓发垂垂向白头，镜中颜色逐年瘦。这是时光的印记，更是母亲为家庭奔波的见证。

最让我心疼又无奈的，便是她那闲不住的劲头。现在，孙辈已无需她日夜照看，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早已好转，我无数次劝她与父亲好好歇息，安享晚年。我说了半天，却拗不过她的道理。她和父亲迷上了在小区里捡拾废品，而且乐此不疲。有一次，我终于

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妈，您们别再捡那些东西了，我们家不缺那点钱，您们的身体要紧啊！”母亲抬头看着我，眼神一如既往地温和，她说：“我知道你们不缺，我跟你爸这不是没事干吗，就当锻炼身体了。再说，看着这些东西扔了也可惜。”听着美其名曰锻炼身体的理由，我哭笑不得，所有的劝阻都显得苍白无力。我看着她日渐佝偻的背影，与年轻时为生计奔波的身影重叠，那张常年未曾松弛的旧弓，拉得更弯了。那一刻，心中只剩下一声叹息：子欲养而亲不待，亲还在，鬓已白。这份尚能承欢膝下的庆幸，与眼见她老去的酸楚，交织成最复杂的情感。

回望母亲这一生，平凡如乡间泥土，却孕育了最茁壮的生命；质朴如山间清泉，却流淌出最甘甜的养分。母亲的身材，虽然越来越矮小，但在我心里，却永远是矗立在我生命中的灯塔。即使我已远行，那温暖的光，依然照亮我归乡的路。

稿 约

《汉水》文学杂志常设下列栏目，并面向国内作家征集原创文学作品：

◆昭明小说：主要刊发本地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要求作品富含正能量，且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

◆习池春水：主要刊发散文、随笔类作品。作品要求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有真知灼见，有人文情怀。

◆鹿门诗苑：主要刊发现代诗，亦欢迎古体诗、词、曲等作品。要求思想深刻，意境优美，情理交融。

◆隆中对：专门刊发关于襄阳作家作品的文学评论。

◆游子吟：专门刊发旅居外地的襄阳籍作家的作品。

上述栏目所有作品必须是原创首发，必须保证署名作者即为合法著作权人。来稿请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并注明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

邮箱：3960822371@qq.com

《汉水》文学杂志社

汉语的姿态（组诗）

■ 常建世

孵字词

冬雨天
适合睡觉
适合在被子里
孵字词

孵着，孵着
就看见
诗提着酒
高一脚低一脚
走来

醒来，是梦
孵不化的字词上
却有了酒香味

人字帖

做人难
难就难在人字一样
写出来容易
写好难

难在
撇要撇得好看
捺要捺出精神

中秋夜

所有的忙碌入睡后
蛐鸣是脱颖而出的喧嚣
是夜唯一的声音
我活着的心跳

月色无边
无边的月色
盖不住蛐鸣的辽阔
失眠的深邃

拿什么酬谢这些
昼伏夜出的歌手啊
搜遍全身
只剩几行
瘦如骨头的诗句

与一枚月亮对视

与一枚月亮对视
月亮是月亮
我是我

我看不见月亮的
喜怒哀乐
月亮见不到我的
爱恨情仇

与一枚月亮对视
月亮还是月亮
我还是我

临窗听雨

临窗听雨时
嘴上的香烟
是夜唯一的亮色

雨的脚步很急
仿佛行进中的队伍

闪电处，天破了
漏下一枚巨雷
空中爆炸

雨在赶路
我也在赶路

我在赶着想
这风雨中的事
和风雨后的事

安顿词语

年纪大了
每天的首要任务
就是安顿自己

但今天不行
要过好这个新年
我必须在
安顿自己前
安顿好它们

安顿好那些
我爱着恨着的词语
让它们
服从安排听从指挥
放下手中活计
好好过年

因为安顿它们
就是在
安顿我自己

诗人阿海说

菜，还是那些菜
吃不出
小时候的味道了

人，还是那伙人
听不到
儿时的快言快语了

那时的我们
哭着哭着就笑了
现在的我们
笑着笑着就哭了

心上歌（组诗）

■ 陈才锋

束缚于遇见

请空出反光的那面

我站在远方

凝视伸出时光的黑手

给人间镀上，多变的事实

逐渐推迟——

原谅雪，会落下

纵有千言万语，也不能说

一切被琐事填满的可能

都随暮色下坠

而风，却把落日

抢先回答

遣词的小心

肥胖的云朵

藏不住白，心事诸般

我们皆无困意

一次次托起下沉的

才将逆反的潮涌，俯身

去闻一朵花的经过

请小心

遣词造句，在内心

生出怪兽

锁住亏欠

每一个字，都轻得

不敢碰触云的白

月光味

忧伤的空洞

他们用手接住语言，比长大之后

更有月光味

一个容易受伤的草尖

舔住被动的无奈

有趣的灵魂

那些动词成了名词

适合煮酒

沉浸地掩饰小心机

对谁

都装醉

月光早酿成酒

枝头的路标

回去的枝头

一个确凿的佐证，刻下路标

当双手把自己捧起时
一个小高潮，有人跟在名字后面
打捞落满尘埃的声音

仿佛阳光从院子里经过
落叶扔掉过期的车票

所有能判断正确的答案
天空蓝得高远
路标仍在，风向蓝飘去

深夜的火车与星星

谁在岁月的肩头
熬一坛生活的滋味，叫
万物都是观光客

填几行甜腻的诗，藏着弦外之音
一点躁动的火苗
引我去看深夜的火车

还未消停的风里
我骑着车
像一粒尘埃，从一地花瓣中
捡出星星

半截车厢露出黑洞
而我的手
攥着星

岁月里的一壶酒

一壶酒的寂寞
总念着寻一处安身的地方

年少时的轻狂与简单
我们恰似自己，在岁月里交替
被生活追赶

这漂白的人间底色
有人问起
都说不记得

我把枕头抵住胸口
写下一句
酒的味道

补白

让热烈有了欲望
你需要安排故事的最后一角

成全戏外的那张脸
一段慌张的流水，偏要装作漠不关心

所有投下瘦弱的身影里
请借拭泪的手巾
熬尽半生颓废

煨半阙人间喧嚣，踉跄地蔓延着
旧了的人间
那人已在云雾之外

藏在时间里的谜

作为时光的副作用
请不要过多提起，一切随意的

我们生出半缕灵魂
应答细小的创口

节气密语（组诗）

■ 张 凯

处暑：微生物的秘语

处暑深夜，爷爷用糟泥糊的那个粮食囤
渗出微酸的味道。奶奶瓦罐里的糖和霉
结了亲家。干涸的瓦罐悄悄蹭过处暑，
夜露

举起陶盖，摔成七棱八瓣的脆响
封存奶奶瓦罐的绝笔。处暑子时我听见
奶奶的银发，把离别凝固成瓦罐里的重逢

不要密封奶奶的瓦罐，密封会打断喘气
的韵律

不要搅拌奶奶的瓦罐，搅拌会惊扰沉睡

的老面

处暑时最好也别测度，测度是奶奶一生
捻不完棉线

更不要拨弄爷爷的烟斗，拨弄只会撞碎
处暑这天的凝云

最好是任由它们私语。要醉就让爷爷的
粮食囤

醉入奶奶的瓦罐。要醉就醉成淮北的高粱
那红红的高粱正枕着祖辈的鼾声，在处
暑之夜

胀破粮囤的安睡，把奶奶未说出的诺言
酿出瓦四村来年惊蛰时
轰隆隆的春雷

而那份从身体里析出的部分
至今都叫不出名字
很想补回被流水带过的片段

我不再热爱自己
喜欢藏在时间里，说
未解之谜

执拗者

守住回答的疑问
我将从所有事物中抽身

执意的人，放下肉体
拓一阵结巴的词汇
关上表达之外的胆怯
直到雨水突然停止

耗费的年月，将他
埋藏于日常的沙漏里
充抵几分钟思索之后
仍怀念那
被时光削薄的
谎言

白露：结霜的腌菜缸

奶奶那结霜的腌菜缸，积淀了淮北平原的秋

而露水一次次在缸沿摔碎。白露的霜如期爬上爷爷的窗棂

虽然不见霜迹。霜，却被天天炒菜的粗盐活埋

奶奶的腌菜缸憋着闷雷，无力挽留也不需挽留

腌菜的时光。奶奶开始盘算咸的日子

目标对准那些有嘴却说不出来的蔬菜，大盐粒突然掐断它们

最后的呼救。从此，永远告别了泥土里的根

咽下一日三餐的咸味

也扛起压缸石的重量

我贴着奶奶耳朵说：“白露，带着我把露珠收起来，明年串成传世珍珠。”

垛满场院的白露，腌菜缸外沁出水珠的脊梁

入坛的瓜果，称出日子的重量

奶奶用心搓揉腌菜缸里那些替身，它们发出

阵阵闷响。奶奶腌制的咸涩把岁月揉搓成石的

心境，是晒场上盛满秋光的簸箕。没想到此时如此沉重

别回屋里，回屋里就凑近那朵昏黄的灯花，拨亮洋油灯

也不要扭头，扭头会撞碎腌菜缸里的梦

更别念叨，白露时的念叨只是井绳望穿云影的叹息

绝不要搓洗，搓洗只会让针脚再次断线

最好是也别蹲在墙角

要蹲，就蹲在田埂缺口的那块青石板上

奶奶常常嘱咐：“记住，不要一回到家就闭门

让风领着魂认路，留一扇不点灯都能摸到家的门。”

凝霜的腌菜缸，不是惆怅而是空荡里沉淀孤独

白露成霜，不是轻飘而是虚无中触到回甘

被封存的咸淡，层层叠叠包裹着舌根

我与腌菜缸，为岁月养一瓮抵抗遗忘的卤汁

屋檐下露珠弃地，捞起的菜梗如琥珀

磨亮季节的铜镜，滋味沁入骨髓

没料到它们顺着血脉，刻进肌肤里

渗出满额盐花，味觉长出新舌，大地就是

这样轮回。寡淡是浓烈的底色，遗忘便是

记忆的容器。这些死去的鲜活在奶奶的腌菜缸里重生：“烟火是活人的北斗，而灰烬

是土地写给游子的密信。”——照亮半世纪前的

逃荒路，而淮河的沉默，将烟灰卷成漩涡送往地心深处

东方泛白时，我收集露水写一封家书告

诉先祖

“淮河南，奶奶存放的毛峰嫩芽永不迷失
淮河北，爷爷埋下雪花的种子年年发芽
等到万物都垂首，高粱就酿成了美酒。”

霜降：瓦四村土地的语法

霜降那天黎明时，瓦四村土地的语法
暗藏的犁铧刀锋，开始背诵大地的遗嘱
展读一根根肋骨，高粱背诵瓦四村土地
的语法

刻下冥想期的动词。秸秆默默燃烧，解
构得

大地棱角分明。爷爷把烟袋插进田埂，
长成的

名词是根须，形容词必须是高粱垂首
有银锄叩问苍天。素朴的犁沟刻着六道
轮回

根须在霜降时蜷缩，被铁锹撞击声超度
午饭前，霜降手里还攥着种子。一粒粒
裹着冰壳，当瓦四村的土地还在梦中吃
语时

冻土下的蠕动，已经把生长的词汇汇入
犁沟

乘着霜降时的夕阳，土地收获的鞠躬
撼动淮北节气里的精魂，祖祖辈辈撒下
的

种子卜居。这便是瓦四村土地的语法

不要探索语法，霜降时土地的语法需缄
默的犁沟掩埋天机

不要传递消息，霜降时的消息等到立冬
新绿从此拱破地脉

霜降给土地的语法贴上膏药，犁铧开始
集体沉默。冻土下有生命悄然诵读蛰伏
的韵脚

我们沉浸在自然馈赠的福利中，必须倾
听冰冻碎裂

弹奏种子的庄严。而蟋蟀噤声，悄悄让
我们遵守

土地的语法。霜降季节，淮河北的土地
开始上冻

爷爷掘开冻土，种下瓦四村土地的语法
这部纯粹的灵魂，让土地的语法陪根须
过冬

黎明前学会土地的语法，明年庄稼
才能硬气才能站成脊梁

成为土地的语法

拼出双墩遗址刻符里的那个“禾”字

所以垂首的身姿，都是虔诚地向土地的
语法敬畏

所有枯萎的叶子，都是在瓦四村的冻土
下编撰语法续集

夕阳沉入垄沟，将最后一抹金光盖在瓦
四村

沉睡的胸膛上。那一夜，种子梦见自己
读懂了

土地语法，被黑暗掩埋的所有并非都是
死亡

而恰好是酝酿，生长的动词和垂首的名词
而瓦四村土地的语法，沿着一场梦掀开
立冬的

第一缕朝阳。直至高粱垂首的金秋长成
参天的图腾

荒山踏雪（外四首）

■ 蔡嘉彬

积雪覆盖的山径和枯黄的野草
冻成青紫的岩石
野兔子闪耀着寒光的眼神
已经消失的事物
被一场大雪呈现
梅花刺破的心脏涌出几滴血
麻雀在树枝上嘶哑地鸣叫
一根竹子弯成一张弓
形成反向的张力
树根还在地下坚持着
从西伯利亚到清澈的乌拉尔河
从雪山到潘帕斯平原
汹涌的河流激荡着
少年的心

跳跃者

跳跃者将双臂努力向后摆动
他的脚尖和臀部
构成一种令人激动的
三角关系
跳跃者调匀气息
然后
一声断喝
向前跃起
跳跃者在半空划出
一道优美的

无懈可击的曲线
他几乎已经飞起来了
他几乎已经摆脱了地球引力
跳跃者最后还是
跌落在地上

薄雾

傍晚时
薄雾从大地上升起来
它遮蔽了村庄
和杨树林
黑夜很盛大
当它降临
我看不见村庄和杨树林
也看不见薄雾
我只能感觉到潮湿和阴冷
天亮时分
村庄和杨树林
又显露出来
薄雾依然笼罩一切
当太阳跃起
大地上
一片欢腾
树木碧绿
村庄妖娆
薄雾通过村庄的烟囱

被一缕缕吸回
最后它们聚拢
进入我的内心

玩滑板的人

一到春天
南风四起的时候
玩滑板的人就出现了
他们踩着各式各样的滑板
汇聚到广场和街头
他们一排一排冲过来
好像踩在波浪的
峰尖上
他们从不锈钢栏杆上
一跃而过
等你察觉时
只能听见他们留下的尖利的口哨声
他们在广场上玩
花样空翻
被风吹起的衣衫
像天空中飞过的鸟雀
玩滑板的人都是一些沉默的人
没有人听见他们说话
他们总是低着脑袋
从街头呼啸而过

等春天过去
玩滑板的人
就消失不见了

珍妮的画像

珍妮，在过去的日子里
你还是一个小女孩
去公园里滑雪
或者在长椅上哭泣
你何时才能长大
一个带白色屋顶的小教堂
和寇德海角的灯塔
在新英格兰
白色的裙子映照的苍白脸庞
像一个皮影
你笑一笑就能带来整个春天
飓风从二十年前
开始刮起
珍妮，一个人有了爱
才是真实地活着
其余皆是徒劳
一百年的日子也是一瞬间
在未来的时间里
世界有多虚幻
你就有多真实

桥下风景（组诗）

■李 杰

二月兰

桥下

一片隐秘之境

盛放着一片紫色花海

只有风知道

只有蜂知道

我喜欢

不被关注的地方

盛开着一一些不被关注的热烈

就像你从人群穿行而过

不被注视的目光之外

一颗心

暗自盛放出一片无边花海

斑马线

六点半送她去写字班

往回走

警惕地过斑马线

路上

久雨初霁的落叶

零星飘落

一枚枚干爽又美丽的黄和绿

让人心生欢喜

我走得愈发小心

仿佛

一片树叶就是一条斑马线

一棵树的秋天

一棵树

站在一群香樟树下

我不是在春天看见它

也不是在夏天

秋风染黄它

叶子灿烂得势不可当

因为缺少日照

它高举黄叶

高举体内的烛火

这阳光一样的颜色

必须高举

趁凋零之前

我必须肯定

肯定一棵树被挤压的秋天

我喜欢秋叶飘落

阳光干爽的日子

风也温柔

叶子一片一片
打着旋儿
翻卷着
划出流畅的弧线
徐徐地，轻轻地
簌簌
落地有声
像睫毛合闭了眼脸
蝴蝶煽动着翅膀

挖红薯

铲掉薯茎
剔除生命最柔韧与蓬勃的部分

每一窝被含得那样紧实
每一锹下得那样小心翼翼
像警惕一片瓷器
泥土依仗墒情
紧攥它的荣誉
一锹落空
一锹支离破碎
一锹完好无损又丰满硕大

黄泥紧裹的薯啊
谁不是在灰头土脸里
努力生长出甜蜜的芯

一粒种子的苏醒 (外一首)

■夏见

睡得很沉很香
在安静一冬的泥土里
一场接一场的梦寐
一番又一番的想法
都积攒在胚芽里

雨水音符般落下
花信风徐徐吹过
被惊醒的种子
轻轻翻了个身
感觉这世界多么暖和

把根须伸入二月
再撑开叶芽，如掌心一般
接住整个季节的幸福
与那些正在生长的植物
一起浪漫地开花

亲切的燕语

就像盼望春天那样
盼着亲切的燕语归来
与我为邻的旧巢
等着进驻今年的春天

一声呢喃一口新泥
再衔些春色筑起新巢
趁着渐浓的暖意
孵化出遍地春光

一声声燕语里
新叶新蕾睁开了眼睛
桃花也红了云也变淡了
春天便与我为邻

尘土诀（组诗）

■周庆

尘土诀

必须是小
一小再小
小到看不见
小到虚无

我看见一粒尘土
在阳光下飞舞
阳光走后
再无踪迹

最后一场雪

最后一场雪
在桃花开放的时候
和桃花比美

阿娜也来到桃树下
她们三个精灵比美

我无法接受裁判的角色
直到桃花谢了，雪薄了许多
阿娜把他们捧在手心
爱不释手

大地干净

面对光洁平整的雪

我不忍下脚
用什么方式落下去都是错

打破平静的是一只喜鹊
它以为那是人类洒下的大米
或者昨夜大风刮来的植物种子
她不停地啄食着

后来又飞来一只喜鹊
加起来有两只喜鹊
在雪地上歌唱爱情
地上，是他们的足迹
这样的结局多好啊

繁花

这是夏天的花朵
他们漂亮的裙子
晾晒在空中
我看了一眼
再看一眼
微风微笑着
微风的眼里充盈着泪水

停在高压线上的燕子

它们停留在高压线上
前前后后有几根高压线

它们停留在不同的高压线上
小小的脚掌有些累了
左脚和右脚不停地交换着

我的一个同伴说
它们集体再弹奏五线谱呢
这是一个懂得燕子的人
此刻
我们甚至听见
燕子嘴里发出了声音
诉说着生死契阔
还要执子之手

大雨中

和往常的大雨不一样
这场大雨有暴力倾向
大风刮起
雨更猛烈
刮倒了一个广告牌
砸在一个老人身上

率先看到的小伙子过来了
随后，一个扎马尾辫的姑娘过来了
一个背着书包的学生过来了
一个卖菜的大妈过来了
一个赶路的中年人过来了
他们知道
时间和生命在赛跑

他们，在和时间赛跑

石头的隐私

我是唯一看到某一块石头
隐私的人
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
在石头上相拥
一个人笑着
另外一个人哭着
另外一个人笑着
一个人哭着
面对这起事件
石头不发一言

希望

我希望我写下的这首诗歌
在你必经之路
在一棵木瓜树上
一只木瓜
发出淡淡的清香

一阵秋风刚好刮过
木瓜不经意落在你面前
你弯腰捡起它
用衣袖擦去尘土
从此爱不释手

果核的海（外三首）

■熊婧悦

我剥开一枚柑橘
光，便从缝隙中醒来
你问起那清甜的雾
我说是果核里藏着的
一小片海

我说是果核里藏着的
一小片海
当你问起那清甜的雾
光，便从缝隙中醒来
我剥开一枚柑橘

身 影

当我们聊起长大
多少次启程，多少场相遇
又有多少稚气的耳语
让文字跃出纸面
去往你的港口，你的原野
你的天际

我们永远也无法预知
每个月台将见证怎样的风景
时光又怎样
将偶然走向注定

我想要你总想起的
不过是

那个傍晚——
悠长的桂花香忽近忽远
然后，灯火初上
我们脚下
是慢慢拉长的身影

白桦树应继续生长

白桦树应继续生长
在履带碾过的地方
歌声，总比硝烟更悠长

白桦树应继续生长
在相片贴着的胸膛
爱恋，比子弹更滚烫

白桦树应继续生长
直到野花绽放在染血的土壤
多少融雪的骸骨上
何时迎来破晓的曙光

莲子的落款

我们曾共用
一池墨的沉默

你是浅赭中
舒卷的叶

绿皮火车（外一首）

■ 吴明波

一节，两节，三节……
一眼望不到头
慢得像夕阳下吃饱了的老牛

拥挤的人流
拼尽全力
也要赶在年三十
涌进家的门缝里

年味越来越浓
绿皮火车越驰越近
缓缓地与暮色田野
融为了一体

进 城

清晨的菜场

生菜、菠菜、空心菜
刚从土里拔出来
根上还带着泥

她们挤在筐里
等一双双手伸过来
翻拣，挑走最水灵的
剩下的，蔫到下午

最后无一例外
被下进汤锅或油锅

就像我那十几岁就进城的妹妹
水灵灵的年纪
在流水线上，一天就过完了
复杂的一生

我是沉入淤泥后
忽然懂得坚硬的
那颗心

直到深秋
你侧身
折茎而去
留着裹紧青褐的莖

在枯败的叶脉中央
经年等待

时光啊，
请将我磨成一枚
渡尽千江
才能淡去的
落款

我用一场大雪辞旧迎新

■ 李高红

扯下日历的最后一页
一场雪便匆匆赶来
送来旧日的念想
和清新干净的祝福

雪虽小，小得仅仅
只是一个象征
心里的雪，却涌动起
那年的漫天飞舞

下大雪的日子
未被流年污染
围炉取暖
干净的人，干净的事

我的目光短浅
小得眼里，只有
一场雪

太思念，曾经的大雪
就像思念，失散多年的朋友
一辆不排尾气的二八大杠
落满幸福的雪，载过我
走亲访友的青春岁月

这场雪里
父母老屋兄弟姐妹都在
亲情和大雪一样，丰厚的洁白
足够我们，用一生

回味消受

这场雪里，迎来送往都在
乡里乡亲都在
真挚与朴素的雪花，落在老屋前后
脚不着地的幸福，端出
热气腾腾的米酒与蒸笼

我们的快乐时光，始于一场大雪
那时的水和空气干净
我们吃雪，很甜
我们玩雪，很爽

而后，全球变暖
孩子们再没有
见过，大雪

久违了，2025年末2026年初的
一场雪

再轻的雪花，也举着
自然的厚赠
微小的花瓣
刻满上苍的欲言又止

我想用一场雪，辞旧迎新
干净的雪水
清除，脏与丑
洁白与纯净
开启新元

指间虹

■ 刘巧云

一

快递站的卷帘门刚拉开一半，老马就钻了进去。

清晨六点半，城市还在打哈欠。老马打开电脑，屏幕上跳出昨晚的订单——387件。屋里有点冷，他搓了搓手。这双手握过枪，扛过沙袋，如今每天要经手上千个包裹。指关节有些变形，但动作依然利落。

“马哥早啊！”小陈打着哈欠进来，“嚯，今天又爆仓了。”

“双十一都过去一个月了，怎么还这样？”老马边说边整理货架。快递站五十平米，塞得满满当当。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世界地图，用红笔画着几条歪歪扭扭的线——那是他送过最远的包裹路线。

小陈啃着包子，含糊不清：“听说咱这片区要评‘最美快递站’，公司可盯着呢。”

老马没接话。他拿起一个特殊包裹。不是纸箱，是个手缝的布袋子，上面用十字绣绣着“张老师收”。寄件人地址只写了“山里”，邮戳模糊不清。这样的包裹，他每月都能收到几个，都是寄给同一个人的。

七点整，第一批快递员到齐。老马开始分件：“小王，这几个是医院的，要优先送；小李，学校那片九点前要送到；小陈，商业区午休时间人多……”

“马哥，这儿有个奇怪的。”小李举着一

个薄信封，“收件人写的是‘东风巷穿红毛衣的大妈’，这怎么送？”

全站哄笑。老马接过来，寄件人写的是个监狱的地址。他沉默了几秒：“东风巷我熟，红毛衣大妈……就是周阿姨，她儿子入狱后，她天天穿红毛衣，说等儿子回来。”

笑声停了。小陈挠挠头：“这都能知道？”

“在这一片跑了八年，不知道才怪。”老马把信封小心放好，“这个我亲自送。”

二

上午十点，老马送完第三车货，拐进师范家属院。三单元402门上贴满小广告，他撕掉那些小广告，才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位清瘦老人，戴金边眼镜，背挺得笔直。

“张老师，您的包裹。”老马递上那个绣花布袋。

张老师眼睛一亮：“又是山里孩子们寄的？进来坐坐。”不由分说地把老马拉进门。

屋里书香扑鼻，四面墙都是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张泛黄照片：年轻的张老师站在土坯房前，身后的一群孩子笑得灿烂。

“这是三十年前，我在大青山支教时拍的。”张老师小心地打开布袋，里面是一包晒干的野山菌，几十封手写信，还有一盒压得有点变形的粽子。

他戴上老花镜，开始读信：“张老师，我

考上县一中了！您教我的乘法口诀，我现在还在用……”“张老师，我用您寄的彩笔画了一幅画，山里的杜鹃花开了……”

读着读着，老人眼眶湿润。老马默默倒了杯水放在他手边。

“小马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能三十年不断收到这些信吗？”张老师突然问。

老马摇头。

“因为邮递员。”张老师望向窗外，“最早是大青山的乡邮员，每个月徒步八十里山路，把孩子们的信带出来。后来是县里的邮递员，再后来，就是你们了。”

他拿起一个粽子：“这是去年毕业的小芳寄的。她奶奶包的，说一定要让我尝尝。这一路要经过多少人的手啊，从深山到县城，从县城到市里，最后到你手里——你看，粽子都压变形了，但米还是香的。”

“我现在回不去山里了，但孩子们还记得我。”张老师小心翼翼把信收好，“每次收到这些，我就觉得这辈子值了。”

离开时，老马回头看了一眼。张老师坐在窗边，已经开始用毛笔给孩子们回信。阳光照在他的白发上，像一层薄薄的雪。

三

下午两点，老马来到东风巷。这是老城区最后的平房区，等着拆迁。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人，墙头探出无花果树的枝丫。

周阿姨仍然穿着红毛衣，坐在巷子口剥毛豆。

“周阿姨，有您的信。”

周阿姨手一抖，毛豆撒了几颗。她盯着信封看看，手微微发抖。

“你能帮我读读吗？”她小声说，“眼睛不行了。”

老马点点头，小心拆开信。信很短，字迹笨拙：“妈，我又减刑了，明年三月份就能出来。这几年，我在里面学了电工证，回来就能自己挣钱。您别总穿那件红毛衣了，等我出去给您买新的。儿子小柱。”

周阿姨听完，呆坐了很久，又慢慢起身，从屋里拿出一个铁盒，里面全是信，按照日期排得整整齐齐。

“八年三个月，一共二十七封。”周阿姨轻声说，“小柱没进去前，是这一片最孝顺的孩子。他爸走得早，他初中刚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后来……后来被人骗去偷电缆……他进去那天，我穿着这件毛衣送他。他说，妈，您穿红毛衣好看。后来我就一直穿着。”

“小马，你说他现在学得怎么样？出来能找到活吗？”周阿姨眼里有光，也有不安。

“肯定能。”老马说得斩钉截铁，“现在这行缺人。到时候您告诉我，我帮您打听。”周阿姨笑了。

离开时，老马在巷子口站了一会儿，看见周阿姨把信放进铁盒，继续剥毛豆。阳光照在那件红毛衣上，老马忽然觉得，那红色就像一盏灯，在老巷子里静静亮着。

四

晚上九点，老马送完最后一单，路过大学城后街的“拾光咖啡”。店里还亮着暖黄色的灯。店主林晓探出头：“马哥，正好，有你的东西。”

老马一愣。进店才发现，里面坐着几个熟悉的快递员——小王、小李都在，面前摆

着蛋糕。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林晓递给他一杯热牛奶，“上次你身份证掉在我店里，我看见了。”老马这才想起，今天确实是他的生日。退伍后他就没过生日。

“马哥，快许愿！”小陈起哄。

蜡烛点燃，小小的火苗在每个人的眼中跳动。老马闭上眼，脑海里闪过白天的画面——张老师读信时的眼泪，周奶奶抚摸红毛衣的手……

“希望每个等待都有回音。”他轻声说完，吹灭了蜡烛。

林晓坐下来：“马哥，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她是五年前开的这家店。那时她刚离婚，带着三岁女儿，所有积蓄都投了进来。开业三个月，生意冷清得连租金都付不起。

“最绝望的那天，我都准备关门了。你记得吗？你来送快递，看见我在哭。”

老马隐约记得。那天雨很大，他送一件退货运单，看见一女子蹲在柜台后抹眼泪。

“你什么也没说，放下包裹就走了。天黑了，你回来，带了六个同事，每人点了最贵的咖啡，坐了大半夜。”林晓眼圈红了，“那天营业额正好够交水电费的。我就想，再撑几天吧。”

后来，咖啡店慢慢好起来。林晓特意做了快递员优惠价，老马他们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女儿妞妞叫所有快递员“叔叔”，学会的第一个完整句子，是“谢谢叔叔”。

“你知道吗马哥，你们每天来去匆匆，别人看你们，只是个送快递的。但对我来说，你们是送希望的人。”

妞妞从里屋跑出来，举着一幅画：“马叔叔，送给你！”

画上是几个小人，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骑着电动车，车后座长着翅膀。天空有一道彩虹，彩虹两端连着许多小房子。

老马接过画，手有点抖。

五

那天，老马照例去给张老师送信。

张老师把他拉进屋里，对他说：“小马，我最近在写一本书，最后一章，我想专门写写你们。”

“我们有什么好写的。”

“有。”张老师目光炯炯，“我要写，新时代的鸿雁，是如何用电动车和编织袋，继续着千年的传书使命。”

从张老师家出来，老马去了东风巷。周阿姨不在家，门上贴了张字条：“去家政公司培训，晚归。”老马把一张电子招聘启事折好，从门缝塞进去。

最后一站是咖啡店。林晓不在，店员说她去社区参加“创业分享会”了。妞妞在店里写作业，看见老马，递给他一张新画。

这次的画更复杂了：彩虹两端，一边是山里的学校，一边是城市的高楼。彩虹上，快递员骑着长翅膀的车，车里装着五颜六色的包裹。

回到快递站，阳光正好斜射进来，照在墙上的世界地图上。老马看着那些红笔画的线——最远的一条伸向新疆，那是他送过的一个包裹，寄给戍边战士的。

小陈在整理明天的单据，忽然说：“马哥，我算了一下，咱们站去年送了三十万件包裹。如果每件都是一个故事……”

“那就是三十万个故事。”老马接话。

我家笨女儿

■ 李永忠

在监狱工作了四十多年，离多聚少，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未息的日子，很少顾及家庭。女儿的教育，基本上甩给了爱人，也靠孩子自己打拼。女儿智商一般，是我和爱人眼里的“小笨猪”。但她又很要强，主观上是积极向上的。正是因为客观条件与主观愿望的差距，女儿多年来一直在心有所求而又力不相匹配的矛盾中生活。常常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找罪受，在痛苦中苦熬自己。尽管每个愿望基本都实现了，但我们知道，她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用同龄人的数倍付出硬拼

出来的。

女儿高考成绩不佳，在武汉上的中医学院。毕业考研时，我们劝她考本校的硕士，难度相对小一点儿。她却不听，一心想进无数人向往的北京城。目标定下了，就回到家里拼命复习。

那年冬天，恰逢多年不遇的严寒，室内温度接近冰点，家里那时还没有取暖器，女儿裹着毛毯，搓着冻得紫红的小手，夜以继日地复习，最终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医科大学。

女儿硕士毕业时，我们劝她回襄阳老家，

窗外，城市车水马龙。外卖员闪过，环卫工在清扫，公交车靠站……每个人都在这座城市里奔波，像血液在血管里流动。

手机响起，是老马母亲发来的语音：“儿子，给你寄了护膝，天冷了记得戴上。你爸说过年时，等你回来包饺子。”

老马回复：“妈，包裹我明天就能收到。今年春节我值班，让外地同事先回家。”发完，他站起身，开始准备明天的派送单。小陈凑过来：“马哥，如果‘最美快递站’评上了，奖金你想怎么用？”

老马想了想：“买台好点的打印机吧，给周阿姨打印她儿子的信，字大点。”

“还有呢？”

“给张老师买个防潮箱，存那些信。”

“还有呢？”

老马望向窗外，晚霞满天，云彩被染成金红色。他突然想起妞妞的画——那些在彩虹上奔跑的小人。

“再买点彩虹贴纸吧，贴在每个快递员的头盔上。”

“为什么？”

老马说：“我们每天送快递，指间来回传递的，就是人间彩虹。”

（作者刘巧云，系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小渡口镇快递员。）

到市县一级的医院上班。我们的想法是，在本地就业，人熟地熟，相对要容易一些。女儿却迷恋大城市，竟然想进首都的“三甲”医院。我们都觉得，这一目标，对于她这个智商一般、能力一般，在京城又无依无靠的人来说，无异于痴心妄想。

她应聘前，我们心里没有一点底儿，天天悬着心过日子。等她笔试入了围，本来挺高兴的，可一看是五个人竞争一个带编制带户口的指标，心里又凉了半截。面试前，看她每天对着镜子念念叨叨的笨拙模样，我们又好气又好笑。更多的，则是替她揪心。

面试时间由春节前推迟到春节后，女儿春节就没敢回家，天天把自己关在寝室里吃快餐面，一门心思准备面试。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这话一点不假。女儿春节前的苦练，节后果真派上了用场，面试顺利过关，最终如愿以偿。

跨进单位大门，女儿欣喜之余，很快又意识到，京城的岗位和职称，对学历要求必然比二三线城市高，自己的硕士学历，只不过是一张“入门券”。要想在京城站稳脚跟，必须取得更高的学历，拥有更多的知识才行。她想接着考博，但医院规定，新入职的职工，必须工作满五年后才能考博。这就意味着，女儿的考博之路，漫长而坎坷。

作为一名刚入职的新手，女儿的当务之急，是尽快丰富专业知识，熟悉专业技能，真正完成由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变。又因为医院和科室的安排，她还要承担对外宣传、义务讲座、义务巡诊和额定论文发表等很多份外工作。这样一来，考博的准备工作，就只能从繁杂的事务中见缝插针，把星星点点的时间都利用起来。

面对考博难度大、间隔时间长、复习时间少等困难，女儿没有退却。见她已经铁了心，也是从她以往下笨功夫的经历中有所启示，我们就鼓励她：“自己认准的路，就要坚持走下去，再苦再累，也绝不放弃。”

为了考博，女儿婚后一直没要孩子。她担心有了孩子，难免会分散精力、消退意志、淡忘初心。

关于考博，我们也曾建议她考在职的，科目少，难度小。如果考脱产的，必然要跟应届硕士生比拼，那样难度太大。但女儿倔犟任性，非要考全日制的。

生就的犟人，难免要吃犟脾气的亏。第一次考试，无功而返，给了女儿当头一棒。但她并没有被击垮，反而扬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接着又拼了两年，硬是拿到了全日制的博士学位。

由于女儿在单位表现好，考博又是原来读硕的学校，所以两边都对女儿网开一面：单位保留着她的公职，学校也没有作全日制要求，只要求她必须达到学分。医院还给了她特别关照：有课了就去学校上课，没课时也可以回单位上班。既不中断工龄，又不影响职称晋升。格外的自由和宽待，让女儿劲头儿更足了。

考上博士时，女儿已经三十出头了，我们建议她要孩子。这两件喜事，对一个家庭而言，无疑是双喜临门，喜上加喜。但对女儿来说，却是苦上加苦，难上加难。

为了上学上班两不误，女儿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自己狠一点，拿身体去拼。无论是妊娠初期，还是怀孕后期，女儿从来没把自己当孕妇，仍然保持着泼泼辣辣、风风火火的习惯。做事雷厉风行，毫不懈怠。在学校没

有缺过一节课，在单位没有少上一个班，自己把上课耽误的班调至周六周日补班，做作业、写论文、复习功课，全部是晚上加班。没有休息日，天天连轴转，累得把孩子早产了一个多月。生孩子那天，她上午还在上课，下午还在上班。生罢孩子第二天，就躺在病床上看书。孩子还没满月，她就瞒着家人钻进了试验室。产假休息不到一半时间，就又去上课、上班了。

哺乳期间，女儿白天要上学、上班，晚上要加班，夜里还要照顾孩子，累得疲惫不堪。她向我诉苦：“走路都忍不住打瞌睡，睡一宿安稳觉都成了一种奢望。”我责怪她，谁让你不听老人言的？老伴儿心疼得不得了，赶紧让小外孙晚上跟自己睡，让女儿能够睡个安稳觉，多一点精力忙自己的事情。

我跟女儿开玩笑：“一只自不量力的青蛙跟牛比大小，拼命地鼓气，结果把自己鼓炸了，也没有牛的一只蹄子大。”女儿反驳我：“我佩服这只青蛙的精神和豪气，为了自己的追求，不惜牺牲一切。这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地活着强上百倍。”

也许是经受了太多磨砺的缘故，女儿越来越憨胆大了。半工半读期间，竟然承接了国家级的研究课题。忙得不开交时，晚上就干脆人不粘床，通宵达旦地干，宁可自己苦一些，也绝不耽误事。

外孙儿才半岁，女儿累得没奶了，母女俩见面更少了。女儿早上出门，孩子还没醒；晚上加班回家，孩子已睡觉了。很长时间，孩子跟妈妈都难得见一次面。

十几年来，女儿加班熬夜已经成了习惯，

很少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假期和双休，陪伴家人出游的机会更是一种奢望。

泰格尔说过：“你今天所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前行的路。”女儿坚信泰格尔的话，她像蚂蚁啃骨头一样，硬是“啃”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份收获。

随着博士学历、学位的取得，以及相应资格的具备，女儿相继获得了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职务职称。又因为取得了《教师资格证》，也获得了副教授职称和带研资格，当上了导师。北京市卫生局还把女儿纳入了市级专家人才培养计划，从多方面为她提高医疗技术创造机会。

医院真把女儿当个“人”用，中医科开设儿科门诊，让女儿一手去操办。中医科开设病房，派女儿外出学习并一手筹办。北京市开展对外省结对扶贫，抽调医生组成专家团队，让女儿去负责。参加建国70周年天安门观礼活动，也让女儿去参加。

我只是农民出身，祖上世代务农，到我这一辈，稍微有了点出息，在邓林农场当上狱警。我做梦都不敢想，女儿能飞出那个山窝窝，在京城混碗饭吃。对女儿的执着追求和意志毅力，我打心底里钦佩。对女儿“混”到今天这个田地，我也十分欣慰。

可是，女儿至今还不知足，我感觉她心里还装着新的梦想。可我不敢问，也不敢打扰她。只能在心里默默祝愿女儿，继续以勤补拙，争取早日圆梦。

（作者李永忠，系襄北监狱退休民警。）

槐树湾的故事

■ 郭中华

槐树湾，因一棵百年老槐树而得名，湾里二十来户人家，生活在老槐树周围。

近些年来，人口流动性大，有人从这里搬出去，也有人从外面搬进来。文瞎子的儿子文龙，做生意发了，在县城里买了房子，多次劝他也离开槐树湾，都遭到文瞎子的拒绝。文瞎子不愿离开槐树湾，其实就是不想离开那棵老槐树。

文瞎子并非瞎子，只是眼神不大好。有人这么一叫，就叫出名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文瞎子在镇文化站的剧团里干过，弹三弦、说评书，那叫一个顶呱呱。后来，剧团解散，文瞎子就回到了槐树湾。

那时候，一到农闲，文瞎子就被湾里人簇拥在老槐树下。文瞎子的三弦和醒木，成了湾里的标志性物件，方圆百十里的人都知道，槐树湾有一棵百年老槐树，老槐树下有个名叫文瞎子的人会讲古。后来，槐树湾里的人们富了，家家有了电视机，去老槐树下听他谈古论今的人就越来越少。

文瞎子离不开老槐树。数十年来，只有在老槐树下坐着，他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也才能找到口若悬河的感觉。和文瞎子一样离不开老槐树的，是湾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儿。一有空儿，他们就邀文瞎子到老槐树下坐坐，弹弹三弦、讲讲评书。文瞎子沉醉在绘声绘色的表演里，他的观众则沉醉于一个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里。

老刘头儿是文瞎子的铁杆粉丝。隔段时间不听文瞎子的说唱，心里就憋得发慌。

夏季农忙一过，老刘头儿又去请文瞎子到老槐树下坐坐。文瞎子似乎早就在盼着老刘头儿的到来，见了老刘头儿，迫不及待地墙上取下三弦，跟着他朝老槐树走去。

一缕凉风吹来了阵阵喧嚣声。文瞎子停下脚步，循声望去——喧嚣声就来自老槐树下，几个媳妇在那里乘凉，一边做针线活，一边东扯西拉。文瞎子发现，在女人中间还站着一个人，正摇头晃脑地跟她们讲着什么，定睛细瞅，是湾里的二贵。

二贵现在也成了湾里的有钱人。二贵是个木头贩子，天天骑着一辆黑壳子摩托车在山里山外转悠，遇到相中的树木，就跟树主谈价，谈好了价钱，就叫来一辆小货车和一帮砍伐工人，将树伐倒，运出去卖掉。二贵有个习惯，每次回到湾里，就喜欢往女人堆里钻。他特别喜欢给女人们讲外面的稀奇事，如某某人开了个赌场，谁在里面一夜就输掉了一辆汽车；某某人借开旅馆之名，做着龌龊买卖；某某人包二奶，被老婆逮住，闹得满城风雨等等。那些花里胡哨的新闻，虽然在报纸和电视里看不到也听不到，但却都有名有姓，只不过被二贵添了点油，又加了些醋。成天跟锅碗瓢盆打交道的女人们，对这些新鲜刺激的人和事，就听得格外上心。

文瞎子远远地望着老槐树，像个丢掉阵

地的将军，长叹一口气，说算了算了，等哪天这里不闹腾了，咱们再来吧。文瞎子没了兴致，老刘头儿也只能随他，那好吧，等哪天树底下安静了，我就去请你。

文瞎子回到家，望着墙上落了一层灰尘的三弦，心生感慨：好长时间没去老槐树下弹三弦了。他吹去三弦上的灰尘，正要取下三弦时，忽听谁在叫他，循声望去，还是老刘头儿。文瞎子心里一动，是不是老槐树下安静了？

文瞎子忙取下三弦，迎向老刘头儿。老刘头儿却一改往日笑呵呵的模样，慌里慌张地走进来。一进门，就夺下文瞎子的三弦，气喘吁吁地告诉他：二贵带了一帮砍伐工，要锯老槐树！

这个消息，对文瞎子来说，不亚于晴空霹雳。他顾不得细问，就匆匆忙忙朝老槐树跑去。老刘头儿紧跟在后头，一边跑一边告诉他：二贵跟人合伙买下了后山的树林，砍伐工们日夜不停地砍，只几天工夫，后山便被剃成光头了。因为最后一车木材还没有装满，二贵就叫砍伐工们去锯那棵老槐树。

文瞎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甩开老胳膊老腿，不顾一切地朝老槐树冲去。可等他赶到现场时，老槐树已被电锯伐倒了。老槐树轰然倒地，震飞了周围的鸟雀。失去老槐树的槐树湾，就像一堆露出水面的石头，咋看都不顺眼。

文瞎子抖动着双腿，挪向横躺在地上的老槐树。他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抚摸着树干，老泪纵横，可惜呀，可惜……多好的古树啊，就这样毁了……文瞎子手指砍伐工，你们……你们，这是在造孽啊……

砍伐工们一头雾水，面面相觑。二贵拉

着长脸走过来，冲砍伐工们摆摆手，干你们的活儿，别理他。二贵又走到文瞎子面前，没好气地问他，瞎嚷嚷个啥，我伐我的树，碍着你啥事了？

文瞎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大声斥责二贵，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一棵百年老树？它可是咱们湾的招牌啊！这方圆百里，也难找到第二棵了。指不定哪一年，还能当成文物保护起来哩。

狗屁文物，我没工夫听你扯淡！二贵不耐烦地打断文瞎子的话。文瞎子又急又气，他手指二贵，你太狂妄、太无知了，别以为有了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老话都说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作孽，后人遭殃。你这样做，是要遭报应的！

二贵气得鼓起双眼，呲牙咧嘴地朝文瞎子吼道，什么乘凉不乘凉的，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空调，谁他妈来这儿乘凉？哦，我想起来了，你不就是想在这里弹你那破弦子，说你那破书么？都啥年月了，鬼还听你的！

文瞎子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怔怔地望着老槐树被截成一节又一节，装车运走了。

文瞎子病了，儿子文龙回来一趟，把他接进了城里。

在槐树湾生活惯了的文瞎子，在城里度日如年。他告诉儿子，想回槐树湾。可他又不想面对失去老槐树的伤心地，所以就吃不好、睡不香，只能唉声叹气地过着每一天。

一个春意浓浓的日子里，老刘头儿又一次出现在文瞎子面前。老刘头儿告诉他：在老槐树被锯掉的地方，发现了一棵槐树苗，是老槐树根上发起来的。

文瞎子听了，心里涌起一种感动，病情也一下子减轻了许多，当即就跟老刘头儿回

到了槐树湾。

文瞎子来到老槐树被锯掉的地方，果然见到一棵翠绿的槐树苗，正在纵横交错的槐树根部茁壮成长。一阵微风吹来，槐树苗摇晃了几下，像是在和文瞎子打招呼。文瞎子蹲下身，像抚摸孩子似的抚摸着槐树苗，嘴里喃喃自语：真是老天有眼啊，不想让老槐树绝后！文瞎子当即行动，他搬来一堆石块，先在周围砌了个圆圈，又拖来一堆树枝，将槐树苗围了起来。

小小的槐树苗，成了文瞎子的精神寄托，文瞎子每天都要去看它一次。这棵慢慢生长的槐树苗，也慢慢治疗着文瞎子的心病。

一天，文瞎子刚给槐树苗浇足水，遇上一阵大风，槐树苗被刮得贴在地面上，他想将树苗扶正。不料，一扶小树，就发现了问题：小树苗是后栽进去的。

文瞎子去找老刘头儿，老刘头儿知道露馅了，先是支支吾吾，后来见隐瞒不住，只得把事情的原委给他说了。原来，这棵槐树苗是文龙栽进去的。文龙见老爹整天为失去老槐树而伤心，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就瞒着老爹，在网上买了一棵槐树苗，悄悄栽到老槐树被锯的地方，为了让人看不出痕迹，文龙在槐树苗的根部撒了一些草籽，春气一上升，小草很快就长了出来，将槐树苗下面的浮土全部遮住。文龙又去找老刘头儿，请他进城告诉老爹，老槐树那地方长出了一棵新苗……

听老刘头儿讲罢，文瞎子脸上露出几分失望，好在病情没有复发。他又将槐树苗重新栽下去，用土培牢，并对槐树苗说：你就在这里好好地生长吧，我就在你身边护着你，看你长高、长大，长成老槐树的样子！

文瞎子对槐树苗说的话，被老刘头儿传到了文龙的耳朵里。文龙心想：原先只是想栽上一棵槐树苗，让老爹的心病好起来，想不到老爹的愿望是让槐树苗长成老槐树的样子。那么小的槐树苗，想要它长成老槐树那样，要等到何年何月呀？干脆给老爹买一棵大槐树吧，也算帮他完成一个心愿。

文龙当即在网上又下了订单，从外地高价买回一棵大槐树，请了一辆大卡车运到槐树湾，又请了一台挖机和几个园林工人，将大槐树栽到老槐树被锯掉的地方。大槐树虽然没有老槐树那样枝叉繁多，但树杆笔直挺拔、树形美观大气。

大槐树矗立在槐树湾里，又带来了一片阴凉，也吸引来了许多小鸟。文瞎子仰望着高大的槐树，耳听着小鸟在枝头畅鸣，脸上绽放出舒心的笑容。

炎热的夏天又到了，大槐树下坐满了纳凉的人。文瞎子又和往常一样，在大槐树下尽情地弹着三弦、讲着评书。方圆百十里的人又在传，槐树湾有一棵大槐树，树下有个名叫文瞎子的人会讲古。文瞎子的粉丝，也由原先的几个老头儿，发展到一些中年人，然后发展到一些年轻人。

二贵带着一帮砍伐工从这里经过，几个人上下打量着大槐树，眼睛里满是惊羡。一个砍伐工讨好二贵说：老板你看，这棵槐树比原来那棵还大。若是伐了运出去，准能卖个好价钱。二贵催促砍伐工，快点儿走吧，这棵树有主，文瞎子的，他不会卖。

（作者郭中华，系宜城市板桥店镇板桥店村二组农民。）

月嫂帅玲

■ 冀有亮

帅玲没想到，她这辈子会做月嫂，可她做了，还做得很好，而且喜欢上了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些，可挣的钱不少，人不可能福禄皆得，她很满足。

帅玲四十三岁时，先是在单位办了内退，四十五岁就彻底退休了。不是她不想工作，因为单位倒闭了，所有人都按当地的安置政策，办理手续回了家。但她不可能从此躺平，因为儿子上学需要花钱，亲戚朋友家过红白喜事也要人情往来，日常生活也是一大笔开销，不能单靠老公挣的那点钱过日子。何况她还年轻，她觉得只要肯吃苦，生存是没有问题的。

帅玲开始自谋生路，跑到离家不远的水磨石场寻活儿干去了。老板一见她干瘦的身板儿，说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你干的活儿。帅玲不服气，说你们门口不是贴着招工启事吗？老板说，招是招，但我们只招男工，不招女工。帅玲说，那你们的启事上咋不说明白呢？老板被帅玲问住了，就跟她开了个玩笑，说你如果能把我背起来走十步，我就留你。老板四十多岁，身强力壮，块头也大，他想要把帅玲吓住，让她回去算了。可帅玲脾气犟得很，上去就把老板背了起来，走出十几米，也没摇晃一下。老板赶忙说，放下来放下来。

老板有些惊叹，这弱女子还真有股子蛮力气，但他还是不能要她，因为他这里的活

儿，必须两个人合作才行，恐怕没有哪个男工愿意跟她合作干活儿。老板想拒绝帅玲，可一看到她渴望留下来的眼神，一时心软，就说你留下来试试吧。他想试过了，让她自己知难而退。

老板把帅玲领到场房，对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说，老李，你不是缺个伴儿吗？让她跟你一起干吧！

老李看了帅玲一眼，对老板说，你说的是她吗？不行不行，哪有女人干这活儿的，不行！这话是跟老板说的，却是让帅玲听的。帅玲不等老板说话，就跟老李说，我能干，不信你试我一天。男人不相信，心说别说一天，干一个小时你就知道苦了。老板嘱咐老李，先让她试试吧，不行了再说。

帅玲跟着李师傅干了一上午活儿，没有落后于男工，他们做的路牙石板，还比别人多出十几块。中午吃饭时，一个人两个馒头，帅玲吃不了，给了李师傅一个。水磨石场的馒头，一个有碗大。李师傅要了半个，又把那半个给了帅玲，让她必须吃下去，说下午的活儿还重，你吃不进去就没力气干。

干了半个月之后，老板见李师傅没有反映帅玲什么问题，就开玩笑说，怎么样？不行给你换个人吧？李师傅却说，不用换了，帅玲比男人都能干。

帅玲给在外面打工的老公打电话，说她找到工作了，还说了在水磨石场的情况。老

公心疼她，说你身子骨那么瘦，水磨石场的活儿那么重，怎么扛得住，干脆别干了。帅玲说，没事，这里虽然辛苦点，但比以前在厂里挣得多。只要肯下力，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哩。老公知道她的性格，不惜力气，只管拼死干。就跟她说，你还是把这活儿辞了吧，命比钱金贵。帅玲说，我先干着，有了合适的活儿再辞职。

年底，老公从外面回来，见帅玲在家，问她，你不去水磨石场了？帅玲说，那边扩路拆迁，老板把场子搬到阳合坡去了，路太远，我没法去了。老公又问，老板没短你钱吧？帅玲说没短。帅玲问老公，你放了几天假？老公说，我不打算出去了。离家太远不说，老板还老是拖欠工资，我辞职了。

两个人都没有了工作，那么现在就是坐吃山空，必须赶紧找份工作。两人到小区外面看看有没有门面房，帅玲准备开个凉粉店，她会做家乡的凉粉。转了一圈儿，没找到小门面房，看了几个大的，租金都很贵，他们租不起。老公突然想起，朋友圈里，有个人想找月嫂，工资给得还挺多。帅玲动了心思，说咱们去看看。

两人坐公交去了月子会所培训中心。在大门口，帅玲碰见在水磨石厂一起干活的李师傅，他穿着一身保安服装。帅玲问他，你是在这儿当保安吗？李师傅说，是呀，水磨石场搬走后，我就来这里当了保安。他又问帅玲，你们这是？帅玲说，我来这里看看，这里不是培训月嫂吗？李师傅赶忙说，是的是的，你来学吧，你一定行。

帅玲找到培训中心的主管，把自己介绍了一遍。主管把她看了一眼，觉得她还行，让她交6000块培训费，先培训半个月。帅

玲有点犹豫，下楼跟老公合计，老公说别犹豫了，把钱交了吧。要挣钱就得先投资，如果自己开凉粉店，不也得先交租金吗？再说，人家不是说承诺过，先学一星期，如果觉得不合适，退还培训费吗？

帅玲学习很用心，半个月培训完，她就拿到了结业证书。第一次来到宝妈家，宝爸和宝妈都没提出什么问题。帅玲听别人说了，刚去主人家，有的要问你各种问题，如果不满意，可能就直接让你下户了。宝妈没问她什么问题，帅玲心存感激，以为第一关轻松过去了。她从箱子里把拖鞋取出来穿上，跟着宝妈熟悉家里的环境，然后去看宝宝。宝宝睡得正香，宝妈交代她几句就离开了。宝宝醒来时，宝妈进来一次，看帅玲做得没有问题，就放心地离开了。

到了中午做饭时间，帅玲跟宝妈说，孩子又睡着了，她去做饭。按照约定，帅玲只负责给宝妈做饭，其他人的饭是他们自己做。但她当时闲着，还是把其他人的饭也做了。饭做好了，宝宝也醒了，该喂奶了，帅玲才去吃饭。吃完饭，她又去厨房里忙乎了。她以为宝宝一时醒不了，就没去看宝宝。直到宝宝哭出声来，帅玲才知道宝宝醒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去看宝宝。宝妈从自己房间里冲出来，大声呵斥道，你不看孩子，我们要你干什么？你下户吧！帅玲以为自己听错了，她问宝妈，我做错什么了吗？宝妈说，我们是要雇一个老练的月嫂，你啥东西都不懂，赶快走吧。

只上了一上午班，就被人家辞退了，帅玲觉得很丢人。但既然跟中心签了合同，也不能不跟中心说明情况。听她说了上午的事，主管倒没有怪罪她，只说这很正常，有很多

老月嫂上户，刚进家门就被辞退的也有，何况你是个新手。主管让她先回家休息两天，晚点再给她派一单。

第三天，主管给帅玲打电话，说又有客户下单了，让她准备上户。帅玲在心里默默祈祷，但愿这次能碰上个通情达理的人家。有了上次的教训，她这次上户格外小心，她怕坐公交迟到了，专门打车去上户。

接她进门的是宝爷爷，宝爸和宝奶奶都上班了。宝爷爷很和蔼，宝妈脸上却冷得很，让帅玲有些害怕。宝妈问帅玲，做这行有几年了？帅玲不知道怎么回答。主管跟她说过，要是客户问你干了几年了，你就说干了两三年了，不要啥都说实话。真碰到这个问题，帅玲才知道很难回答，说真话，就面临着下户；说假话，又有些心理障碍，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关键时刻，还是宝爷爷给她解了围，叫她去看孩子，说孩子醒了。

午饭是宝爷爷做的，帅玲只是抽空去厨房看了一眼，她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一切以宝宝和宝妈为重心。可吃中午饭时，宝妈不高兴了，说帅玲你以后要多做点，爷爷岁数大了，不要什么事都让他做。宝爸没有吱声，宝奶奶也没说什么，但他们肯定是支持宝妈的。宝爷爷却说，帅玲很不错了，把孩子照顾得挺好，我也不老，做个饭没问题。

帅玲慢慢知道，宝爷爷在一个单位当领导，去年才退休。宝奶奶自己开了个公司，每天都去店里打理。宝奶奶是个老好人，很少对人指手画脚，宝爸是啥也不问，吃完饭就歪在一旁打游戏。宝妈就不同了，这人有点不好相处，她什么都要管，对错都要说，让帅玲有点无所适从。

一天早饭后，帅玲在厨房洗奶瓶，宝爷

爷出去买菜了，家里只剩下宝妈了。她闲得慌，就站在床上擦她和宝爸的结婚照。帅玲洗完奶瓶出来，看见宝妈不方便，就走过去想帮她一下。她跟宝妈说，不如把框子取下来，擦完再挂上去。宝妈觉得可行，就让帅玲站在另一边，两个人一起摘镜框子。刚摘下来，帅玲脚没站稳，相框脱手掉到了地下。帅玲和宝妈抬起相框，看见相框边裂了一道缝，木地板也砸了一个小坑。宝妈责怪帅玲，说这相框2000多块钱，地板也要好几百，你说咋办吧？

帅玲没想到，一个相框就要这么多钱，地板就砸了个小坑，也要好几百。她心里难受，只好说，你从我工资里扣吧。正说着，宝爷爷买菜回来了，听到宝妈妈那样说，就安慰帅玲，没事没事，这些东西都是有售后保修的，让人来修一下就行了。听宝爷爷这样说，帅玲才好受了点，她赶忙说，维修的钱算我的。宝爷爷说维修不用花钱，都是免费的。宝妈却不肯罢休，说你咋这么笨呢，不行的话，就叫公司换人吧。帅玲心里恼恨宝妈，可脸上却不敢流露出来。所幸宝爷爷还不错，每次宝妈训斥她时，宝爷爷赶忙另找个话题，把这个话题岔开。帅玲听得出来，宝爷爷看起来是在打圆场，其实是在护着她，又让她心里好受了些。

过了一个月，帅玲跟着宝妈回了她的娘家。又换了一个环境，宝爷爷不可能跟过来，帅玲就有点担心，不知道宝妈的娘家都是什么样的人，要是通情达理，她的活儿就好干，要是不近人情，那她可就难受了。

宝姥爷还在上班，家里的事，他基本上不管不问。做主的，都是宝姥姥。不知道宝姥姥是做什么的，但她老指责帅玲带宝宝不

规范。帅玲仔细听听，她的话也不怎么靠谱。比如，她问孩子喝的奶应该是多少度，一天喝几顿？帅玲说四十五度左右，三到四个小时喂一次。但这些也不是死的，要根据宝宝的具体情况来定。宝姥姥却说，四十五度，孩子喝了还不烫坏了？要两个小时喂一次，四个小时，还不把孩子饿死了？帅玲坚持说，四十五度的奶，倒进奶瓶里会下降两三度，摇晃一会儿，又下降个两三度，孩子喝的时候，正合适。宝姥姥却强词夺理，你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难道我还没有你懂得多？帅玲就看着宝妈，想让她说句公道话。宝妈咋会替她说话？她心里就很难受。

可是事情偏偏就这么怪，宝妈看帅玲不顺眼，宝宝却喜欢她。每次大哭时，别人越哄宝宝哭得越厉害，帅玲一上手，宝宝就不哭了。宝妈想辞了她，一看这种情况，口气就不那么硬了。

宝妈没辞帅玲，帅玲却有了想法，她想咬牙干满这个月，就下户了。宝妈却又不想让她走，宝妈给宝爷爷打电话，让他给帅玲说说，把宝宝带大些再下户。这期间，宝爷爷也来过几次，知道亲家母和儿媳妇是怎么对待帅玲的，平常在家里上个厕所都不行，又不是金屋银屋，还怕弄坏了？他们不准帅玲在家里上厕所，让她到外面上公厕，但时间还不能长。时间稍微长点，回来还得受责怪。宝爷爷心里埋怨亲家，可为了孙子，还是给帅玲说了。

帅玲看在宝爷爷的面子上，又勉强留了一个月，可宝姥姥跟宝妈依然如故，两人既离不得她，又老是找她的茬儿。在她们眼中，帅玲就是个佣人，只有干活的份儿，没有休息和说话的权利。

又过了一个月，宝姥姥跟宝爷爷说，想让帅玲再干几个月，等宝宝稍大些再走。爷爷只好又和帅玲说，现在宝宝只认你，你走了，宝宝哭了哄不住咋办？帅玲只好用个缓兵之计，说我再给您找一个好月嫂，我家里有点事，我回去处理完了再说吧。宝爷爷知道留不住帅玲了，心里很生气。不是跟帅玲，而是跟亲家、跟宝妈生气。你们这么待人家，还想留住人？

当了几年月嫂，帅玲见识了很多人，自己也成长了许多。不光是业务技能，也知道怎么跟主家相处了。这几年，她也遇到过不少好人家，那是真好，跟亲人一样。遇到这样的人家，她便以心换心，把宝妈和宝宝伺候得舒舒服服的。遇上还说过得去的，有些委屈，能忍就忍了。再碰到不把月嫂当人的人家，她也不客气，我付出劳动，你付出报酬，天经地义，两不相欠。我不认为我对你家有恩，你也别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大不了，再找下一家呗。

（作者冀有亮，系山西省大同市同泉路自由职业者。）

漆园寻脉

■ 刘玉洁

大巴山余脉，保康县马良镇漆园村伫立海拔 1200 米的云端。车行盘山公路，满目苍翠中，漆树的身影不时掠过车窗。它们或扎根坡地，或依偎田埂，枝干遒劲挺拔，叶片翠色欲滴，带着山野的灵气与岁月的厚重。这里四季分明，独特的山地环境，孕育了这片古老的漆林，也守护着一门延续千年的古老技艺——天然生漆制作技艺。

“我们漆园村，名字可不是随便取的。”引路的韩师傅站在村口的老漆树下，指尖摩挲着粗糙的树皮，眼里满是自豪。相传，这里曾是楚国王室专属的漆树园。生漆在古代不仅是贵族追捧的高级涂料，更是国家直接管控的战略物资。《史记》记载，战国时期，庄子曾担任过宋国漆园吏，掌管国营漆园的行政事务。这段遥远的历史，虽然说的是宋国的事，但也为漆园村蒙上了一层厚重的文化面纱。韩师傅告诉我们，漆园村的生漆历来以品质上乘闻名，其煎盘分数名列前茅，是业内公认的优质资源。只是这份荣光，曾在时代的浪潮中渐渐黯淡。

跟着韩师傅穿行在村落间，断壁残垣的榨坊遗迹静静地躺在荒草间。“大集体时代，生产队每年都要组织村民采摘漆树籽榨油，家家户户都能分到醇香的漆籽油，那味道至今忘不了。”韩师傅的思绪，显然又飘回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候村里还有黎光成、刘德会、韩治柏等老漆匠，他们背着漆桶、

握着漆刀，整天在山林间穿梭，割漆、漆家具、漆木材，忙得不可开交。生漆技艺，也是村里人的生活底色。”

然而，时代的变迁给这门古老技艺带来了沉重打击。割漆有着严苛的天然门槛：从业者必须对生漆不过敏，这就筛掉了绝大多数人。再加上市场经济兴起后，就业选择日益多元，年轻人都不愿再从事个营生。随着老一辈漆匠相继离世，十里八村再也难寻专业的割漆人。田间地头、荒坡山野的漆林日渐稀疏。更令人痛心的是，市面上出现了掺假生漆、人工合成漆，且以低廉的价格冲击着天然生漆市场，让这门传承八千年的技艺面临断代失传的危机。

“不能让老祖宗的手艺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断了！”抱着这样的信念，2022 年，韩师傅偶然得知，重庆武隆有位家传漆匠杜天寿老师傅，便毅然踏上了寻师之路。他辗转奔波，终于见到了七十一岁的杜师傅。这位坚守漆艺 50 余年的老匠人，出身漆艺世家，手艺已在杜家传了一百多年。

杜师傅说：“光绪年间，我的曾祖父杜文耀就跟着长辈割漆，还创下了独有的柳叶形割口，这可是我们杜家的招牌。”柳叶形割口技艺，因割口形似柳叶、不伤漆树而闻名。他祖父杜学知不仅专注割漆技术，更潜心钻研生漆提炼，在不加色粉的情况下，成功调出板栗色、猪肝色，且漆层干燥快、硬

度高，让生漆不再只有单一黑色。他父亲杜正顺将手艺传承下来，还以银硃入漆调配出鲜亮的银硃红，又在丰都一位老漆匠那里习得熬制推光漆技术，让一斤生漆的出漆量从六两提升至七两。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用头发代替牛尾毛制作漆刷，彻底解决了刷漆留痕的行业难题。

在杜师傅的悉心教导下，韩师傅很快掌握了全套技艺。在漆园村的山林里，韩师傅给我们演示了柳叶形割漆技术。“割漆先看树，得顺着树干走向下刀。”韩师傅手持漆刀，在一棵成年漆树前站定，“这柳叶形割口和常见的V字形、画眉形、鱼尾形都不一样，讲究的是温柔取漆。”只见他手腕轻扬，一道30度倾斜、长度不足15公分的割口便出现在树干上，下刀深度精准控制在3毫米内，这便是杜家独有的“鲤鱼上树”技法。

“这样的割法，能最大程度保留漆树的水路，减少损伤，割完7刀的创口，三年就能完全愈合，漆树还能多割好几年。”韩师傅一边说，一边从背篓里取出几片虎皮楠树叶。这种树叶狭长有韧性、叶面光滑，是制作笕子的最佳材料。他将树叶折成漏斗状，在割口下方5公分处向上割出一个小口，将树叶笕子稳稳夹住。不一会儿，乳白色的漆液缓缓渗出，顺着树叶的纹路缓缓流入漆桶，晶莹剔透，带着天然的光泽。

韩师傅告诉我们，割漆是门看天吃饭的手艺，每一步都有老祖宗传下的规矩。夏至是割漆的起始点，这一天要进行“勾水”，就是割第一刀，这一刀水分重，只开口不收漆，目的是让漆树适应割口，疏通漆液通道。而在夏至前一个月，准备工作就已开始：先把符合树龄的漆树标记出来，再清理树与树

之间的藤蔓、荆棘和灌木，将所有漆树用一条小路连接起来。接着是绑道子，用竹篾将木楔子或粗树枝绑在漆树上，做成类似梯子的攀爬工具，这种方式避免了钉钉子、打木楔对漆树表皮的破坏，因为任何表皮创口都会损伤漆汁道，影响后续割漆；道子绑好后，还要用特制的刨子把要开口处的粗皮刨干净，等待夏至后正式勾水。

勾水一周后，才能正式割漆。割漆必须选择晴天，沿着勾水时的割口先上后下一刀成型，力道要恰到好处——既要割掉树皮，又不能伤及木质部。否则水分会渗入漆液影响品质，漆树愈合时间也会延长，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树木死亡。更关键的是，割完漆后4小时内必须收漆，否则漆液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会加速氧化，影响品质。收漆时要格外细心，取下笕子后，要将树叶展开，在漆桶沿上刮净残留的漆液，若是用贝壳做的笕子，还得用特制刮子将缝隙里的漆全部刮出，一点都不能浪费。

“要是遇上雨天，就得赶紧收漆，不然雨水混进漆里，品质就毁了，产量也会受影响。”韩师傅说，若是笕子里已有积水，这部分漆要单独存放，后续再特殊处理。第一刀漆割完后，要等一周后的大晴天才能割第二刀，遇雨则顺延。到第四五刀时，漆的质量和产量达到峰值，间隔时间可缩短至五天左右。随后产量和品质开始衰减，第六七刀需根据天气情况，间隔十天左右，最低不得少于一周。而到了白露时节，漆树叶子变黄脱落，就必须收刀停割，否则不仅生漆产量低、品质差，还会对漆树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收刀之后，便是更为精细的生漆加工环节。在韩师傅的作坊里，我们看到刚收来

的生漆正放在陶缸中静置。“第一步是过滤去杂，用细密的白布把漆渣和杂质滤掉，然后密封存放一周左右，漆液就会自然分层。”韩师傅指着一口陶缸说，分层后的漆液分为油面、腰黄、底白三层，油面漆酚含量高，是制作色漆的上好原料。将油面部分倒入大盆，放在太阳下晒制。再加入适量色粉，比如银硃，就能制成银硃红漆。有趣的是，银硃漆刚调好时颜色很深，需要放置数月才能慢慢开色，呈现出鲜亮的红色，这是福建一带流传下来的工艺。

中间的腰黄和底白部分，可根据需求处理：适当搅拌后精滤，能制成半熟漆，刷出来的漆面细腻无颗粒感，也可直接精滤后使用。若想制作乌黑发亮的黑漆，工序则更为复杂：先在碗里倒入桐油，用绵线做灯芯点燃，再用铁盆扣在上方收集凝结的烟灰，将烟灰刮下来后用水淘洗，沉淀后的粉末晒干，适量加入漆中，就能制成纯正的黑漆。另一种方法是将生锈的铁钉放入漆中浸泡一段时间，取出铁钉后，漆液也会变得乌黑发亮。而混入了雨水的漆，则必须熬制成熟漆，可根据需求制成黑推光、红推光或透明漆，若是不熬炼，不仅漆膜的硬度和亮度会受到影响，漆液还会变质发臭。

鉴别生漆优劣，更是一门学问，老匠人总结出“一看二闻三煎四试”的口诀。看颜色，除了云贵高原部分生漆呈灰黄色外，优质生漆沉淀五至七天后会自然形成面黑、腰黄、底白的三层色彩，用木棍插入容器快速直提，三层颜色越明显，说明漆酶活力越强，漆质越好。若层色不清，则大概率是掺假了。看转色，生漆接触空气后会因氧化逐渐从淡黄色变为深黄、棕红，最终变为棕黑，掺假

漆则会跳色很快。闻气味，优质生漆有独特的香味——大木漆带酸香，小木漆显清香，阴坡漆酸气重，阳坡漆香味纯，而掺假漆往往带有酸臭味或其它刺激性气味。

煎盘检验是最核心的方法，用铜煎盘称取一钱无渣漆样，在酒精灯上煎至烟起泡为止，冷却后称重，7分3厘为一级，6分8厘为二级，6分3厘为三级。试纸检测则更为直观，将漆液滴在毛边纸上竖起，优质漆扩散面小，边缘纹路呈锯齿状。掺油的漆扩散面大，会出现黄色透明油渍。掺水的漆不仅扩散范围广，纸背还会有明显水渍。韩师傅演示时，我们亲眼看到优质生漆在纸上的扩散形态，边缘的锯齿纹路清晰可见，果然名不虚传。

如今，韩师傅的漆园里，新栽的漆树已茁壮成长，古老的技艺在深山里焕发新生。割漆季节，每天清晨，他都会背着漆桶走进山林，漆刀落下，乳白色的漆液缓缓流出，如同一条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脉络，在群山间延续着千年的传承。“割漆不仅是技术，更是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的坚守。”韩师傅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守护好天然生漆的纯粹品质，为更多漆艺从业者提供优质原料，同时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技艺的价值。

从楚国王室的漆树园到如今的漆园村，从杜家四代传承的匠人精神到韩师傅的执着坚守，这门承载着自然馈赠与古人智慧的技艺，在时代的变迁中历经沉浮，却始终未曾断绝。而随着城乡居民生活需求的日渐多元化，流淌在深山里的千年漆脉，也必将在守正创新中，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作者刘玉洁，系保康县文化馆职工。）

人间烟火中的真情长卷

——读明建平散文集《人间烟火》

■李 骏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我与明建平先生是红安老乡，虽未曾谋面，但他的好多作品我都读过，大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慨。共同的故乡，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许多情感也都是共有的。因此，在捧读明建平先生的散文集《人间烟火》时，仿佛推开了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迎面而来的是大别山的泥土香、襄阳汉江的水汽、父亲花生地的晨露，还有老家柴灶上跳动的火苗与饭桌上蒸腾的热气……这让我想起同为故乡人的记忆里那些无数同样的清晨：倒水河边的雾气还没散，父辈们便出现在田野地里，任露水打湿了裤脚，任汗水浸透了衣裙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用他们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养活了一代又一代艰难求生的后人……

《人间烟火》全书共有六十五篇文章，通读下来，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雕琢，却像老家门口堰塘里的水，清澈见底，映照生活最本真的模样。在字里行间，我读到了亲情的厚重、土地的深情、奋斗的温度，更读到了一个普通人对生活最炽热的爱恋。这便是《人间烟火》最动人的模样——它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而是把日子掰碎了，用温情与敬意，一片一片拼接出生活本来的样子。

故土：血脉里的根系与呼吸

第一板块“大别山下大明家”，是整部书的根。红安县七里坪镇的明家大屋，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村落，藏着作者所有生命之初的体验。门口堰塘的水映着童年的影子，老水井的青石板上还留着挑水人磨出的凹痕，而村东的竹林永远是最雅致的背景，明家的竹林里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革命先烈明汉华的刚毅，教书先生们的崇文，还有父亲明绪祥在花生地里劳作的情景……在那里，既有郑板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刚毅，又藏着苏轼“不可居无竹”的雅致。

这片土地不仅养育了明家人，更塑造了他们的精神底色。

《父亲的花生地》一文，是第一板块的魂。八十三岁的老人，把两亩三分地当成生命最后的战场。他编荆条栅栏时蹲得太久，起身时头晕眼花摔倒在地里，却爬起来拍拍土继续干；他对着刚发芽的花生苗笑出声，像得了孙子似的；收获时扯起一棵缀满金果的花生，眼里的光比朝阳还亮。这哪里是在种花生？分明是在种岁月、种牵挂，种一个中国农民对土地最虔诚的热爱。父亲说：“这地是国家确权给我的，我有责任种好。”简单的话语里，是他对土地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

当作者看到父亲扯花生的抖音视频，网友问这是谁家的花生地时，那句“那是我父亲明绪祥的花生地，最后的花生地”，骄傲里藏着酸楚，让人心头一热。这篇获奖文章被评委称为“亲情、农情、国情糅合在一起”的佳作，可在在我看来，它更是把土地的呼吸、血脉的温度，都糅进了字缝里。

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如同千百年来难以割舍的亲情。土地的记忆里，还有父亲进城时捡回掉在地上的回锅肉，说“困难时期，半个窝窝头都要抢”；母亲李玉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针脚里藏着对五个儿女的爱；堂嫂李宝珍泡的茶总是醞醞的，她说“贵得很，要好好喝”。这些人，这些事，像门口堰塘里的涟漪，一圈圈荡开，便成了故乡最鲜活的模样。这些细节，又像土地里的养分，滋养着故乡的烟火气，也让读者读懂了，所谓乡愁，不过是对土地和亲人最深的眷恋。

他乡：烟火里的生长与交融

“习池芙蓉别样红”专辑里的襄阳，是作者的第二故乡，也是烟火气的另一种模样。从习家池的睡莲到扁山的险峻，从樱花烂漫的松树坡，到“天上银河”般的大渡槽，作者笔下的襄阳，从不是冷冰冰的地名，而是浸透着生活气息的生命体。

这里的烟火，藏在《拯救小花狗》的暖水袋里。那个冬天，快冻僵的小狗在女儿和作者的照料下慢慢活过来，却又因“好心办坏事”被误杀。“善良的爱心，不当的方法，也会害死有生之命”，简单的故事里，藏着对生命最朴素的敬畏。这里的烟火，飘在《送不走的金毛狗》的狂吠中。那只闯了祸却在

水龙头漏水时示警的狗，最后追着车跑的样子，让妻子泪流满面——原来人与动物的羁绊，早已超越了“养”与“被养”，成了日子里最柔软的褶皱。

襄阳的同事更是这部分的亮色：腾飞化工的杨发地、张雄飞，统计局的杨晓光、刘峰，脱贫攻坚时并肩扶贫的余中奇，疫情防控时的搭档江家庆，成了与作者并肩作战的战友。《熊熊炉火映青春》里，年轻的作者站在硫酸车间的焙烧炉前，刺鼻的二氧化硫熏得他珠泪交流，可炉火的热浪却点燃了他的青春。这些人，这些事，像汉江的水，与故乡的倒水河悄悄汇合，成了作者生命里不可分割的部分，让人在平凡日子中，感受到烟火里的缕缕温情，令人怀念与追忆。

修行：岁月中的坚守与绽放

《登上央视的‘明’人》与《腹有诗书气自华》等篇什，是烟火气的再升华。

前者写工作，从烧炉工到第一书记，从《焊花朵朵并蒂开》到疫情防控时统筹千名党员，作者把每一份职业都过成了修行。他说“劳动创造了我”，可在字里行间，我看到比劳动更珍贵的是《画掉我的名字》里拒绝贿赂时的坚定，面对广告商的红包，他让对方“把东西拿走”，转身看到对方在本子上画掉自己的名字，那一刻他内心的纯粹，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有力量。这种力量，同样体现在《扶贫二三事》中画满贫困户位置的草图里，这是对精准扶贫最生动的诠释；体现在《情重五经普》里为了数据准确在牛肉面馆算营收的较真，这是对真情实意的尊重……

后者写诗与远方，却从不是空洞的抒情。

《新疆之行三部曲》里，可可托海的花海与独库公路的英雄墓碑相映，让人读懂了“美景背后是牺牲”；《洪湖采莲》中，汉乐府的“鱼戏莲叶间”与贺龙的革命故事重叠，让诗意有了厚度；《行走在诗词浸润的江南》，南京的王气、镇江的江山、扬州的明月，都成了作者脚下的路，这是思考的路，也是成熟的路。最动人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家人在几十年间攒下五百册藏书，女儿的诗、妻子的广告语、作者的散文，都是书香浸润生活的证明——原来“腹有诗书”并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要让日子多一份从容与深刻。

滋味：烟火气里的永恒与传承

合上书页时，我仿佛能闻到明家老屋的柴火香——母亲炸的蚵蚂头金黄金黄的，父亲种的花生的脆甜脆甜的，还有襄阳牛肉面里的辣香，江南新茶的清苦回甘……

这些味道，是烟火气最实在的注脚。

作者写父子情，《父与子》里，从童年挨打到成年对峙，最后却在父亲老去时读懂了“爱之深则责之切”；写夫妻情，《百炼成钢绕指柔》里，妻子用三十年的陪伴，把烧炉工的疲惫、扶贫干部的奔波，都酿成了相濡以沫的甘甜，从风华正茂到霜染两鬓，那句“风风雨雨几十年相扶相携”，道尽了婚姻的真谛；写亲情，《大年初二拜舅年》里，三舅给的十元钱和小人书，成了照亮前路的光……

这些感情，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像门口堰塘的水，静水流深。母亲去世后，父亲在坟前的沉默；清明时，那碗再也喝不到

的土鸡汤；八十五岁生日，父亲把菜园里的南瓜和萝卜分装进蛇皮袋，说“这是老大的，这是幺儿的”——原来最深的爱，从不是说出来，而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藏在“给予最快乐”的朴素里。

有人说，烟火气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可在《人间烟火》里，它是更辽阔的存在：是大别山的泥土香，是襄阳的汉江潮，是父亲的花生地，是母亲的针线筐，是同事的笑声，是朋友的关切，是诗词里的远方，是日子里的坚守。它让我们明白，生活从不是诗与远方的对立，而是当你认真对待一粥一饭、一草一木时，平凡的日子便会开出花来。

明建平先生用六十五篇文章，为我们铺展开了一幅生命长卷。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鲜活，每一件事都真切，每一份情都滚烫。因为他写的，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的人间烟火。

有人说，这人间最缭绕缤纷、最至繁至简的是烟火气；这人间最深入人心、最难舍难分的是烟火气。读过《人间烟火》后便知道，所谓烟火气，不过是认真对待一粥一饭、一草一木，不过是对亲人的牵挂、对土地的敬畏、对工作的热忱、对生活的热爱。它让我们明白，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动人的诗意，普通的人生中，有着最厚重的修行。因为，在沉重的、具有传承气息的烟火里，有你、有我，有他，还有我们对生活最炽热的爱、对生命最深切的敬意与虔诚，以及血脉中那种最永恒的精神传承。

愿我们都能于烟火深处，读出生活的醇度，活出生命的温度。

诗学意义上的精神回乡之旅

——品读叙事长诗《汉水汤汤》

■ 李学怡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语道破了时间与存在永恒流变的真理。当代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仅重塑着山川地貌，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刷着人与土地之间曾经稳固的情感联结与文化记忆。故乡的消逝与乡愁的无处安放，正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性症候。在此背景下，湖北诗人涂玉国的长篇诗集《汉水汤汤——一条河流的传记》，正是对这种现代性精神危机的一次深情而系统的文学回应。它既是对汉水地理风貌的诗意记载，更是一场以诗歌为媒介的文化记忆实践。诗人通过反复书写汉水流域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将那些即将消逝的经验或已经被遗忘的地方记忆，转化为可被传递、可被共鸣的文本与意象。由此，一种源于土地、系于人事的深沉情感，在诗人对草木风物与生活痕迹的反复凝视与书写中逐渐凝聚。在诗集的演进中，这种情愫成了一种精神的媒介，引领着读者开启了一趟诗学意义上的精神回乡之旅。

断裂之痛：乡土消逝与文化记忆的失落

一方水土的记忆，蕴藏在那些世代相守的山水风物之中，流淌在日常的人情温度之

间。正是这些平凡且可感的细节，成了一方人民情感认同与文化记忆扎根、维系与生长的根基。然而，《汉水汤汤》中的汉水流域，却为我们展现出一片触目惊心的记忆断裂地带。乡土空间在变迁中消逝，文化记忆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失落，那曾经维系人与地的情感纽带，亦在此间悄然松动。

丹江口大坝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里程碑水利设施，为华北地区人民解决了千年的用水难题，滋养了千万户平凡人家的灯火。然而诗人并未止步于颂扬其水利功绩，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抛家舍业，叩头作别”的移民。汉江水位的上涨迫使人们迁离故土。在《汉水北上》一章中，诗人以白描般的语言，勾勒出移民离乡前反复上演的仪式性场景：“再到坟上一炷香，供两个馒头 / 再到地里抓一把土，塞进腰包 / 再到村前屋后看一眼，装进脑袋 / 猛转身，再也不敢回头。”这些动作具体而沉重，对于这些移民而言，他们离开的不仅是一方生存空间，更是他们曾经的整个世界——祖先的亡灵、世代耕种的土地、熟悉的风景。伴随着故乡在江水中沉没，诗人不禁痛切地写道：“每挪一回，灵魂就出窍一次 / 每挪一回，精神就分裂一次。”移民不仅意味着地理的迁移，更象征着一代人文化根系的断裂，带来的是千万个体灵魂的孤独与

漂泊。移民的背井离乡之痛,被诗人浓缩在“襄江号”轮船这一意象中。诗人面对这艘已成为静物展品的轮船,“抚摸它石质的、水泥的、钢铁的骨架”,仿佛听见“锅碗瓢盆碰撞的叮当声仍在回响/猪牛羊鸡乱叫的嘈杂声仍在回响/离井背乡时的抽泣声仍在回响”。在“襄江号”冰冷的船体之下,一部温暖而喧嚣的生活史诗正在静谧地缓缓流淌,吟唱着孤独的移民对家乡的眷恋。在平凡的细节和质朴的笔触中,诗人重拾了宏大历史下被边缘化的集体记忆,再现了历史背后复杂的真实和真实的人性。

伴随着故乡地理层面的消逝,人与土地之间那份赖以生存的情感联结与地方认同,也随着记忆载体的消失而悄然崩解。面对与故乡的双重断裂危机,诗人笔下的一些现代汉江人试图以“放生”与“垂钓”这类现代仪式来自救。汉江边那些“放生”与“垂钓”群体,他们刻板地模仿着先祖“天人合一”的理念,企图从已经模糊的文化符号中寻找流逝的记忆。然而这种现代仪式在诗人眼中却是掩耳盗铃。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诗人认为那些迷恋于放生仪式的人,不过是在“用一个圈来圆满另一个圈,丢掉一个圈钻进另一个圈”。他们的放生行为,并没有改变鱼类在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地位,在他们走后“有的人拿着捞网,有的人拿着铁叉”,放生只能暂时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而那些沉浸在钓乐仪式中的人,也并非真正追求古人“独钓寒江雪”的心境,而是希望在群体的重复行为中消除现代文明带来的焦虑、抑郁、孤独,然而单纯模仿古人的动作必然到达不了柳宗元的精神境界,“鱼——只不过是高悬于天空下,可望而不可及的快乐”。这些现代仪式实

际上是传统仪式在精神内核被抽空后的外壳,它们既未能安顿现代人无依的乡愁,反而映照出现代人在丧失与土地的血肉联结后,那份无处栖居的焦虑、怀旧与迷失。

唤醒之途：自然意象作为记忆的情感载体

当记忆的载体随地理空间的变迁而消失,诗人转而投向汉水流域依然生动的自然世界,试图通过自然意象的情感书写,重建人与地方那已松动的情感联结。这种书写,并非简单的景物描摹,而是一种在诗学层面进行的文化记忆激活实践——它借助个体生命体验与自然物象的深度交融,在汉水广阔的地域空间中,重新找寻并唤醒那些濒临消散的地方记忆与集体情感。

诗人对植物的描写,充满了温情与认同:“随州泡泡青,养出一方实诚诚的汉子/随便在什么地方,只要一开口‘兄娃’/片刻之间,就会成为朋友。”随州泡泡青,一株普通的蔬菜,却用自己独特的味道成了一方人民身体的烙印,甚至于成为他们关于家乡的精神图腾:“人要像水杉一样活着/多年前,父亲在门前栽下一片水杉时说/从那时起,像水杉一样活着/成为我们的传家宝,代代相传。”水杉不仅是潜江地区“水乡园林”的生态标志,更在诗人的回忆中成为象征着坚韧与传承的家乡符号:“一颗柑橘和一粒樱桃/为几十万十堰移民,守在故乡的天空下/它们要把这片天空照亮/让蒲公英一样四处飘散的孩子/永远记得故乡的样子。”樱桃沟的居民为了保护一库清水一搬再搬,然而不变的是一双双栽下樱桃和柑橘的巧手,摇曳的果树

承载着他们对家乡永远的思念和眷恋。水杉，这株“来自白垩纪的古老植物/用坚硬的骨头挺过了行星撞击地球的灭世之灾”，不仅以其挺拔的身形和坚韧的生命力成为了钱江水乡园林的魂魄，更成为了诗人记忆中家族精神的象征。

槎头鳊、鸬鹚、朱鹮等动物意象则关联着汉水人民的生活智慧与生态哲学。小清河上的鸬鹚是当地渔夫的生命守护者，汉江禁渔的十年间，“它们正用自己反复的吞吐/抓紧了渔人紧紧巴巴的日子”，它们见证了当地人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承载着地方人民古老的生活智慧。“襄阳人好客的基因/在一条鱼身上代代相传”，槎头鳊不仅是汉水特色的美食，更是襄阳好客文化的象征，在它身上凝聚着深厚的地方情感：“生在秦巴山系，汉水河畔的飞鸟/用生命延续了青山绿水的传奇。”美丽的朱鹮不仅成为了地区生态恢复的指标，其种群复苏的经历更在现代语境下谱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神话，续写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飞鸟是天空的翅膀/游鱼是河流的灵魂”，诗人以诗意的笔触，将动物意象提升至自然之灵的高度，使之成为与人类平等的、灵性的主体，将他们视作地方记忆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这些自然意象的密集书写中，诗人实际上构建起了一套以地方情愫为核心的象征系统。通过这套生动可感的象征，诗人将汉水流域的集体记忆从宏大到僵化的历史叙事中抽离出来，转而在于那些具体的生命细节中激活，读者无需依赖繁复的史料考据，便能通过这些鲜活的意象，直接触摸到汉水流域独特的生活肌理和绵长的精神脉络。在此过程中，那些濒临消散的地方记忆，正于诗人

温情的注视下被悄然唤醒。

重构之殿：博物馆叙事与汉水记忆的民族性重构

如果说自然意象承载着鲜活而零散的文化记忆，那么如何在时间的长河中为这些片段赋予整体性意义，便成为了诗人更深远的诗学追求。为此，诗人将视线转向了现代社会的记忆殿堂——博物馆：“了解一座城市的根系/博物馆无疑是最形象最生动的打开方式。”在这里，诗人并未止步于对博物馆内的文物进行静态的历史书写，而是将博物馆转化为一个动态的、仪式化的文化记忆实践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诗人系统性地将汉水流域散落的地方经验，编织进连续而深厚的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从而使个人的地方情愫升华为一种可共鸣、可传承的集体文化认同。

诗人通过详细描述自己在馆内的身体移动过程，为读者构建了一条具身性的记忆通道。推开汉中博物馆朱漆大门的瞬间，“阵阵粗犷的汉风把我撞了趔趄”。——空间的转换为诗人带来了时间的可视化。沿着“长满青苔的台阶拾级而上”，最终“站在昔时汉宫的遗址上”。这一由外而内、由下而上、由今溯古的行走轨迹，完成了一场从物理空间到历史空间的仪式转换。读者追随着诗人的脚步，在空间的变换下悄然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化，在诗意的氛围中与历史建立起血脉相承的精神连接。

诗人不断与博物馆中的器物对话，将它们从历史的封存状态唤醒，成为承载记忆的诗意载体。浙川博物馆中那尊爬满铜绿的王子午鼎，不仅是汉水地区的历史见证，更在

与屈原、范蠡、范晔、范缜等名字的并置中，“一起构成古丹阳深邃的内涵”。铜绿沉淀着时间，名字闪耀着文脉，诗人在这尊鼎上，辨认出了地方根系与民族文化之间那条割不断的脐带。在十堰博物馆中，诗人通过博物馆提供的科学编号、断代数据和分类谱系，对地方始祖的头骨在民族视域内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意义重构：“郧县人 I 号头骨”“梅铺人”“白龙洞人”……在诗人眼中，它们不是历史的遗骸，而是中华民族血脉的记录者。“还有更多的兄弟，走在回家团圆的路上”。“兄弟”与“回家”，在这两个充满人文情感的词汇中，诗人使地方性的考古发现转化为象征中华民族起源、迁徙与融合的记忆符号。

诗人以诗为眼，以情为媒，在博物馆的仪式性空间中使地方风物升华为可共鸣的情感符号，让断裂的历史片段在诗行中重新接

续为文明脉络，在深层意义上将个人记忆与民族精神相连接，实现了从乡土情感到文化认同的自然过渡。

《汉水汤汤》以诗为舟，穿梭于汉水的历史之间，完成了对汉水人民共同的文化记忆的重构，它不仅是对汉水地区历史的打捞和记录，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记忆实践。诗人直面现代化进程中“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乡土消逝之困境，用细腻的自然意象捕捉、唤醒个体沉寂的地方情愫，在博物馆叙事的脉络中以民族视域将这些情感升华为集体可共鸣的文化记忆。在剧变的现代语境中，以诗意的笔触守护了地方的根脉，以其深情的书写，回应了乡土消逝、文化记忆断裂与身份认同危机这一时代核心命题，为当代诗歌如何承载并抚慰普通人的精神乡愁，提供了真切而富有价值的诗学探索。

征稿启事

2026年，《汉水》杂志将重点推出“新时代报告”“新大众文苑”两个栏目，现面向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征稿。

新时代报告：主要刊发报告文学、非虚构作品。所有书写当下襄阳城市、农村的典型群体、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并具有时代特色和进步意义的作品，都在征集之列。作品务必突出真实性、典型性、文学性，篇幅在6000—12000字以内。谢绝“新闻报道+刻意描写”式的敷衍之作。

新大众文苑：主要刊发新大众文艺作品。所有反映当下襄阳基层大众追求幸

福生活、追求美好向往、追求人生价值的故事，都在征集之列。题材可以是网文式故事，也可以是个人口述。作品既要体现真实性，还要有感情、有温度。篇幅在3000—5000字以内。谢绝虚无、空洞，伤春悲秋类的应景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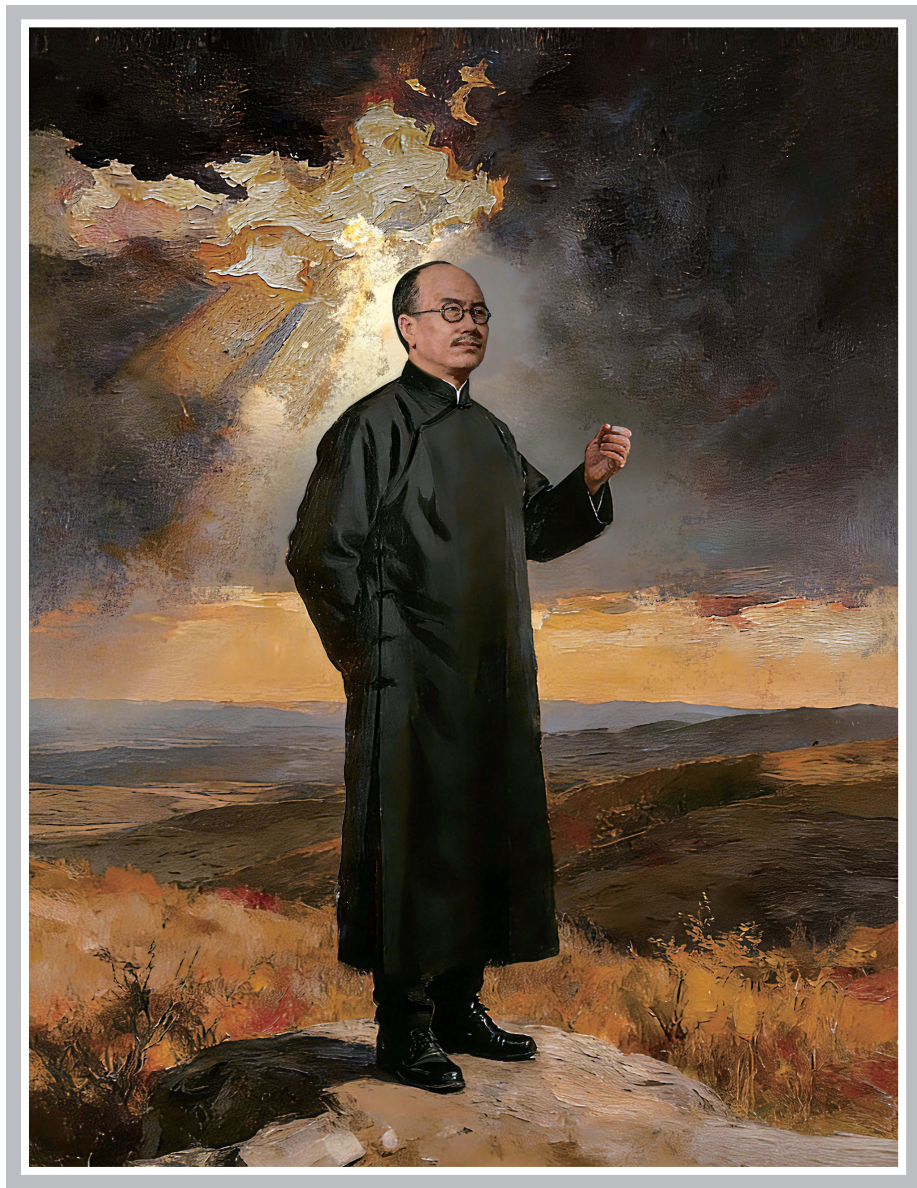
应征稿件请注明“新时代报告”或“新大众文苑”字样，发至《汉水》邮箱：

3960822371@qq.com

襄阳市作家协会

2026年1月18日

● 襄阳画家美术精品欣赏



鄂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始人—程克绳（壁画） 尚书棠 作

封面书法：米 芾

封面设计：黄有柱

